

叁拾而立

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成立三十週年

暨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成立一週年

紀念特刊

叁拾而立

- 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成立三十週年(1972 – 2002)
暨 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成立一週年(2001 – 2002) 紀念特刊

編輯：本特刊編輯室

出版：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有限公司

(聯絡地址：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部轉交)

(電郵：aacs@hkusua.hku.hk)

印刷：L.V. Digital Copy

(地址：香港灣仔港灣道 28 號灣景中心地下 8 號舖)

版次：二零零二年十月第一版

© 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有限公司 2002

非賣品

本特刊承蒙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同意刊出有關資料，特此鳴謝。

陸沉非因為洪水，

誰為神州理舊疆？

謹以本特刊獻給

所有曾為國事付出努力的歷屆國事人

序(一)

麥華章

(國事學會第一屆(1972/73)主席及國事校友會理事會主席)

光陰如白駒過隙，彈指間，國事學會成立已三十載。猶記得，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香港還是英國人統治的殖民地，然而，一股認識祖國、關心祖國的熾熱民族情懷，隨著連串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而萌芽，港大國事學會也在這個火紅年代的背景下誕生了，成為本港大專界首個以關心國事，討論國事為主旨的學生組織。

作為創會主席，我很高興看到國事學會「長大成人」，由最初憑一股簡單原始的民族感情呱呱落地，發展至今天成為一個用成熟、理性的態度去關心與探索中華民族未來的學生組織。

金風送爽，際此國事學會三十歲生辰的喜慶時刻，我衷心祝願國事學會繼續本著客觀探索真理的精神與容納不同意見的胸襟，把認識祖國，關心祖國的宗旨發揚光大。

我相信，無論歷史如何發展，國事人仍會懷著一顆熱愛國家民族的赤子之心，為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作出貢獻。最後，我仍用我非常喜愛的愛國詩人聞一多的一段作品作為結尾：

「習習的秋風啊，吹著，吹著，我要讚美我祖國的花，我要讚美我如花的祖國，請把這些文字吹成一束鮮花，金底黃，玉底白，春釀底綠，秋山底紫，然後又統統吹散，吹得落英繽紛，瀰漫了高天，鋪遍了大地！」

序(二)

黃瀚文

(國事學會卅一屆(2002/03)主席)

隨著時間巨輪的轉動，國事學會成立已有三十年，並正步向第四個十年。在過去的三十年內，國事人的思想在不停地轉變。從最初的思想左傾，到中段時候受到大陸民主運動的衝擊，再到現在尋找新的定位。可是萬變不離其中，我們有著同一特質，就是重交流，做事認真，及有批判性的思想。我們也有著同一夢想，就是希望國富民強，希望自己的民族能生活得更好。

就是這一個信念，我們有著很強的凝聚力，也有很強的傳承。這一點使我們更有效地發揮我會的宗旨 - 與同學一起認識、正視、深切關懷國家民族前途。

現今的中國比從前富強，人民生活也在不斷地提高，這使我會有必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從前，我們比較容易找到焦點，也較容易軒動同學的心靈。但在現時較安定的情況下，普遍同學對國家的事情比較冷淡，所以我會必須更具前瞻性，發掘一些不明顯而又影響深遠的事情，例如國家的危機，人口問題等等，讓同學正視。另外，我們亦需鼓勵同學，關心政府，然後督促。再者，我們亦需更新同學的思想，使他們不只滿足於現在國家的經濟成就，要讓他們放眼更遠，期望自己民族的價值觀能提升至更高層次。

編者的話

黃旭東

(本特刊編輯室召集人)

過去三十年，整個中國與中華民族，包括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都經歷了巨大變化，而國事學會就是在此中成長和發展。在這瞬息萬變的大環境中，歷屆國事人皆抱著共同信念，就是貫徹「與同學一起認識、正視、深切關懷國家民族前途」的宗旨，帶領同學踏出認中關社的第一步。

子曰：「叁拾而立」。「立」意謂堅定自立，正好反映了國事人在面對校園和社會對國家民族的冷漠氣氛中，仍然持續努力，薪火相傳，推展關注國家民族的工作。在這「立」的漫長過程中，所有國事人都曾經走過相同的路－迎新、入會、參加活動、當籌委、傾莊、上莊、內研、開莊會、搞活動(研習班、講座、展覽、上團……)、檢討、落莊、變「老鬼」，其中有些會「冧莊」，帶領新人再走一次上莊的路，箇中體會各有不同。我們各自有不同的性格、理念、價值觀、經歷和處事手法，在這上莊的過程裡，莊友之間不斷互相挑戰，爭論，尋求共識，求同存異，從中建立默契，以達致莊的共同目標。這便是所謂「莊者，群體之生活，而成果取于其中也」。這些經驗對我們的人生有著深遠的影響。

在此跨世紀之際，國事踏入「而立之年」。我們希望藉著這本紀念特刊，細說國事在這三十年的發展和國事人的種種經歷，作為歷史的見證及未來的鏡鑒。

在構思特刊內容的過程中，眾編委曾討論如何才能清晰和如實地把國事的歷史呈現在大家眼前，得出的結論是：與其像流水帳般的敘述發生過的事，倒不如由當事人「現身說法」，務求把「歷史現場」活現眼前，使國事的精神能不斷傳承，歷久常新。基於上述方向，這本特刊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我們走訪了各個不同時代的國事人，回想當年的種種，與及國事的經歷對其日後工作和生活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在歷年國事曾發表的文字中，選取了一些文章，在徵得作者的同意後於特刊上發表，讓大家能進一步了解當時國事的實際情況和國事人的精神面貌。我們並會在末章交待國事校友會的成立經過和發展。

附錄方面，「國事大事記」簡要地列出國事歷年的主要活動及同時期的大事以相對照。「國事幹事群英錄」匯集了歷屆幹事芳名，讓我們能借此機會向各位致敬。此外，我們亦嘗試搜羅「國事鴛鴦譜」並送上我們的祝福。大家可利用「我們的紀念冊」貼上照片、寫下感想和回憶片段。如欲跟母會和校友會聯絡、取得網址或想了解校友會理幹事的組成，大家亦可在附錄裡得到有關資料。

國事歷年人才輩出，出版的刊物卷帙浩繁，由於篇幅所限，未能全部訪問和刊出，加之我們水平有限，制作時間緊迫，如有任何錯漏，懇請原諒和指正。最後，我們謹向為本特刊作序言的麥華章先生和黃瀚文同學、封面題字的余慧賢女士、繪製漫畫的周明輝先生、所有受訪者和被選錄文章的作者、所有贊助本特刊出版與及曾在不同方面協助本特刊制作的人士致謝。

目 錄

章節		頁數
引子		i
獻辭		iii
序一	麥華章	v
序二	黃瀚文	vi
編者的話	黃旭東	vii
目錄		ix - xiii
第一部份 - 「回到現場」：國事學會的歷程		1
第一章 - 火紅年代：國事由此創 (1971-1972) (「第一團」)		3
(一) 喜看祖國如朝陽	心亮	5-6
(二) 社評	轉載：《香港時報》	7-8
第二章 - 「國粹」傳說 (1972-1977) (第一至五屆)		9
(一) 一石激起千重浪	受訪者：麥華章	11-13
(二) 乘「關社認祖」之風啟航	受訪者：李啟持	14-15
(三) 只在乎追求真理	受訪者：吳國豪	16-17
(四) 迎阻力永向前	第四屆幹事會	18-20

章節		頁數
第三章 - 陣痛與反思 (1977-1982) (第六至十屆)		23
(一) 國事學會給您的	佚名	25-27
(二) 道德至上	受訪者：伍金榮	28-30
(三) 重新定位	受訪者：張家敏	31-34
專題一 - 國事交流團		35
(一) 忘不了的冬天，忘不了的交流團	許如玲	37-38
(二) 向交流團致敬	本特刊編輯室	39-42
(三) 情	琳	43-44
(四) 交流團歷年目的地一覽		45
第四章 - 交流、關懷、奉獻 (1982-1989) (第十一至十七屆)		49
(一) 「九七」風雲中奮起	受訪者：十二屆國事人	51-53
(二) 「革命」伴侶	受訪者：麥東榮、范卓雲	54-56
(三) 天下有雪，國事有情	張長亮	57-58
第五章 - 民運的衝擊 (1989-1992) (第十八至二十屆)		59
(一) 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論文研討會	轉載：《明報》、《聯合報》	61-62
(二) 為中國尋找出路	受訪者：潘小濤	63-64
(三) 雪泥鴻爪	吳思朗	65-66

章節		頁數
第六章 - 重拾龍情 (1992-1997) (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屆)		69
(一) 國事與我何干?	袁月興	71
(二) 心仍未冷	受訪者：黃旭東	72-74
(三) 國事點滴	受訪者：蔡培雅	75-76
(四) 仍是國事路	何麗施	77
第七章 - 主權回歸：探索新方向 (1997-2002) (第二十六至三十屆)		79
(一) 風雨同路廿五載·九七國事展新猷	喬偉鋒	81-82
(二) 鄧後、回歸、國事銀禧	受訪者：廿六屆國事人	83-88
(三) 老總的鬼屁	呂珠玲	89-90
(四) 我的日記 - 北京之旅	Sylvia	91-93
專題二 - 關注中國教育發展小組		97
(一) 中國教育問題與我何干?	廿六屆教小團	99
(二) 團長的話	盧穎兒	100
(三) 「教小」的歷程	受訪者：歷屆教小幹事	101-107
(四) 教小團歷年目的地一覽		108
第八章 - 薪火相傳，邁進新世紀 (2002-) (第三十一屆至)		109
(一) 江山自有人才出	受訪者：卅一屆幹事會	111-114
(二) 國事留言心聲	摘自國事學會網站留言板	115-124

章節	頁數
第二部份 - 「繼往開來」：國事校友會的成立	125
(一) 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成立宣言	國事校友會籌委會 127
(二) 國事校友會的成立與發展	國事校友會秘書處 128-132
文章選粹	135
(一) 國事學會的成長	麥華章 137-139
(二) 國事學會第九屆主席的話	張家敏 140-142
(三) 我在國事的日子(一)	邵家昌 143-153
(四) 我在國事的日子(二)	邵家昌 154-159
(五) 國事路，我的路	大頭 160-172
(六) 給新莊的信	希倫 173-174
(七) 中國夢	喬偉鋒 175-184
「漫」話國事	周明輝
(一) 國事的歷程	0
(二) 交流往事	46
(三) 怪組織，奇怪人	78
(四) 一片丹心	94

*** *** *** *** *** *** *** *** *** ***

註：在本特刊內提及的「國事」一辭，除文意另有所指或特別標明者外，均是指港大國事(即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及/或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

章節	頁數
圖片選輯	
(一) 一九七零年代的國事	21-22
(二) 一九八零年代初中期的國事	47-48
(三) 一九八零年代後期的國事	67-68
(四) 一九九零及二零零零年代的國事	95-96
(五) 國事校友會	133
(六) 國事出版的刊物	134
附錄	185
(一) 國事大事記	187-193
(二) 國事幹事群英錄	194-208
(三) 國事鴛鴦譜	209-211
(四) 國事校友會理幹事介紹	212-213
(五) 聯絡國事	214
(六) 網站連結	215-216
(七) 我們的紀念冊	217-219
鳴謝	221
本特刊編輯室編委名單	222
本特刊資料	封面內頁
國事宗旨	封底內頁
國事會徽	封底



國事的歷程

作畫：周明輝

(編者按：周先生為國事學會十三屆(1984/85)學術組秘書，現為全職漫畫家。
「漫」話國事的數幅漫畫是周先生特地為本特刊而創作。)

第一部份

「回到現場」

國事學會的歷程

第一章

火紅年代：國事由此創 (1971-1972) (「第一團」)

一九七一年的寒假，港大學生會舉辦了香港大專學界首個「回國旅行團」，即國事人所稱的「第一團」。當時由於內地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其影響及至香港，「親中」左派與港英殖民地當局的關係緊張，加上「保釣」等事件令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因此港大學生的此一舉動特別引起各界(包括兩地政府)的關注。在二十多天的行程中，旅行團遍訪各大城市，在內地的「悉心」安排下，團員所見的盡是欣欣向榮的景象，更增強他們的民族認同感，因此在回來後，數位團員立即商討如何凝聚力量開展「認祖」工作，國事學會便應運而生。

喜看祖國如朝陽

心亮

(編者按：本文摘自《國事特刊(七二 - 七九)》(原載於《祖國萬里行》)，作者為香港大學學生會一九七一年「回國旅行團」(「第一團」)團員。作者在文中講述其行程中的所見所聞，不乏對內地情況的讚美之辭，從中可窺見當時內地文革極左思想對香港大學生的影響。)

這次隨團回祖國旅行，帶去的是對祖國模糊的概念，猶豫的眼光；帶回的是對祖國比較清楚的了解，和對祖國日益繁榮富強的信心。

二十二年前，祖國是一窮二白的爛攤子，到處是污濁水。帝國主義、反動政權的蹂躪，使中華民族蒙上一層羞辱。如今，祖國在七億人民團結努力不懈之下，走上了初步繁榮昌盛的道路，這怎不使我這個對舊中國理解淺薄的知識青年感動呢！

火車沿北江而上，出現眼前的是碧綠的河水，木筏拖著木材前進，過去飽受侵蝕和濫伐的紅土山區重新披上植林的綠衣；粵北的小鎮，煤田處處，煙囪遍地，一派興旺景象；原是貧瘠的江西，如今所見是梯田漫山，河道縱橫，樹林茂盛，山上石壁刻有「愚公移山，改造中國」、「要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學大寨，趕大寨」等豪言壯語；在浙江看到劈山造田的工地，眼看是紅旗招展，人山人海，銀鋤揮舞的沸騰場面；這些戰天鬥地，改造河山的豪邁氣象，為祖國農業戰線奪得了十年豐收。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是流傳千年的佳話。可借，過去的蘇杭，只是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霸佔的淫樂場所，勞動人民衣食住行困難重重，不得解決，根本沒有心情也沒有權利遊山玩水。如今，在人民政府悉心修建下，所有名勝風景是今朝更好看；地主富豪獨霸的園林，而今成為供勞動人民休息遊憩的公園；健康活潑的青少年泛舟於明媚的西湖中；蘋果臉、紅領巾的孩童遊戲於園林草地上；工間的勞動群眾漫步於林蔭間；今天祖國的人民，以主人的身份，欣賞自己雙手開創的樂園。

歷史文物是我國勞動人民千年智慧的結晶，在過去，卻逃不過帝國主義者和賣國政權的貪婪搶竊盜賣；靈隱寺的唐代古鐘，被日本軍國主義者盜換，故宮銅缸的外層鍍金，被八國聯軍刮去，頤和園一面巨型銅鏡被美帝搶去；目前，人民政府重點保護歷史文物，使它們成為歌頌勞動人民，批判封建主義和揭露帝國主義侵

略搶掠的有力教材。

站在上海大廈(前身是屬英國百老匯大廈)俯覽上海市，也帶給我們一些回憶；黃浦江上外國軍艦自由穿梭，中國人過外白渡橋要付錢；外灘上美國水兵出沒橫行；蘇州河彼岸是英、美、法、日的租界，是冒險家售賣色情賭博的樂園；紙醉金迷，洋貨泛濫；流氓惡霸橫行，欺凌人民，屠殺革命群眾！俱往矣，今日上海是我國工業戰線的一面紅旗，是文化大革命一月風暴的誕生地；是支援亞非拉人民的國際主義海港；萬噸巨輪和無梭織布機，各式各樣的機械產品，工廠林立，市場繁榮，工人新村，少年宮，年年高產的市郊公社等等，使我感到上海是祖國激烈跳動的脈膊之一。

在南京長江大橋頭堡上，眺望滾滾東流的長江，更是心潮激動；南京，你是歷史上好多皇朝的都會，形勢龍蟠虎踞，可是秦淮河兩岸勞動人民却受盡欺凌；南京，在這裡因為蔣介石的不負責，幾十萬同胞受日本軍閥殺戮，鮮血染紅了長江水；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百萬雄師渡大江帶給南京新生命；我所認識的是街道寬敞，綠樹成蔭，工廠遍立的新南京；長江大橋，你飛架南北，使天塹變通途，喘急的長江馴服於你身下；你寫下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華章，你挑起了南北運輸的重擔。

來到寬宏廣闊的天安門廣場，站在金水橋，舉頭凝視天安門上莊嚴的國徽，注目毛主席慈祥的畫像，這個時刻真是難忘啊！陽光燦爛，五星紅旗迎風飄揚，人民英雄紀念碑，人民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等建築物，標誌著偉大祖國首都的雄偉氣魄。天安門，你是全國的心臟，是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獨立，自主，繁榮，富強的象徵！

回祖國二十九天，使我認識到一些人極力渲染的苦難，已是過去了的暴雨；在新中國裡，百花吐艷，紅旗飛舞，人民團結，邁步向前；目前存在的一些缺點和有待解決的問題，將會迅速克服，因為祖國人民有一股堅定不移，要迎頭趕上的決心；有自力更生，勤儉建國的勇氣。

我高興見到如朝陽蓬勃的祖國，後悔這麼多年來受矇蔽受欺騙，不敢主動認識祖國，更憤怒一些人千方百計在我們週圍築起圍牆，阻撓我們尋找真理，今後定要努力學習，急起直追！

10/11/1972

是大學學生還是錄音帶？

一些大學生精神生活之墮落

上月間有一小撮大學生，組成了旅行團，赴大陸「參觀」，日前這一小撮學生已返回香港，並開了記者招待會，發表了所謂「新聞公報」，描述了他們此行的印象。

社評

中國人都熱愛祖國，我們的祖國是偉大壯麗的。只是由於毛共政權以暴力統治了大陸，二十二年來，一次又一次血腥整肅武鬥，使我大陸的錦繡河山血污處處，七億同胞慘受奴役，使大陸變成一個龐大的奴工營，大陸同胞喪失了一切自由。因此海外許多中國人不願踏足大陸，遭受恐怖的反人性的生活，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原則上我們並不反對海外同胞進入大陸，只要他能忠於真理，忠於自己的良知，能夠及敢於把毛政權統治下的實況真實報道，這將是一件好事。但是，這一小撮學生，到大陸活動後所發表的談話及「公報」，却表明他們根本不是能獨立思考的大學生，而只是一捲錄音帶。

從這一小撮學生的談話看來，他們所談的一切，根本不需要由他們自己來說，只要翻開毛共在香港出版的隨便一份報紙刊物，把那些吹噓「新社會精神面貌」、「建設」、「農業大躍進」、「老知識份子談感受」等等文字，照本宣科一下就成了。或把毛共專門欺騙海外中國人的「中新社」的宣傳稿照抄幾段，也等於「新聞公報」，也就是說，這些學生的話，根本是虛偽和欺騙海外中國人的。

這一小撮人到大陸旅行了一個多月，談了許多「見聞」，但卻迴避了一個根本性的事實：大陸的普通老百姓，有沒有起碼的人身自由？比如說：思想言論的自由、選擇職業的自由、居住遷徙的自由、家庭團聚的自由等等。要知道這是人的基本權利，任何社會，人有這種自由就是人，沒有這種自由就是奴隸。同時，另一根本性的事實是：大陸的勞動人民——生產物質財富的工人、農民，他們每月的收入（工資或工分）究有多少？能吃到多少斤米、多少肉、多少油？多少糖？買多少火柴？穿多少尺布？而這些東西，又要不要憑證購買？如果沒有證，即使有錢，又能不能買到這些東西？這些事實，大學生知不知道？如果不知道，那就是無知無才，白跑了一趟；如果知道了而不敢說出來，那就是偽善，可鄙！

照「中新社」的調子作了一陣宣傳，但却迴避了這些基本事實，這種「此行的見聞和觀感」，又能騙到幾個人呢？

他們宣傳說：他們在上海看到工人吃咕嚕肉、牛肉丸、飯或饅頭、涮羊肉、點心炒粉炒麵。大概認為是「新人事」，要特別宣傳了。可是，這些大學生沒有說到的是：這些吃的東西，要不要肉票糧票？同時，吃炒粉炒麵咕嚕肉就值如此宣傳，是不是這些學生認為，在「舊社會」工人吃不到炒粉炒麵牛肉丸？是不是這些學生認為，今天香港的工人，吃不到炒粉炒麵咕嚕肉？這種低能的宣傳，只替毛政權幫了倒忙。

有一些學生甚至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毛政權並沒有實行新聞封鎖，有一份「新聞參考資料」可以知道許多國外消息。那我們要請問這些人：大陸的人民、普通老百姓從什麼地方可以取到或買到這些「新聞參考資料」？大陸人民知道人類登陸月球的消息嗎？大陸人民能夠公開談論林彪事件嗎？你們是否可以自由把香港的報紙以及「學苑」之類的刊物帶入大陸？你們是否可以把大陸任何地方報紙刊物帶到香港來嗎？這不是新聞封鎖是什麼？甚至連港共文匯報都不敢引用這些話，可見連文匯報也不敢否認毛共的新聞封鎖。而這一小撮大學生的愚蠢無知，又一次替毛政權幫了倒忙。

這一小撮大學生，主要談到了教育的問題，還特別宣傳大陸的「朝氣蓬勃」。但是，為什麼他們一字不敢提及「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教授改組，都打成「牛鬼蛇神」、「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要在牛棚掃毛廁的事呢？你們是否和那些在窮鄉僻壤落戶的下放學生交談過呢？你們參觀過那一個勞改場，看過那一個五七乾校？如果你們接觸不到這些，而只是「在火車上」所見，那麼，所謂「朝氣蓬勃」就只是虛偽的假象而已。

僅僅指出這些，就可以看到這一套宣傳之虛偽與無知。大學生，就整個來說，是社會上優秀的一批青年，他們所以優秀，所以受到社會的尊重 and 期望，就是因為他們有獨立思考能力，有追求真理的勇氣，有敢於說出事實的精神。港大的格言是「在明明德」，我們古人所期望于青年知識份子的是「慎思明辨」，不做尾巴和應聲蟲。「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這才是大學生的可貴之處，可敬之處。像港大這一小撮學生，既讚美毛政權，又不敢回毛政權統治下生活三年五年，只遊了不到一個月，回來就大力替毛政權宣傳，大學生變了錄音帶。這只有玷污了大學生這一光榮的稱號。

怎樣才算一個忠於事實、忠於真理的大學生？這裏引述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先生的話是很有用的。李卓敏校長說：

「我很佩服一些有堅定信念的人，無論他們的見解如何，是否與我相同，他們堅信、堅持，是難能可貴的。若果我們教育出來的學生只能盲從，而不能自己下判斷，便可以說是失去了大學教育的意義，因此我們極端重視研究工作，希望從研究中，鍛煉他們對事物想得透徹，並從而培養出判斷力來。」

李卓敏校長的諄諄教導，是值得每一個大學生深思的。如果一個大學生本身所知不多，受人欺騙，轉過頭來又欺騙別人，變成宣傳工具，那也只說明這一些大學生之精神墮落，到了可悲的程度而已。

社評

轉載：《香港時報》

(編者按：這兩篇剪報為《香港時報》於一九七二年一月初「第一團」回港後所發表的社評。《香港時報》為臺灣國民黨在香港投資發行的報章(現已停刊)，立場「反共」，對當時大陸政權和制度持否定態度。這兩篇社評闡述了臺灣方面對「第一團」和當時大專學界「認中」運動的立場和看法。)

(摘自《香港時報》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

發揚中國青年的愛國精神

社評

過去一年間，毛共政權加強了對海外中國青年的宣傳和統戰工作。這是因為所謂文化大革命以來，毛共政權內部的分裂與混亂，日益暴露在海外青年一代面前；而毛澤東集團由利用紅衛兵，到鎮壓紅衛兵，以及把千百萬紅衛兵遣返派派趕到農村、荒山、邊疆，使他們與世界隔絕，終生受毛共奴役暴政的苛虐，也激起了海外中國青年的不滿與仇恨。為了掩飾毛政權迫害青年的暴政，為了麻醉和爭取部份海外中國青年，毛共政權在海外的幹部和派進各地學校的職業學生，於是奉命積極行動。這些共幹活動的手段大致分為：打入學生組織團體，以積極「進步」姿態，騙取一般學生好感，然後篡奪這個組織的控制權，以及由一些職業學生化名寫文章在學生刊物上發表，或派出職業學生打入這些刊物內部，大登吹毛捧毛文章，使這些刊物變色，改變方向，成為毛共職業學生的宣傳陣地。

應該承認，毛共海外特務這一年來的努力，是有一些成績、有一些收穫的。一些學生被組織到大陸「遊覽」，一些學生則相信毛共政權是強大的，一些對共產主義毫無好感的學生，也人云亦云地表示要「適應」、「認同」毛共的統治。當然，受欺騙的學生還是少數，而且毛共職業學生在海外的搞風搞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妖言惑眾，也引起海外廣大的真正愛國的中國學生不滿。真正愛國的正義中國學生，要起來用行動反擊一小撮毛共職業學生的卑鄙行為，同時喚醒一些天真好心腸但被毛共的職業學生欺騙了的青年。作為這一行動的具體表現，便是由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二十八日，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全美中國學生反共愛國會議」。

這是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一項盛大的、團結的、愛國的會議，同樣性質的會議，首先在美國東部、中部、西部分區召開。然後集中在華盛頓，召開全美性的會議，他們討論的問題，有大陸概況、中共在美統戰、海外知識份子的責任、如何建立愛國組織等等，這都是針對當前局勢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是值得提出來討論的。

當毛共職業學生正大刀滲透正當學生羣衆中，積極展開活動之際，愛國學生組織起來，行動起來，提出了這些重要問題來討論，是有特殊重要意義的。現在會議已獲得豐碩成果，海外的中國人，除了由衷祝賀這個會議召開的成功外，還願意趁此機會，向海外愛國的學生，提出一些意見和希望。

我們認為，當前海外真正愛國的中國學生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必須揭穿毛共政權及其在海外的特務走狗所散佈的假愛國濫調，而向廣大學生解釋什麼才是真愛國，什麼是毛共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愛國。在毛澤東統治下的大陸，是不容許人民、青年真正愛國的，毛共只准青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用鮮血和生命保衛毛主席」，「把一生交給黨安排」。任何真正的愛國者，必遭受毛的整肅，人頭落地，過去多年來鐵一樣的事實都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認為，真正的愛國者，必須要愛自己的人民，愛自己國家的歷史，愛自己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而毛共的所作所為，却與此恰恰相反。毛共奴役剝削中國人民，踐踏中國歷史，摧毀民族文化中最優秀部份，從任何角度看，毛共根本不配談愛國。

我們還希望海外中國青年學生認識毛共政權根本不是民族主義者。共產主義本質即是反對民族主義的，而毛共今天在海外所吹噓的「民族主義」只是軍國主義，是希特勒式的「民族主義」、東條英機的「民族主義」，是墨索里尼的「民族主義」。這種軍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發展下去，必然會導致戰爭，只會使中華民族，使我們的後代子孫遭受到莫大災禍。任何真正的民族主義者，只有打倒毛共納粹式的「民族主義」，才算是愛中華民族，保衛中華民族。就當前來說，我們應該努力工作，揭穿毛共及其在海外的走卒假冒民族主義的謊言。「全美中國學生反共愛國會議」表達了海外中國青年的覺醒，表明海外中國青年是會獨立思考的，是不會被人牽着鼻子走的。我們因此希望由此次會議導成一種運動，一個愛國青年覺醒的運動，從而把這個會議的精神，推廣到各地去，喚起更多的海外中國青年。並把海外中國青年這種行動及精神帶入大陸，和我們在大陸上千千萬萬反奴役爭自由的青年力量結合起來，推翻毛共的暴政，使近百年來，中國青年愛國家愛民族的精神，得到繼承和發揚。

(摘自《香港時報》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五日)

第二章

「國粹」傳說

(1972-1977)

(第一至五屆)

在成立後的幾年裡，國事舉辦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跟一般印象不同，這些活動不只是政治性，其實涵蓋了經濟、文化、科技等不同方面。但由於當時的資訊主要是經由內地官方或香港的「親中」團體提供，所取得的信息大多非常正面，加上大陸加入聯合國，其國際地位有所提升，「一片形勢大好」，使當時的學生更認同和嚮往內地的政治路線和發展方向，因而被當時的人稱之為「國粹派」。然而，值得肯定的是，經由初代國事人的努力，校園的認中氣氛不斷提高，同學熱烈參與，使國事迅速奠定其在校園內推動民族教育的領導角色。

一石激起千重浪

受訪者：麥華章

採訪：邵家昌、Brian、Keith、Super、大頭

整理：邵家昌

(編者按：麥先生是國事學會第一屆(1972/73)主席及國事校友會理事會主席，現為《香港經濟日報》社長。)

從「第一團」到成立國事學會

七十年代以前的香港大學，基本上是一所「貴族大學」。學生絕大部份來自社會的中上層，對於當時社會的種種問題都沒有深切的體會，大都希望考入大學後成為天之驕子，繼而成為社會菁英。然而，從六十年代後期開始，由於政府提供助學貸款，不少出身基層的同學得以進入大學就讀，麥華章就是其中一位。

對於社會的不公平和黑暗一面，麥華章在童年時已有深切的體會。一九六六年及一九六七年香港爆發的兩次暴動，都令他對嚴重的社會問題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港大唸文學院時，正值「保釣」運動爆發的時候，不少熱血青年為捍衛釣魚臺群島的主權而走上街頭集會示威，卻遭受殖民地當局的武力鎮壓。在警方鎮壓「七·七」維園「保釣」集會的當晚，麥華章和幾位同學在宿舍裡悲憤莫名，在痛斥港英當局的暴行之餘，其中一位同學馮紹波(亦是當時的港大學生會會長)更提議要組織一個交流團到當時還是相當神秘但又為很多不滿社會現實的同學帶來憧憬的中國大陸去。這個建議在當時確實是石破天驚，亦促成了全港大專界第一個大專生回國交流團。麥華章正是其中一位團員，並被委任為聯絡人負責與中國旅行社聯繫，促成此行。



(中立者為麥華章)

這個轟動一時的回國旅行團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出發至七二年一月六日回程。其間遊歷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漢及廣州等地。由於經過中共官方的悉心安排，旅行團所看到的都是一些正面的「樣板」，因此團員都會以為中國的發展「形勢一片大好」，欣欣向榮，跟在香港所聽到的恐怖傳聞截然不同。加上當時

「國粹」傳說

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令到這班走馬看花的同學頓時對中國產生憧憬。在殖民地的管治下所感受到的抑壓和不滿在社會主義的祖國裡得到慰藉，一方面激發起同學們的民族感情，但也同時使同學盲目地歌頌中共。

在這個旅行團回港後，旅行團籌委會進行了一系列的匯報活動，不但在港大校園也在大專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同學都對中國的事物感到興趣。麥華章有感於校園缺乏一個以認識和關懷中國為宗旨的民族教育團體，於是他便聯同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陸遜貞、何潤和、梁一鳴和俞肇炎等，在一九七二年三月七日組成了香港大專學界的第一個國事學會。

「熱情有餘，理智不足」的歲月

麥華章回憶國事學會的第一個活動，便是在學生會禮堂播放一套關於興建南京長江大橋及針灸醫術的紀錄片。那活動吸引了很多同學參與，禮堂也被擠得水洩不通。



(新舊幹事合照(右為卅一屆內務副主席傅健豪))

然而，由於對中國的盲目憧憬，令到早年的國事人往往一面倒地傾向中共政權，成為所謂的「國粹派」。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個極左思潮肆虐，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時代，國事學會仍會向同學宣揚中國是如何的繁榮興旺，人民的生活是那樣的幸福安樂。這種盲目唱好中共的情況，在今日麥華章的眼中，是錯誤的，也是民族感情掩蓋了理性分析的結果。他在自己的回憶文集《人生網絡》中曾對早年的國事路線作出以下的總結——「……可惜當時熱情有餘，理智不足，如今回想，不免心有餘痛。」(《人生網絡》第71頁，麥華章著，勤+緣出版社(1992))

一年的國事生涯過去後，麥華章便當上了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繼續推動大專學界的認識中國活動。大學畢業後，麥華章為實踐自己的理想，毅然投身一份當時鮮有大學畢業生願意當的工作——《文匯報》記者。

從《文匯報》到《香港經濟日報》

在《文匯報》工作其間，麥華章的視野擴闊了，亦逐漸了解到中國政治的實況。例如《文匯報》的編輯路線在四人幫被捕前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而大陸新

聞機構不尊重客觀事實而只緊跟黨中央的宣傳陋習，亦在《文匯報》這類中資報章表現出來。無論如何，十多年來的記者和編輯生涯，令麥華章更了解中國，亦修訂了不少過往對中共的評價。

一九八七年底，麥華章離開《文匯報》，夥同昔日和他一起到大陸旅行交流的同學馮紹波一起創立了《香港經濟日報》。至今《香港經濟日報》已成為本地具領導地位的財經報章。

後記

可能大家會發現，麥華章在國事記錄上的名字是麥炳良(詳見附錄)。據他在《人生網絡》所說，其改名為「華章」源於毛澤東的一首七律詩《和柳亞子先生》：「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其所以用「華章」作為名字，他表示「一方面是表示那時自己尊崇毛澤東，另一方面，我既有志於新聞工作，要當好記者，寫好文章也是先決條件，華章二字，亦有自勉自勵之意。」(《人生網絡》第 19-20 頁，同上)

乘「關社認祖」之風啟航

受訪者：李啟持

採訪：邵家昌、Ernest、Brian

整理：邵家昌、Ernest

(編者按：李先生是國事學會第二屆(1973/74)主席，現任職建造工程項目經理。)

緣起：一切從救災開始

自小喜愛閱讀的李啟持，從閱讀古典中國文學作品中建立了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和對家國的感情。當年中七考試後，香港正發生兩次至今仍為人熟悉的大水災－523大坑東水災及618全港水災。當時「關社認祖」之風正在大專學界捲起，學生組織包括剛成立的國事學會、世界大學服務社及大路社等，都積極參與救災行動。正值暑假的李啟持也義不容辭地參加了救災服務。當時九龍塘山上的水庫是為區內的高尚住宅作馬桶沖水用而建，大坑東水災的原因是由於大雨引致水庫滿溢，於是富有人家用的沖廁水竟然掩蓋了住在山底下的大坑東村。這種諷刺的景象使到李啟持思考為何社會出現不公平情況，是否富人必有特殊地位，窮人必被剝削呢？參與掘石救災、協助清理、築樓梯、甚至獨自一人搬運重達90公斤的英泥的經歷擴闊了李啟持對社會的接觸及認識剛成立的第一屆國事學會幹事－梁一鳴。



(李啟持)

激流：由大鑊飯到中國週

李啟持第一個參與的國事學會活動是在上水舉行的國事研討營。當時的研討營有百多人參加，作為新鮮人的李啟持及其他三人負責煮飯給所有營友，他們一面煮「大鑊飯」一面趁有空時就輪流返回營內聽一位曾當紅衛兵的嘉賓的自白。相對現在以「消費者」身份為主流的校園活動，當時的大學生更顯見對國事的投入及熱心。

七十年代國內處於極度封閉狀態，對中國的感情既遠且近，抱著熾熱的心對祖國認知追求，李啟持在麥華章、梁一鳴及陸遜貞等第一屆國事人的邀請下組成第二屆國事莊，並成為主席。

而早期的國事重要活動之一「中國週」是自李啟持那莊開始舉行，透過展覽會、義工導賞及自發性研討去認識這紅色面紗下的祖國。提起「中國週」，李啟持不禁侃侃而談，畢竟他籌組了首兩屆的「中國週」。第一年的「中國週」聯同其他大專生在工專(現在的理工大學)相討籌劃事宜，舉辦地點在港大校園內。第二年的「中國週」以中國近代史為題，展覽會地點亦由校園走到中環大會堂。李啟持兩屆均擔任總編輯，過程中需閱讀大量資料及協助培訓展覽導賞員。然而這些經驗李啟持坦言對他日後幫助不少，包括涉獵不同學科——由中國的科技發展到文史哲；現時他能以高速閱讀文件的功力是當時培養出來的；他亦學會同時間處理不同事務的能力。很多國事人也曾在籌劃活動其間遇到成員出現意見分歧、不團結等問題，李啟持當時也不例外，他認為這些體驗更有助於使他在投入社會後懂得如何組織及協調不同意見以達致和而不同。李啟持至今仍津津樂道的是第二年的「中國週」吸引大批人士參觀，當時參觀者及大專生甚至自發性以小組形式討論中國概況，討論人群甚至坐滿整個皇后碼頭及卜公碼頭。

未完的故事：甦醒中的巨龍

在中國已從事了十年的地產及建造發展的李啟持，深深地體會沉睡了數十載的巨龍已甦醒了。李啟持以「世界工廠」形容中國現時的優勢。這八年間李啟持參與了上海多項建設發展，親身體會到上海的巨大變化。李啟持不諱言上海某部份的「硬件建設」已趕上香港，但他認為香港人在國際視野、組織能力及策劃技巧方面仍具優勝之處，為中國的發展作出貢獻。

後記：「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李啟持及他兩位弟弟至今締結了一項國事記錄——他們三兄弟都是國事人。李啟持的二弟李啟德其後亦上莊，成為國事第四屆幹事；三弟李啟識則是國事的活躍分子，曾協助第六屆幹事會籌組活動。這實在是國事早年的一段佳話。

只在乎追求真理

受訪者：吳國豪

採訪：太基、邵家昌、Katy、Brian

整理：邵家昌、Katy

(編者按：吳先生是國事學會第三屆(1974/75)主席，現為捷訊電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敢怒而不敢言的年代

相對於今時今日市民大眾有表達不滿的自由和渠道，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實在封閉保守，基層市民在貧窮線上掙扎，社會腐敗加上生活壓迫；面對種種的不公義，大家都只能私下抱怨呻苦，不敢公開批評，更遑論示威遊行抗議。當年的吳國豪還是一名中學生，社會的問題全都看在眼裡，後來他之所以積極參與學生組織，原來最先是得到中文大學的啟蒙，他從讀中大的哥哥手上得到閱讀中大校報的機會，接觸到大專資訊的他對社會的一舉一動特別關注，自身的使命感及追求公義真理的心於是益發強烈。吳國豪由中文運動開始發難，上街示威，其後的保釣、反貪污遊行他也是參與者。

了解祖國為何不可？

入讀港大，就在註冊的那一天，吳國豪先「被捉」入學生會時委會，後再加入國事學會，主動委身國事是因為認同「中國週」的方向，「作為中國人為何不可了解祖國？」，況且校園內對中國的認識實在貧乏，當發覺有些同學連「聯俄容共」的歷史都一無所知時，吳國豪很驚訝，覺得情況很不合理，而當時的中國又進入了聯合國，眼見國力上升他知道當中一定有玄機，所以認識中國實在是刻不容緩。吳國豪單純的心對國事學會是百分百的支持，只求上莊不計名位，「符碌」地當上主席後，最興奮的事情是與一班真心的莊友一起工作。縱使缺乏經驗，縱使大家有意見相左的時候，但吳國豪認為這些撞擊起的火花是沒有火藥味的，因為大家都是真誠地互相合作，自己贊成的事，別人也許反對，但不要緊，有不



(吳國豪(攝於其公司))

了聯合國，眼見國力上升他知道當中一定有玄機，所以認識中國實在是刻不容緩。吳國豪單純的心對國事學會是百分百的支持，只求上莊不計名位，「符碌」地當上主席後，最興奮的事情是與一班真心的莊友一起工作。縱使缺乏經驗，縱使大家有意見相左的時候，但吳國豪認為這些撞擊起的火花是沒有火藥味的，因為大家都是真誠地互相合作，自己贊成的事，別人也許反對，但不要緊，有不

同的觀點與角度，人才會成長。

認識比批評更有建設性

吳國豪的口頭禪是「有乜所謂？」，在七十年代這個敏感時期當上國事學會的頭頭，的確要有一顆開懷的心，尤其是要面對「左仔」、「毛佬」這一連串不禮貌甚至帶有侮辱的稱呼。當時的校園，存在著不同的「黨派」，有人認為搞社會運動是理所當然，但不應把重點放在中國；有人不認同毛澤東的所作所為，諷刺帶頭認識中國的人是跟尾狗；也有人是極端的馬列主義支持者，國事學會在這些人眼內，根本是未夠積極……各派的聲音意見都很多，思想單純的同學很容易灰心失望，但吳國豪覺得「有乜所謂？」，因為凡事都不應該一面倒的支持或反對，尤其是複雜多變和神秘的中國國情。吳國豪的出發點在於認識中國，有不同的意見嗎，有所謂，多點討論多點爭辯也許能帶出新的觀點，所以他不認同同學們過於偏激的看法做法，他在每個圈子內都有朋友，遇有不同意見，當是一種知識交流，這樣對個人和群體的進步都有幫助。

得益良多永不言悔

吳國豪的公司是香港有名的晶片開發公司。這位成功的生意人回想昔日在國事學會的日子，感覺依然非常開心，難得認識一班真誠的莊友戰友，大家都願意交心，在那激情的歲月裡肩並肩做過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上莊雖只有短短一年，但無疑加深了他對中國、香港的了解。吳國豪想起當年的衝擊，如今回望，是一種難得的經歷，不但沒有後悔反而因獲益良多而滿心歡喜。這二十多年間，中國經歷了很多翻天覆地的變化，吳國豪對中國的感情也有高低起伏，其中六四就是一個大傷口。對於中國的前途，他始終是充滿信心，但認為首要工作是搞好經濟及法治，而且中國太大要推行改革必定困難重重，成功關鍵是遇到難阻時大家都不要灰心，不要背棄祖國。

迎阻力永向前

—— 一九七五 - 七六年國事學會幹事會寫於落任之際

(編者按：本文摘自《國事特刊(七二 - 七九)》，為國事學會第四屆(1975/76)幹事會在落莊時所作。本文寫時正值大陸文化大革命後期，讀者可從中了解當時國事人推動「認祖」運動的思路與情形。)

長期以來，從中學到預科，甚至在大學，我們所接受的教育內容是過時而又不鼓勵思考的，我們去復一年地背負著沉重的功課壓力和考試威脅，整個教育制度所給予我們的框框嚴重地限制了廣大的同學去接觸和關心身邊的事物，去認識問題。多少同學渴望著關心了解自己的國家，但大家都切身感受到教育扼殺了我們接近祖國的機會。

從我們懂事的時候開始，輿論上就充斥著不少對中國不盡不實，不負責任，甚至惡意歪曲的報導。隨著「認祖」運動的展開和深入，這一類報紙的報導亦不斷加強它的攻勢。表面看來，這只不過反映在對待中國問題的不同觀點，即如一些報紙不以客觀批判，抹煞立場，以不負責任的態度分析國事，但是我們覺得，在分析這些觀點的時候，要從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立場考慮，堅持擺事實，講道理，去弄清這些觀點究竟是促進還是妨礙同學們正確了解和認識周圍的事物。在這些阻力面前我們應該怎麼辦呢？「在工作中學會。」不錯，正是在工作過程中，我們真正，直接的體會到各方面所遇到的阻力，然而，也使我们明白到要在阻力中推動「認祖」運動，就必需要團結：特別是在籌辦周恩來總理逝世紀念講座「周恩來總理與中國」後，我們著意加強了幹事和幹事間，幹事和同學間的接觸和坦誠交流，結果幹事之間增進了互相的了解，工作辦得好了，團結也更加強了。

去年，國事學會所舉辦的活動，包括(1)反映國家大事，引起同學關心；(2)聯絡院舍、屬會及其它大專院校；(3)接觸會員，辦好福利等三個方面，詳細的情況在週年工作報告中比較清楚。當然，國事學會去年的工作，與整個「認祖」運動的發展的要求相比，仍然是大有不足。但是，我們在一年籌辦活動的過程裡，的確體驗到要推動「認祖」是要衝破不少阻力的。

近個多月來，我們和會員，同學們進行了多次的討論和交流，回顧過去，展望將來，對國事學會的工作方向提出了我們的意見。我們覺得，在實現國事學會宗旨「與同學一起關心和認識我們的祖國」這個總方針下，我們應做到：

- (一) 長期以來，考試威脅、功課壓力、整個社會的政治冷漠，各方面輿論的不負責任的報導等，都嚴重地阻礙了同學去關心和認識自己的國家。國事學會應儘快地將國家發生的大事介紹給同學，引起同學的關心和討論。
- (二) 「認識祖國」面對著不少的阻力，以它強大的生命力，在短短的幾年裡，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今天，隨著越來越多的同學要求認識祖國，不少的院會、舍堂、屬會等亦舉辦「認中」活動。國事學會應該支持這些認中活動，作出力所能及的幫助。
- (三) 參加國事學會的會員，都有熱誠對自己的國家進一步加深認識。國事學會應多照顧會員及同學的需要，廣辦福利，多搞一些經常性的資料搜集和學習班等，幫助同學一起認識國事。
- (四) 要進一步促進「認識祖國的發展」，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同學之間的溝通和團結，這包括幹事之間，會員之間，校內同學之間，屬會之間，師生之間，院校之間的溝通。在溝通的過程裡，對認識祖國的不同意見應坦誠交流，提出自己的看法，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加深對問題的認識，加強大家之間的團結。

「認祖」運動的蓬勃發展，是和祖國的發展息息相關的；也是和同學要了解自己國家的迫切要求分不開的。今天，中國在短短的二十六年時間裡，已取得了各方面的成就，在國際上受到尊崇，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覺悟不斷提高，對未來二十五年的宏偉規劃，充滿信心。二十五年後的祖國，將更令我們深感自豪！但是，正在這時候，世界上出現了兩個「超級大國」，企圖稱霸世界，既勾結又爭奪，到處插足，干擾別國內政，引起了世界大亂。兩霸爭奪必然引起戰爭，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總有一天要打起來。香港作為祖國的南大門，環境複雜，不少蛛絲馬跡亦說明香港也成為蘇聯插足的對象。(參考盤古出版社：蘇聯問題文集)身處這社會，對自己的周圍，就更應該有清晰的了解，而且為了祖國的發展和安全，我們要加緊留意這個到處擴張的超級大國。

總而言之，在這樣一個大動盪的時刻裡，作為一個青年學生，我們應該認識我們身處的社會，關心祖國的發展。而國事學會就應該讓更多的同學去了解自己的國家現狀，過去和未來。既然，今天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是在不斷衝破阻力中取得，以後的發展也必然會遇到更大的阻力。然而，我們既「自信又不自信」，搞好「認祖」，不只是靠我們，因為我們既不是天才，亦非什麼特殊人物；但從歷史經驗中，我們總結了：「依靠同學」這一條寶貴的經驗，只要廣泛接觸同學，從同學利益出發，「認祖」運動的發展，前途是光明的。

迎阻力，永向前！

讓我們團結起來！

把「認祖」運動推得更深更廣！



(1)



(2)



(3)



(4)



(5)



(6)



(7)

圖(1)至(5)：港大學生會「回國旅行團」在內地參訪的情況 (12/1971 - 1/1972)
圖(6)及(7)：五周年會慶 (1977)

一九七零年代的國事



(8)



(9)



(10)



(11)



(12)



(13)

圖(8)：六周年會慶 (1978)

圖(9)及(10)：第八屆國事一景(1979/80)

圖(11)及(12)：「國事晚會」(1979)

圖(13)：「劉少奇問題探討」- 由顧問周魯逸(魯凡之)先生主講 (1980)

第三章

陣痛與反思

(1977-1982)

(第六至十屆)

一九七六年，大陸的政治形勢丕變，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相繼去世，不久「四人幫」倒台，文化大革命結束。接著文革中的黑暗面和冤假錯案開始被揭露，所謂路線鬥爭證實只是派系間互相攻訐的工具。原來所嚮往的政治路線和理想被完全否定，先前的「欣欣向榮」換來的是到處貧窮落後的景象，使國事面對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不少同學因而逃避。面對這嚴峻環境，國事人重拾心情，作出檢討與反思，力圖挽救處於低谷的「認中關社」運動，讓國事走出困境。直到內地開始改革開放，國事再次找到新的契機。

國事學會給您的

—— 把鑼鼓播得更響來歡迎我們的同學

(編者按：本文摘自《國事特刊(七二 - 七九)》，可能是一九七零年代中後期的國事迎新宣傳品，實際年份不詳。)

三月七日，
七二年的一天，
鑼鼓迎來了我們的國事學會；
誕生的呼喚
不斷鼓舞著我們前進。

X X X

翻開百年的歷史
鬼子的皮鞭
列強的刺刀
—— 九一八；蘆溝橋；國共內戰；八年抗戰，
逃荒！！戰禍！！
爹娘的哭訴，
鐵般的事實。
但，
在教科書裡，找到了
鴉片戰爭 — 貿易戰爭
列強入侵 — 中西文化交流！！
怒火，在燃燒，就，
讓真正的歷史在烈火中提煉！

X X X

血跡還未拭乾，
— 可愛的母親已以驚人的魄力從地上爬起，
綠蔥的蓋稻
墨黑的奔油
火紅的，
除了那金鋼外 —
— 聯合國、亞運、建交 —
五星紅旗在頭頂威武矗立！
乒乓球 雜技 電影 書刊 ···
獨裁 暴政 血腥 不人道 ···
大米、蔬果、東江水 ···
官僚 —
不！
要親身回去看看。
多少的毒罵；
多少的污咒；
多少的歡欣；
多少的團疑；
啊！可愛的母親
讓我親手撫摸您。

X X X

陽光的暖利把冰塔溶化，
人生的路向要我們開拓，
 鼻上：寸厚的眼鏡
 耳邊：不可談政治

現在

 學習班
 旅行團
 展覽會
久渴的孤心：
熱烈地討論
 困惑 —
 討論 —
 進步 —
 困難 —

但，

優異在我們中開始發芽
缺點在討論中肯定。

你聽：

快走罷

象牙塔已把你留在後頭

 孩子沒有母親

 最容易受騙。

就讓我們手連著手

 學習、進步

鮮艷的花朵在我和您真誠的開拓下更加盛放！

道德至上

受訪者：伍金榮

採訪及整理：邵家昌、Keith

(編者按：伍先生是國事學會第五屆(1976/77)幹事及第六屆(1977/78)主席，現職嘉靈(集團)有限公司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回看國事路

小時候，伍金榮(別名伍金)的父親經常提及中國的歷史，家庭十分重視德行上的培育，因此建立了他對中國的一份親切和認同感，和對道德的重視。伍出生於較貧窮的家庭，使他能親身接觸社會上的低下階層，明白生活的煎熬和困迫。伍金榮認為相對於他們那一代當年的掙扎求全，從困難而達致安逸，現在的青年人從安逸而走進困難期，面對的心理壓力要大得多。

進入港大，伍金榮的中國感情帶引他走向國事學會。「是戴健文帶我上莊的(編按：戴為第四屆和第六屆幹事及第五屆主席)」，但他已忘記了是那一個職位。上莊那年(1976)正經歷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的逝世，以及爾後的四人幫的被拘



(左為伍金榮，右為邵家昌)

捕和被清算事件。當時對於毛澤東的逝世，伍確實有一種傷痛的感覺，因為那時的國事人認為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擺脫貧窮，真正建立起中國的國格，是一位偉大的領袖。但最大的震撼還是「四人幫事件」，因為「四人幫」曾提到很多的理念和理想，令當時的國事人產生無限的尊崇，然而這些只是空談，原來「四人幫」倒行逆施，令

中國民不聊生。國事人一直堅持的信念突然如崩決的河堤般傾倒，確實是個很大的打擊。對他們來說，從前的那些在政治舞台上的偶像和一向深表尊重和認同的言行，突然發現全是虛偽的假象！但否定他們以後，又有甚麼替代呢？周恩來是一個正面的人物，值得尊重，但鄧小平是否無瑕？是否只是被「四人幫」所誣陷？(編按：其時鄧氏仍未獲平反。)

面對衝擊，伍回想當時最重要的，是如何重塑學會的方向，重新建立個人的價值觀、理念和信心；幸得各人對中國信念的堅持，這一關最後仍是熬過。至第六莊

(編按：伍其時任幹事會主席)，國事把焦點集中於中國的文化，搞較多文康活動，如中國書法，一改以往注重政治上的議論。可以說，這樣的轉變是一種反思的結果，伍金榮認為通過回顧、反思中學習，是一種求進步的必經階段。從四人幫的倒台，國事經歷很大的轉變，「是甚麼促使你願意再堅持一年，更上一層樓而當幹事會主席？」伍直言是自覺的一種承擔，加上自己對中國有一份很深厚很深厚的感情，縱然是經歷種種起跌，只要能堅持下去，還是能創出更好的將來。事實上，伍金榮身處七十年代，不但未能得到當時香港社會的主流文化認同，甚至被人冠以種種「毛佬」、「左仔」等貶詞，所憑者不過是一腔的熱誠和對理念的堅持和承擔，沒有半點利益，甚至有同學為找尋自己的理想而放棄高薪厚職的洋行工作，走入基層作普通工人。細想這一切，關鍵在於如何平衡自己的理念而將之實踐，考驗自己所想的同時，亦能顧及自己的前途，以至家庭、事業，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我的理念 - 道德至上」

伍金榮仍很關心中國所走的路向。在「五四運動」中，不少有理想的年輕人為「德先生」與「賽先生」(編按：即民主(democracy)與科學(science))付出了青春。的確，此二者為促進生產力的要素，為了國家富強，為了脫離封建，為了擺脫被別人欺凌，曾經有多少人付出了鮮血，現在中國所得的經濟成就的確得來不易。「德先生」與「賽先生」亦是主要先進國家的社會基石。

對於民主，一般人認為中共是非常害怕民主，伍金榮卻另一套的見解：中國政府不應該害怕民主。究其實，民主不過是一種生產力發展的手段，只是現在的政府仍缺乏基礎，未能將之轉化成自身的統治手段，給予時日，民主體制會逐步成熟起來。

伍覺得儘管如此，「國民素質」才是決定民族成敗的關鍵，一個國民素質低下的國家，縱然可稱一時之「富強」，卻帶來痛苦，也肯定不能持久。回顧近二十年的科技發展是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發展，但總體上並沒有解決人類貧窮和帶來更多幸福。今日世界之紛擾混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類在道德上的進步遠遠落後于科技的發展，各國仍一如上世紀之初，通過各種政治和經濟手段，欺壓弱者，製造霸權。民主與科學其實都是工具，是中性的，用邪惡的心使用便是邪惡工具，工具越先進，破壞力越大，由于地球的有限，高速的科技發展對人類的威脅也越大。中華民族能否吸收幾千年的文化歷史教訓和國外文化優秀的部份，善用這些工具來造福中華和其他人是值得關注的，如何成就素質高的文化相信比成就「德先生」與「賽先生」更為艱巨。

正因如此，伍很重視對道德操守的培育，只有社會建樹一種普世的道德觀，人類才有進步。

畢業以後，伍金榮獨自一人遠赴沙地阿拉伯工作，期間發現自己在專業知識(工程)上的缺乏(三年大學中把大部份精神傾注於學生活動上，「讀書」被看作是「小資產階級行為」)，只好重拾書本，非常用功地讀。後來他領悟到，要中國富強，今日便要努力充實自己，以期將來貢獻所長。後來回港，因緣際會，進入瑞安中國集團，負責一些中國的工程項目。對於「六四事件」，伍坦然對他有頗大的衝擊，這事件對他移民加拿大的決定有很大的影響。回看「六四事件」，他覺得最大的惋惜在於學生未能在趙紫陽勸籲後適時離開天安門廣場，而在同時，國際也包括香港人被事態的發展和熱心遮蓋，缺乏政治上的成熟，仍然把大筆金錢物資捐往，在學生領袖們正在是退和是守的十字路口，而人非聖賢，這時候這些金錢物資是鼓勵還是引誘(雖然不是主觀引誘)學生繼續堅守廣場，真不得而知。除了革命和戰爭，建設和改革很多時候都是需要有理想的人去默默耕耘，以身作則影響感染別人。

「中國何去何從？」

「中國何去何從？」伍金榮認為繁榮富強只是從屬，人民的素質才是國家將來的基石。須知破壞只需幾分鐘，但建設卻是經年的積累，既然中國正在現代化過程中，更應拿出勇氣來培養道德。展望未來，伍希望做國事學會的同學應該有多點理想、堅強的意志，唯其如此，國事的薪火才能得以承傳。

重新定位

受訪者：張家敏

採訪及整理：Brian

(編者按：張先生是國事學會第九屆(1980/81)主席，現為全國政協委員、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董事。)

轉折期的國事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理想主義幻滅，很多過往被肯定的東西都被完全否定。當時國事和學界都很模糊，前路茫茫。及至七九年，當時的國事學會認為應該為國事重新定位，國事和同學都需要對中國有更深入的认识，不再只是對國家的一腔激情。為此由主席董志發帶領舉辦「總結民族百年步伐，展望八零年的將來」展覽，期望以此來思考方向。張家敏就是適逢此轉折時期在一九七九年進入港大、加入國事學會並參加了上述展覽的籌備工作。他憶述，當時不少展稿內容由他與董志發兩人一起寫，但只能隱約及宏觀談到將來中國應該如何，沒有很具體的論述，「大概用一些現代化理論，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百年的發展」。這次活動給他初步探索和思考中國前路的經驗。

到了第九屆(由張家敏當主席)上莊時，他和一班莊友希望能開拓多一點、深入多一點，定出「找方向，探前途，為中國尋出路」的方向，並以此為主題辦大型展覽(在陸佑堂展出)，內容著重經濟改革方面。對他來說，展覽只是一個表達，背後分析學習才是最大的得著。他們沒有對中國的前途路向提出具體方案，而是將國內就經濟、民生、社會及政治等問題有系統地整理出來，在他看來其實可以做的更好，但在當時來說已很不錯。



(張家敏)

到了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底，第一個工商管理交流團(工管團)出發去廣州。那時工管團要負責講解很多工商業的知識，港大裡固然有很多資料，但中文的內容主要還是參考內地翻譯外國的著作。張家敏看見大陸已有很多翻譯外國工管知識的書，不禁問自己：「這個工管團的功能在哪裡？」。但團員們(他沒有參加)都是充滿幹勁的年青人，辦起事來十分積極，將工商知識帶回去，使內地的合作單位和其他人士更感受到現代化的重要性。這些「心」的影響比展覽和資料冊有更深遠的意義。

除此以外，繼承第八屆國事學會主席的做法，張家敏和其他幹事亦利用軟性的活動來吸引同學參加國事的活動，最成功的是「放電影」。當時他們到親臺灣機構「自由中國評論」免費借電影(並有專人負責放片)，包括一些禁片如「假如我是真的」、「皇天后土」，還有「八百壯士」、「梅花」、「英烈千秋」等。他笑言，這些活動「慳水慳力」，做一兩個宣傳，場場滿座，真正是何樂而不為！然而，因借片而接觸，加上張家敏在支持中國大陸民主方面站得頗前沿，因此國事學會備受臺灣方面的拉攏。雖然國事學會明白政治的敏感性，而且十分小心處理彼此的關係，張家敏仍曾被新華社誤定為「親臺人士」。在落莊十多年後有一位新華社的高級官員問他是不是「學協」(不是今日的那個，而是八十年代一個親臺學生組織)成員時，他才發現原來自己一直被人誤會為親臺學生領袖呢！

除了活動主題和活動策略的調整，國事另一個重要轉變是開始對大陸政權持理性的批判態度。在一九八零年暑假，港大國事和與其他七個大專學生團體聯署發表評論中國大陸民主狀況和出版法事宜的聲明，還特地召開記者會，「那是香港學界首次發聲明批評中國政府」。他坦言當時坐在記者會台上，感到有一定的壓力，其他幹事亦十分擔心，因為很多幹事上莊的主要目的是認識祖國、搞點文化交流活動，或者一起學習而已。現在卻參與政治，令各人均感到壓力，為此曾激烈爭論。張對聲明內其中一句最有印象——初稿是「民主化是中國發展的方向」，但幹事們堅持要改成「逐步民主化是中國發展的方向」，以淡化政治色彩。總的來說，他認為第八和第九屆的國事是一個的轉變，一方面開始在政治方面以理性的態度批評大陸政府的某些政策、探索民主方向，另一方面又推展實踐工作(如工管團)，正式「轉型」。

國事與人生

當被問到作為對國家民族有所承擔的國事人，如何在國事和生活取得平衡時，張認為每個人在人生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角色，作為大學生，在培養自己對國家民族感情的同時，主力仍應努力學習充實自己。他強調，很多在社會有影響的人，在大學時代都有關心和參與，但成功的關鍵還是用功讀書，不斷充實自己。香港人生活壓迫，在工作裡做好自己本份已不簡單，更要兼顧家庭和其他很多事務，但要預備好一夥心，當有空間的時候便在所在的崗位為國家盡力。

他認為理智十分重要，任何脫離實際、不理性的東西絕不會長久。縱觀歷史的大變化，具影響力的社會運動都建基於實際生活和經濟基礎，純粹意識形態總不能持久。理智表現於所提的建議能符合實際情況，能配合客觀環境，才能長遠地實行。他舉出一個例子：以前有位十分激進的同學曾到廣州搞串連，會見民運人士，畢業後卻一百八十度轉變，不願多提往事。一次張問他「有甚麼搞？」，他立即「變臉」說：「搞甚麼？搞腸沙乎！」張幽他一默：「甚麼？搞腸沙？在長

沙搞革命呀！」大家相視而笑。他強調要在事業方面盡力，加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一路下來必能做出貢獻。

理性以外，張家敏亦強調感性的一面。他曾跟一些幹事爭論香港人是否有民族感情，有些幹事認為從理性來說，香港人不應該對大陸有民族感情。有很多客觀指標指出香港人脫離了母體的理據雖然有其道理，但他指出，理性的道理並非最重要，因為爭論的重點在於談感情。感情的事很難說，聽歌、讀歷史、旅行的經驗都能令人對這片土地表現出很大的關懷和愛護，亦不會由於離開很久而改變，就像男女關係一樣。人不是單純訴諸於理性、客觀數量指標，民族感情是一種感覺，想做就應該去做。

香港的角色

長期關心內地和香港經濟的張家敏，對香港的角色亦有一番見解。他認為香港對大陸的開放改革提供的啟蒙，影響非常大，除引入資金技術外，整個香港的制度給大陸以重要的參考價值，如重視中介機構、尊重法治、成立反貪污局等，均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香港在商業服務、軟建設方面遙遙領先，香港亦能配合中國的工業的發展，提升市場經濟操作的水平。香港在提出建議和協助實踐的效能，中國沒有任何城市可以比擬。

張家敏十分鼓勵國事人組織起來，做一些「看得見」的具體貢獻。推廣的話可以搞交流團，推深的話對某些政策範疇搞建議書，甚至表達對政治的關注，提出如何改善民主和法治，提意見也是港人參與中國民主建設的一個好方法。他認為，只要有相關的建議能操作、具體、合乎實際，要達到決策層的渠道多的是。就是民主事宜，問題是：「怎樣做？」，他說內地的官員正渴求各方面的專業意見。

對發展民主的期望

在訪問完結前，作為四人幫倒台以來香港學運最早對中國政府持理性批評態度的其中一位學運領袖，張家敏述說其對發展民主的見解，「香港的民主主流派對中國不了解、亦不認同中國的改革方向，在八九年開始以不必要的對立仇恨為基礎，不能包容各方面的意見，並以獨裁、非理性的態度推行民主。」他不贊同用冷戰思維來看民主和引動群眾非理性參與。他指出大陸的官員看見這些所謂的民主，實如同文革一樣，便沒有了對香港行民主的尊重，令香港對中國民主發展的影響力大大削弱。他認為香港其實有最好的實行民主的根基，包括知識、法制、傳媒、經濟，能孕育專業及壓力團體，並漸漸變成政黨，參與選舉。只要香港的民主主流意識形態轉變，不再仇恨對立，自然會發展成為先進如歐美模式的、具包容性的、多元自由的民主。如果香港能發展出一套能使社會運作順暢的民主模

式，對大陸的示範作用便「不得了也！」，「也許有幾個城市會在適當時候仿效呢！」

張家敏拿出他於九月，在北京買的一套八本，由西北大學與美國卡特研究中心策劃，就中國農村基層選舉及其他農村事宜的專著。張指出：這套書以調查和具體個案為基礎，資料豐富翔實，極為深入的探討基層民主改革的具體問題。他認為在中國推行民主任重道遠，影響鉅大，故一定要對實際中國情況有紮實的理解，方能避免再走彎路，浪費時間。他認為一個以理性、諒解為基礎的持續推行民主策略，才是中國實行民主化的真正方向。

專題一

國事交流團

「沒有團，哪有會？」－由於「第一團」給當時團員以思想上的巨大衝擊，國事應運而生，因此說國事是藉由交流團而立並不為過。「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每年國事總會安排一個甚至數個規模不同的交流團，帶領同學深入國家民族的「母體」，親身體驗內地(或臺灣)的風土人情，並跟當地人民交流，從而加深他們對國家民族的了解，當中培養出不少未來的幹事和籌委，繼續承擔帶領同學親身體驗的責任。作為國事歷史最悠久的活動形式，交流團至今仍為國事四個常設小組之一，其團結和奉獻的傳統實為國事引以為傲的精神支柱。

忘不了的冬天，忘不了的交流團

許如玲

(編者按：作者是國事學會廿二屆(1993/94)內務副主席及廿三屆(1994/95)去屆幹事會代表。本文摘自一九九二年交流團匯報冊《尋根》，寫於作者上莊前。文中講述其參加交流團的經歷以及作為團員在初次「上團」親身體驗後的感受。)

捲縮在羽絨大衣中，這輛中型巴士正走在西安市內，向著正要訪問的西北農業大學進發。雙腳因寒冷而變得痛楚，坐了整整兩天火車，大家都顯得疲倦不堪。現在才是早上七時多，窗外的霧阻擋著視線，整個西安市像剛從沉睡中醒來的娃娃，仍然懶洋洋的躺著。身邊偶然有幾輛車駛過，想必也是從火車站走出來，趕著往那一處地方呢？

忽然團長整個跳起來，興奮地大叫，全車團友也為之振奮，原來我們剛駛進農業大學的門口，看到一塊很奪目的鮮紅色招牌，寫著：歡迎香港大學生來我校交流訪問。大家拍手歡呼，那時真的很感動，車慢慢地駛進我們住的地方，一班學生會的負責人已經在那裡等候我們，準備帶我們參觀校園。但肚子空空的，還是先吃頓豐富的早餐吧！饅頭、牛奶，如此地道的東西，好吃得很。

彼此認識介紹後，他們便帶我們參觀校舍，西農大比香港大學大了不知多少倍，四週種滿了樹，雖然因著冬天而缺乏生氣，卻添上了幾分的肅剎。走進一所整齊的學生宿舍，用那些三個月速成的普通話，和他們居然能談上個多小時，從家庭到學校生活，以至國家大事，幾乎無所不談。是緣份容許這些來自不同環境的人聚在一起，訴說著彼此在不同地域的生活，淺談大家各自對時事的見解，最後是依依不捨的分離，彼此交換了地址，心底裡不禁問道：在這麼大的國家，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見？到時大家又能否撥出時間，坦誠相見？

在那環保的交流會中，用盡努力把自己的環保意識傾瀉出來，堅信自己的一套是正確的，每一個膠袋，每一個飯盒也要避免使用；他們談到自己國家在有關方面的建設，有不足卻在盡力而為；我卻批評她未盡全力，才使中國環保問題如此嚴重。當中迥異的觀點和態度，使我感到彼此間的鴻溝，是無法在短時間中跨過。在他們的一方，我只是一個自以為堅持真理，並嘗試將此強加於他們的香港人；我站在自己的立場，卻有感到如斯的無奈，難道我真的正如他們所說，對中國問題了解太膚淺了嗎？

準備了半天的展覽會很快便要開始了，門口擠滿了好奇的中國學生。看到有關香港的展稿和幻燈，不知他們怎麼想，心中再次期待一次交流的機會。

開始了，人群比想像的多，他們好奇的追問很多問題：九七回歸，對共產黨的看法，在香港讀書的情況等等。團長在走來走去，忙碌地派潤喉糖給每個在談話的團員；每位團員都被十來個內地同學圍著。我們盡力解答每個問題，表達我們的意見，播放著的幻燈片，更生動地將香港的歷史帶到眼前，讓內地的同學能了解我們的生活情況；在筆友會上的團友更是忙得不可開支，不斷地登記資料和地址。整個禮堂(他們用來開派對跳舞的地方)人山人海，這個情景令一個剛從書本中走出來的我很感動，這便是真正的交流了。

走訪當地的老師，就著他的生活，他對中國教育及其他方面的看法，從他坦白的言詞，對制度的不滿，但仍然充滿著為國家建設的理想，對他有了初步的認識。聽後，大家均惋惜中國又流走一個如此一個有抱負的能士。未知那天，多少海外有志之士，能重聚在一起，在一個比較健全的制度下為中國努力開發建設。

是聯歡晚會的時間了，我們一班傻小子，用英文歌來唱出心底話。不知他們能否全部了解？他們也準備了很多精彩的節目表演給我們看，當中有些富有地方色彩的趣劇，我這南方姑娘是聽不懂的，但一曲少數民族的歌卻能打動我的心，就正如你在國外看到中國人仍能以普通話驕傲地唱出自己的感情，唱出自己的理想般。他以結他伴奏，輕快地唱起民族歌曲，內容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只要能欣賞他哼出的每一個音調就已足夠。

明天就要離開西農大了，再到另一所大學交流去。未能花更多時間和他們談話是一個遺憾，當我從有暖氣的房間走出屋外時，冬天的寒意，寂靜的夜空，這是我未能也永不會忘記的日子，也是交流團給我最深刻的回憶。

向交流團致敬

本特刊編輯室

相信不少國事人都知道，國事學會的成立源起於一九七一年末由港大學生會舉辦的大專學界首個「回國旅行團」(即「第一團」)。當時，「第一團」一行參訪多個內地城市，包括廣州、上海、杭州、蘇州、無錫、南京、北京和武漢，歷時二十多天。縱然他們的行程事前被內地「悉心」安排，致使他們所見的盡是正面的東西，與實際情況不免有很大偏差，然而，不竟在當時來說「第一團」是難得的機會，讓團員親身前往祖國，並激發其民族認同感，亦因而促成大專學界首個國事學會－港大國事的成立，其意義之深遠自不待言。自此，國事每年都會舉辦交流團，足跡遍及大陸和臺灣各地，為同學提供親身體驗的機會，使活動形式更為豐富和全面。今天，作為國事歷史最悠久的活動形式和四大常設小組之一，交流團為實踐國事宗旨繼續扮演重要角色。

交流團的演變

從「第一團」開始，交流團的形式隨著不同環境而變化，務求使活動本身能達致親身體驗的效果和考察主題本身的意義。在一九七零年代，由於內地正值文化大革命，政治鬥爭不斷，香港跟大陸的交往只限於極少數的日常貿易和市民回鄉探親等。在這客觀環境的限制下，包括「第一團」和「第二團」(亦由港大學生會舉辦，到江西井崗山和湖南韶山等「革命勝地」去「學習」)在內，早期國事所舉辦的交流團，行程內容主要是透過在香港的中資機構(如中國旅行社)安排到內地城市的一些著名景點和「重點」建設項目參觀遊覽，所見所聞不免會因受到有關方面的「妥善」安排而出現偏差，未能目睹社會的真實面貌。

及至內地開始改革開放，香港與內地的交往得到一定程度的寬鬆，國事開始嘗試跟內地大學合作辦交流團，安排同學到內地作學術交流。一九七九年，國事舉辦廣州交流團，對辦為中山大學。參加的同學被安排與中山大學及其他院校的同學交流，並參觀不同機構，使之能進一步了解內地人的生活 and 思想。同年，國事亦舉辦了臺灣大學交流團。接著，國事每年均找內地(或臺灣)的機構協辦不同主題的交流團，人數由十數人至百多人不等。在一九八零年代初國事甚至曾舉辦數次大規模的工商管理交流團，在廣州、長沙、昆明等地介紹現代工管知識。隨著內地持續對外開放，交流團的主題更為多樣化，如正規教育、經濟改革、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傳媒、農村民情、特殊教育、少數民族等等，使同學能不斷擴闊視野，從體驗中學習。此外，在帶領同學走向內地/臺灣的同時，國事亦曾在香港接待從內地或臺灣來的同學，讓他們對香港有更進一步認識，促進兩岸三地的交流。

近年，面對其他學會爭相辦內地交流/考察/旅行團的情況，在「傳統」的交流團模式以外，國事人亦作出多方面的探索，嘗試在實踐主題的大方向時兼顧同學的興趣，如舉辦一些短線專題考察團，像一九九五年的福建永定團(到訪客家村寨和富特色的「土樓」建築)、一九九六年的臺灣寶島現況考察團(參訪各大政黨並獲高雄市市長接見)等。而「關注中國教育發展小組」(「教小」)更是當中最成功的例子(編按：有關「教小」的詳情可參看本特刊之另一專題)。

意義和得著

像首屆幹事會裡大多數幹事均來自「第一團」一樣，每年的國事幹事會中總會有數名幹事是「團派」出身(即曾參與交流團)。就算沒有上莊的，一些團員亦會留下來，在籌委會中為來年的交流團打拼。究竟是什麼令那麼多「交流人」醉心於國事和交流團呢？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作為年青人，大學生總想到處走走，看過究竟，交流團正好為他們提供親身體驗的機會。在上團前的個多兩個月裡，團員會在籌委會的安排下上培訓課，內容包括普通話和就所要探討主題的學術資料，籌委會並會邀請普通話老師和有關範疇的專家學者主講。這些培訓旨在協助團員打好語言和學術基礎，但真實的情況還是需要實地了解才行。因此，在一到兩個星期的行程中，團員會按照綿密的行程到處參觀、走訪、交流，在有限的時間裡把握機會去認識和考察相關主題。對於大多數團員而言，他們大多在香港出生或來自廣東和福建等鄰近地區，交流團讓他們首次有機會到遙遠的內陸地區去接觸截然不同的人和環境，這種體驗使他們有非常大的心理上的衝擊，亦激發了他們的民族認同感，使他們踏出關心國家民族的第一步。

人與人的交流，是交流團整個活動的重心和真諦。雖說內地自改革開放以來與香港的交往與日俱增，但對一般同學而言，他們對內地人(尤其是內陸省份)的感覺仍舊是非常陌生，而傳媒和人們的耳濡目染更常使他們對大陸產生負面印象。上團能讓他們直接跟當地人和學生面對面交流，互相分享自身的情況，增進彼此了解。很多團員就是因為參加了交流團而改變了他們對內地的印象，並開始關心內地的發展。有時交流團還會帶備大量材料，到內地的學校辦展覽，介紹香港的情況，每次展覽均使場館擠得水洩不通，團員更要細心解答內地同學各式各樣的提問，使他們在有所得之餘亦有所付出，他們當中有些更與當地人建立起一份難得的友誼。

唱團歌、唸團規、dem cheer、pre-camp、上培訓、誓師、切燒豬、飲苦茶……這些都是交流團經年建立起來的傳統。就是這形形色色的細節，讓參與者在不知不覺間建立起一份默契，從而培養交流團所獨有的團隊精神，這是交流團與眾不

同的地方。這種精神有助於使他們在身處異地時能互相扶持，在旅程中能互諒互讓，在有困難時能一起面對，簡而言之，就是在參與活動與認識主題的同時，能體會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性，而這亦往往較活動本身有著更深遠的影響。直到今天，昔日的團員在社會的不同領域各展所長，團友間的友誼未因時間流逝而消減。交流團的這種特性使她在芸芸國事活動中仍繼續展現其活力。

困難與挑戰

由於交流團本身由籌備到上團往往需要一整年時間，牽涉的範圍很廣，因此在每個階段都會遇到或多或少的困難與挑戰，其中最具挑戰性和最震撼的莫過於跟對辦的合作。一方面，作為學生的籌委，由於經驗不足，在跟內地對辦(如大學外事處人員)討價還價時往往處於不利位置。另一方面，由於價值觀、文化、語言和制度上的差異，雙方在很多問題上會有不同的看法，增加達成協議的困難。例如，在行程安排方面，對辦提議的行程多數為遊覽景點，但籌委會方面則希望能多與內地同學直接溝通，故此會要求探訪學生宿舍。對辦方面對此可能出現的「思想」上的影響有所顧慮，大多只會安排兩地同學在一定的時間、在一定的地方會面。儘管如此，當兩地同學會面時，彼此不免會就一些問題(如六四、香港在中國的角色、大陸民主發展)互相辯論，當中會牽涉一些敏感的觀點與內容，令對辦方面大為緊張。如在一九八六年的武漢交流團，由於當時內地發生學運，在一次兩地同學的聚會裡，有團員讀出事先準備好的有關支持學運的聲明。讀畢後，當地學生會的代表立即予以駁斥。然而，由於多數團員的普通話不靈光，加上事先沒有作辯論的準備，因此未能作出回應，致使全場鴉雀無聲，場面尷尬。

此外，縱使在 pre-trip(預備團)時已談妥，到正式上團時仍會因為枝節問題而出現爭論，一九九二年的農村經改探討交流團便是很好的例子。當時交流團一行於南京一所大學內舉辦介紹香港的展覽，其中有一塊展板的內容談及香港因主權回歸而出現信心不穩和移民問題。當大學負責人員得悉有關情況後，要求交流團籌委刪去相關內容，雙方為此爭拗，各不相讓。遇到以上種種情況，團長和其他籌委需要當機立斷，從中訓練其應變和領導能力。

正如一九九七年的交流團團長丘增琴所說，無疑交流團為同學提供親身體驗的機會，然而，由於行程方面大多受制於對辦的安排，使視野受到局限，未能完全了解實況。而這種模式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選題的自由，只能揀選一些非政治性，諸如教育、經濟等的題目。在這情況下，歷屆交流幹事曾嘗試在既有模式下拓展新的空間，如一九九一年中國教育探討交流團曾帶領團員分組到上海的一些大學校園私訪，找當地學生交談；某些團亦曾搞了一些既定安排以外的活動，讓團員採取更多資訊。這些嘗試當然增加了風險和操作的難度，但同時亦使活動本身能更具意義和吸引力，如何使兩者取得平衡，就需要讓「搞手」自己尋找答案。

目的能否實現，傳統能否維持，關鍵在於參加者的心態。由於學會之間競爭激烈，像交流團那樣強調傳統、付出和團結精神的活動受到日益「市場化」和「消費主義」的挑戰。現今同學較著重參與活動的「效益」，加上其要面對學習和就業等的壓力，使他們傾向選擇既簡單而「回報」高的活動，像交流團要在上團前後付出很多時間來學習和準備自然會較吃虧。近年交流團籌委會便試圖調整活動內容，使之更具吸引力。

此外，頻密的籌備工作亦讓幹事和籌委壓得透不過氣來，一些突如其來的事件更令他們當中有些人在途中放棄，使其他人陷於孤軍作戰。幸好在一些幹事和籌委的堅持下，使每次交流團得以順利完成。有關的例子多不勝數。如上述的一九八六年武漢交流團，由於內地發生學運，籌委會收到對辦(武漢大學)的通知，表示要取消接待交流團。為此，當時的交流組組長和秘書立即前往武漢跟對辦方面交涉，幾經商討後，終使交流團得以成行。而緊接著的一年則更富戲劇性，其時由於交流組組長和秘書合作時出現摩擦，後者跟數位籌委退出籌委會。於是，幹事會作出決議，由各組幹事派出一人支援交流團的工作，使整個幹事會的工作量大增。接著，雖然跟對辦(中國人民大學(「人大」))的商討一直十分暢順，然而，籌委會在正式上團前突然接獲「人大」方面通知因同學的功課繁忙要取消接待(未知是否因為主題(政府與人民的關係)敏感的關係)。幹事會主席隨即親身帶同兩名籌委直奔北京跟對辦交涉。最後，對辦方面勉強同意接待，但行程卻由原定的十多天縮減至兩三天。眾籌委並未因此而氣餒，他們到其他大學「挨家挨戶」的查探，最終獲得數間院校答允接待(每所院校接待數天)，使交流團不致難產。此外，在一九九八年，由於雲南在交流團將近出發時突然發生強烈地震，當地交通通訊中斷，使交流團無法按原定計劃成行。當時的內務副主席立即召集數名籌委，在極短時間內重新安排行程，改往安徽及江蘇考察當地古建築及民情。縱觀歷史，歷屆幹事和籌委的堅持，讓交流團的信念得以延續，這種精神實屬難能可貴。

承先啟後，不斷向前

以上只是交流團在過去三十年漫長歷程中的點滴。交流團的故事，團員的經歷，有如天上繁星，將會在國事人之間永遠流傳。今年(二零零二年)，國事繼六月的陝西農業考察團後，將於中期考後的假期舉辦 DIY 考察交流團(編按：DIY 即 do it yourself (由你親手幹))，讓團員自行當「搞手」去策劃行程與參訪內容，發揮領導才能和團結精神，延續「交流傳奇」。

讓我們向交流團致敬！

情

琳

(編者按：本文摘自一九九四年交流團匯報冊《川流不息》，作者為國事學會廿三屆(1994/95)外務秘書(交流團)。作者在文中述說其作為團長時的複雜心情和體會。)

不知有多少次想提筆寫這這篇感想，都沒有寫成，不是因為沒感想可寫，而是從決定參與籌備九四交流團那刻至正式落團，期間實在發生了太多事情：有令人雀躍的、有失望的，也有令人不知所措的。在這漫長的籌備過程中，每一件事都令我有如此深刻的感受，要寫，寫哪一件呢？可恨我並沒有寫日記的習慣，要不然，在過去這一年多所寫的日記內容，其精彩、曲折之處，絕不會遜色於一部歷險小說。

九三年的夏天，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參加了「九三交流團」，並且加入了籌備小組。對於一個剛脫離了中學生活的學生來說，籌備小組的工作是何等新鮮和富挑戰性。

「九三交流團」可說是在十分順利的情況下完成。這次交流團的經歷，為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基於這次愉快的經驗，使我們很快便作出了再籌備下一年交流團的決心。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分享我在交流團中所得到的快樂，有更多人能親身去中國瞭解一下自己國家發展的情況。於是，我便開始著手準備新一年的交流團。

當時，雖然我清楚知道籌備交流團的工作絕不輕鬆，但我深信只要我依著過往交流團籌委的辦事方法及程序，就不會出亂子。然而，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很快便受到了挑戰。首先是缺乏贊助，然後是對突如其來的拒絕信，報名人數強差人意，買不到火車票等等。然而，經過這一連串的「意外」後，我明白到我先前的想法是多麼幼稚、天真。籌備交流團不像學烹飪；別人這樣煮得好吃，你依樣畫葫蘆，味道也不會太差。相反，即使辦事方法及程序完全一樣，但由於主題、對辦性質、地點、團員及籌委的不同，其最終結果亦會有很大差別。

在某程度上我慶幸今年交流團遇上不少因難，因為這些因難使我對籌辦交流團的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亦使我學會了怎樣應付因難。挫折會使人成長，亦會使人懦弱。當面對著一連串未完成的工作，而手頭上的工作又因種種原因不能依時完成時，我曾想過放棄。一向不善於應付壓力的我，在重重因難下，幾乎到了筋疲力竭的情況。然而，每當我在培訓中看到二十多張親切而若有所待的團員的面容

時，責任感使我沒有放棄我對自己的承諾。

老實說，在整個籌備交流團的過程中，談不上快樂。在工作最繁重的一段時期裡，我曾經麻木，亦曾經迷失自我，不知道自己做這麼多事情究竟所為何事，究竟意義何在。可是，最終這些想法都被一一擊破了，究竟甚麼東西有如此大的力量，足以擊破這一切頹唐及迷失呢？這就是情：和每一位籌委及每一位團友的友情。各籌委盡責、願意付出的投入感；各團員的體諒、團結的參與精神賦與了「九四交流團」的最大的意義。交流團的目的，是希望讓一群同學有一次親身體驗祖國的機會，從而促使他們日後能進一步認識中國。這是長途的目標，在短時間內不易達到，亦不是每個參加過交流團的人都能得到的收穫。對我而言，參加了兩年交流團後，最明顯的收穫就是友情，這份友情是在九個月的相處時間中，透過彼此瞭解、分享及互助互諒中培養出來的。

情，使我決定再次籌備交流團，情，使我在這份工作上用去整整一年時間而毫不後悔。

交流團歷年目的地一覽

年份	目的地
1971/72	北京、上海、廣州、杭州、蘇州、無錫、南京、武漢 (第一團)
1972/73	江西井崗山、湖南韶山 (第二團)
1973/74	--
1974/75	東莞、南京、上海、北京
1975/76	深圳
1976/77	--
1977/78	新會、肇慶、佛山、廣州
1978/79	深圳、桂林
1979/80	廣州、臺灣
1980/81	臺灣、廣州
1981/82	廣州
1982/83	長沙、臺灣
1983/84	昆明
1984/85	上海
1985/86	石家莊、深圳
1986/87	武漢
1987/88	北京
1988/89	西安
1989/90	臺灣
1990/91	北京、東北
1991/92	上海、曲阜
1992/93	陝西、南京
1993/94	上海、北京
1994/95	成都
1995/96	武漢
1996/97	廣西
1997/98	江西、浙江
1998/99	安徽、江蘇
1999/00	陝西
2000/01	四川
2001/02	雲南
2002/03	(未定)

(註：僅列主要的交流團(即由交流組幹事會/交流團籌委會所組織者))



交流往事



(14)



(15)



(16)



(17)



(18)



(19)



(20)

圖(14)及(15)：「四五天安門事件」八周年在中山廣場上演街頭劇 (1983)

圖(16)及(17)：在大會堂舉辦「中國剖析·香港前途」展覽，黃麗松校長參觀 (1983)

圖(18)至(20)：十四屆幹事會在上莊前所攝的「革命」莊相 (1985)



(21)



(22)



(23)



(24)



(25)



(26)

圖(21)至(24)：石家莊交流團 (1985)

圖(25)及(26)：在香港接待滬港四大交流團 (1986)

第四章

交流、關懷、奉獻

(1982-1989)

(第十一至十七屆)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陸開始改革開放，面向世界，內地與香港頻繁交往，加上大陸與英國談判香港主權問題，發生「戴信」等事件，令「認中關社」運動進入新高潮。在這有利氣氛的帶動下，國事進行內部改革（「五組架構」）並積極推動與內地的交流，在多個城市舉辦了數次規模盛大的交流團（每次團員過百人），向內地人士講解現代工商管理知識。此外，國事人亦接待了從內地大學到來訪問的同學，增進他們對香港的了解。而同學亦較前積極參與國事的各項活動，使國事穩步前進。此時期更創下連續六年有幹事連任（冧莊）的紀錄。

「九七」風雲中奮起

—— 記國事學會第十二屆

受訪者：李紹基、施鈞安、林月英

採訪：邵家昌、Brian、Lily

整理：邵家昌

(編者按：李先生是國事學會十二屆(1983/84)主席，現任職銀行界。施先生是國事學會十二屆(1983/84)交流組秘書及十三屆(1984/85)去屆幹事會代表，現職教師。林小姐是國事學會十二屆(1983/84)文化組秘書，現職社工。)

「九七」風雲與港大校園

經歷了火紅的七十年代和隨後的檢討和反省，八十年代初的國事學會極需要重新定位尋求新的發展。一九八二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掀開了香港九七前途問題的序幕。往後的中英談判和罵戰，對香港社會產生了很大的衝擊。經濟低迷，移民潮等問題困擾著香港社會。一九八三年秋，中英談判陷入僵局，香港出現嚴重信心危機，引發搶購狂潮。同年一封以港大學生會名義向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發出的信件，內容堅持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支持中國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並反對英國政府以任何形式在一九九七年後延續在香港的管治，令不少同學質疑該信的代表性及合法性，遂在校園內外引起不少爭議和激烈的討論，是為「戴信事件」。

加上，當時內地改革開放已完全奠定下來，同學對認識祖國的活動十分踴躍，學習班、講座、文化晚會、交流團、電影欣賞、出版《國風》等都很受歡迎，國事在當時成為ICA(學社聯會)中最大、會員最多的屬會。

第十二屆幹事會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發奮和振作。他們在任內最輝煌的戰績莫過於籌組了一個「中國剖析·香港前途」的大型展覽，向香港市民介紹中國的發展及國事對香港前途的看法。

超過一百塊展板的展覽 - 中國剖析·香港前途

據李紹基等憶述，「中國剖析·香港前途」展覽是八四年初在中環大會堂低座的展覽廳進行的。展覽規模相當大，成立工作籌委，主席為馬炳堯，共要用超過一百塊展板！當時國事本身的展板當然不敷應用，向其他ICA屬會商借展板還不

足夠，更要向其他大專院校的學生組織借展板才能應付所需。為了填滿那一百塊展板，十二屆幹事、上下屆、暨國事之友全體出動，其中張文忠、梁志仁和施鈞



(李紹基在展覽廳內，露出滿意的笑容)

安等人揮筆疾書，捱了不知多少個通宵才大功告成。李紹基還記得他為了搞這個展覽，幹事們勞心勞力，自己也瘦了十多磅！他那疲乏但又滿足的樣子可以在展覽期間的相片中看到。

無論如何，這個展覽是非常成功的，連當時的港大校長黃麗松亦有前來參觀。不少市民亦對展覽的內容表達了不同政見和觀點，並互相辯論，甚至令大會堂外的花園和皇后碼頭廣場都聚集了參觀後的人群，一堆一堆的在討論展覽內容，還驚動了警察前來了解情況呢！

對祖國發展的貢獻 — 工管團

中國在八十年代初積極地進行改革開放，極需要引進外國的工商管理知識。於是國事學會自八十年代起便籌辦工商管理交流團（工管團），把現代的工商管理知識帶到國內，為中國的發展盡一點綿力。十二屆的工管團由兩位交流組秘書施鈞安、蔡寶燕帶領，常務秘書羅婉珍、財務秘書鄧麗芬等幹事都參加，全團五十多人，先到廣州，經長沙往昆明。當時的資料冊都是由一些讀工商管理的同學撰寫。除了同學外，國事還邀請了港大工商管理系的伍錫康教授及另一位中文大學的講師。由於昆明方面沒有廣東話翻譯，就由施鈞安這位只有普通話「初班」程度（他的初班是跟國事往臺灣團所上的普通話課。）、沒有唸過工商管理的團長權充。

工管團在昆明搞展覽和講座，並派發小冊子，介紹現代工商管理知識。當時不單吸引當地人士參觀，連附近幾個省市的大學教師和官員都來捧場，亦令團員得到一個跟內地各種不同人士交流討論的機會。

其他活動 — 搞研習、播禁片

八十年代的國事學會，非常重視對學術的研習。十二屆國事人便在暑假期間搞了一個「當代史學習班」。他們在早年老鬼所撰寫的一份「中國近代史講義」中，補充了不少最新的資料。當時李紹基負責講「馬列毛」，問他何以懂得「馬列毛」呢？李笑說他在中七那年暑假做暑期工時的同事很喜歡看書，他也受到感染常博覽群書，因而接觸到不少社會科學的理論如「馬列主義」、「辯証唯物論」等。那時當國事研習班的導師也是國事的幹事而已。大家往往都是臨急抱佛腳地讀書

「充料」去應付活動，但無形中也提高了幹事的學術水平。

另外，據林月英回憶，國事也在紐魯詩樓播放不少電影，特別是一些禁片如臺灣拍攝的「皇天后土」、「假如我是真的」等，吸引了不少同學參加，亦令不少人成為國事的會員。而上莊初還搞了四五紀念活動，落莊前則出版了由出版組秘書楊位爽主編的書《轉捩期的中國》。

國事和職業

國事的生涯雖然在落莊後結束，但關心國家和社會的情操始終未變。李紹基在落莊後當選港大學生會會長，又當過基本法諮詢委員及葵青區區議員。他後來在銀行界工作，銀行原指派他到資金部「揸鑊鏟」，但他卻堅持要到中國業務部工作，甚至表示如不答應便辭職不幹云云。結果他在中國業務部工作多年，親身見證和參與了內地的經濟發展。林月英畢業後一直從事社工工作，現為中學駐校社工。至於施鈞安，他畢業後一直教書，任教中國歷史科，他在一九九二年曾協助其學生「充料」備戰參加「校際國事常職問答比賽」（教材就包括了「中國近代史講義」），還拿了個冠軍呢！

「革命」伴侶

受訪者：麥東榮、范卓雲

採訪：邵家昌、Brian、Lily

整理：邵家昌、Brian

(編者按：麥先生為國事學會十四屆(1985/86)交流組組長。范小姐為國事學會十四屆(1985/86)內務副主席及十五屆(1986/87)去屆幹事會代表，國事校友會理事。)

未認識麥東榮(阿 Mak)和范卓雲(毛蟲)之前，已經聽說他們是國事裡很好玩的一對。他們在國事時既搞了很多活動，「玩」得也很瘋狂，但同時在學術方面下了很多工夫，甚至可以說多讀了一個學位，當我們跟他們談的時候，深深感受到他們兩位在大學時的精彩。

他們進入了一九八四年的香港大學

一九八四年，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一年，香港前途問題暫時塵埃落定，香港定在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九月，大學生如常開學，迎新如常開始。

在學社聯會迎新日(ICA Days)，麥東榮在攤位上開始了他在國事的日子，他憶述：「回歸祖國是一個很新鮮的題目，但那時候香港的社會十分缺乏認識祖國的氣氛。」他在中五時去過華東旅行，對中國有很好的「印象」——杭州的女孩子真的很漂亮！他心想參加了國事可大大增加「了解」祖國女同胞的機會。范卓雲在中學時已經很活躍，入大學當然要搞一些社會活動，雖然初時不了解國事的「構造」，但感覺國事在大學裡十分高調，很多人參與，既然入大學搞活動，就要搞得大。她同意國事的基礎和空間很闊、多元化，國事學會本身就是一個「小中央」，給她很大的空間去搞活動。另外，根據麥東榮「估計」，由於來屆候選主席袁耀清長得「很帥」，亦是吸引范卓雲上莊的原因之一。

莊務 - 談國事活動

「國事是一個正氣的學會」，這是包括麥東榮和范卓雲在內的很多同學的共同觀點。他們傾莊的時候就有個概念是做國事與做學生會中央非常接近，一開始就有一堆前人留下的各樣活動和組別，如學術班和交流團，而國事學會作為一個「平台」，活動範圍可以說是包羅萬有，只要是與中國有關的就是幹事的空間，在組織上配合其他幹事和會員去推動自己有興趣的活動。與其他學生組織比較，ICA其他屬會皆專注於一個範疇，活動的模式便有所限制。范卓雲曾傾過「三蛇莊」

(編按：社會科學學會)，但院會系會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是院系內同學的聯誼，她還是覺得國事較適合她。

那時候國事有很多幹事及會員，要他們聚集在一起，就要搞很多活動。范卓雲作為內務副主席對此深有體會：「在國事學會裡，人與人的關係是最重要的。幹事們都認同宗旨，故此能充份發揮組織的動員能力。」那時幹事的工作就是想一些活動出來給會員一起去做，亦隨時有二三十個同學來參加幫手。在活動模式方面，他們是看著李紹基當主席的第十二莊(1983/84)為藍本再擴充，上一莊只搞了一個交流團，他們就要搞兩個交流團來超越，不單籌組了石家莊交流團，更搞了一個滬港四大交流團，接待上海同學來香港考察，總之就要比前人更勝一籌。這一莊幹事可以說是幹勁衝天，加上當時國內改革初步成功，香港回歸令同學有了解中國的需要，國事學會適時填補了一個香港大學的空間。



(兩人攝於1985年石家莊交流團(北京部份)八達嶺長城上)

當時主席袁耀清著力推動發展，不斷去鼓勵幹事們搞活動，發揮了很大的影響。「每個月都有活動出」，麥東榮坦承做得很辛苦，但也很開心，「那個時候沒有甚麼推深推廣的問題，又推深又推廣不就行了？」。結果當然可以想像，「做餐死。」麥東榮說。而范卓雲亦憶及那年出了七至八期《國風》。他們指出，由於當時主要關注的焦點是改革開放下內地經濟、社會以至政治的巨大轉變，因而也忽略了臺灣、西藏問題。

學術 - 求知欲使然

我們常覺得「老鬼」的學術水平比我們好得多。麥東榮和范卓雲認為，幹事們自己對認識中國的求知慾最重要，由於要到內地進行交流，幹事也要對中國國情了解，方可得到對方人員的重視。在迎新的時候，研習班是一項主打的活動，由幹事自己親自帶研習班，如由主席袁耀清帶近代史研習班，這時候，幹事們就必須真的要下功夫去充實自己的中國知識。麥東榮找出了當時的數份內研討論大綱，從內容可見，這些內研並不是由資深幹事單向的「授課」，而是一起討論問題，還要在討論之前各自思想一番，真叫我等後輩汗顏。

交流、關懷、奉獻

除了幹事自己「鋤料」外，一些老鬼如張家敏和中國問題專家如陳文鴻博士(現在理工大學任教)亦有協助內研，這段時間的密集式研習對他們起了很大的影響，可以說為他們的中國知識奠下了基礎。

這一莊留下了一件很重要的資產《三十六年家國》，一套講述中國現代歷史的幻燈片，且後來增編成為《四十年家國》錄影帶。共和國建立五十年了，國事甚麼時候會續寫這部家國史呢？

國事在人生留痕

麥東榮和范卓雲在國事精彩過，親手搞過活動，才有衝擊和成長。他們認為搞活動令他們學會如何與人合作、組織一群人去做事，這樣有能力搞更大型的活動。麥東榮在落莊後更參加了學生會的工作。當然，國事人對比其他莊的幹事的特色，就是建立了一個有關中國的知識和如何與內地人交道的認識基礎。

當然，最重要的收獲，筆者相信，是他們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天下有雪，國事有情

張長亮

(編者按：本文摘自《國風》一九八七年第三、四期(合編)，作者為國事學會十五屆(1986/87)時事及外務組秘書及十六屆(1987/88)主席。本文主要是講述十六屆幹事會的經歷，讀者可從中領略到國事人的獨特性與犧牲精神。)

這裡有一群人，為了八個中學生能夠初步認識中國，貢獻了半個暑假。

這裡有一群人，為了抗議公安(修訂)條例，為了爭取八八年立法局開始有直選，在眾學界「領袖」的一致睇淡下(還有一部分「積極不參與」)搞了個「學界爭取立法局民主化遊行集會」— 又名學界三二二大行動。

這裡有一群人，為了不甘京港交流團因為一封在上團前十日才從北京發出的電報而失敗，先後派了一個普通話不精的國事主席，和兩個欠下大筆功課債的籌委，抱著孤注一擲的心情，遠赴京師「講數」去。雖然最後交流團仍是敗了，但他們卻贏了氣節！

這裡有一群人，總喜歡搞「運動」，越是能夠捲入更多同學參與及關心國事便越是高興。為此，他們搞論壇、大辯論、大字報、電影週、專題班、到學院、舍堂巡迴演講、出《學苑》稿、做問卷調查……

這裡有一群人，有法治常識，卻沒有法治精神。為了被禁止在 Assembly Hall(學生會禮堂)踢波，他們與學生會有關人仕吵鬧了一個通宵。

這裡有一群人，雖有抱怨但已習慣了頻密而漫長(動輒六、七小時)的會議。他們的光輝成績是一年來二十多次幹事會從沒有流會紀錄。

這裡有一種精神，叫犧牲精神。

這裡沒有「忍一時，退一步」的情懷，因為他們絕不相信，亦不留戀於一剎那的「風平浪靜，海闊天空」！

這群人正是十六屆的國事人。

交流、關懷、奉獻

我們常被外間人喻為愛國者、熱血青年，又或憨居、自討苦吃；對於這些人的嘲諷，我只可回答一句：感謝你們加強了我們的信念。

「我曾深愛過」總勝於「未曾深愛已無情」！

年前，我有幸在杭州得睹雪景，直被那如漫天飛絮的雪勢所吸引。雪止，大地白了一片，有如一塊鏡子，任何污黑皆會被它照得原形畢露。

雪，洗滌過後，再遭踐踏。

香港沒有雪，港大沒有詩，國事卻有情。天下有雪，國事有情！

十六屆國事學會主席

張長亮

第五章

民運的衝擊

(1989-1992)

(第十八至二十屆)

一九八九年初，經過兩莊人的努力，國事舉辦「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論文研討會」，邀請大陸和臺灣的大學生到香港跟本地大學生切磋，為促進兩岸交流出一分力。其時各地媒體均對此作出報導。然而，意料不到的是，在研討會落幕後大陸因悼念胡耀邦逝世而觸發民主運動，不久「六四」事件的發生令形勢急轉直下，內地與香港的交流幾近完全中斷，令國事人感到前路茫茫。面對失落與迷惑，國事人在繼續關心大陸情勢發展的同時，將目光投放至臺灣和香港本身，舉辦了訪臺交流團、中港關係探索等活動，在逆境中繼續尋找方向。

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論文研討會

轉載：《明報》、《聯合報》

(編者按：由國事學會舉辦的「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論文研討會」，為兩岸三地首次同類型的大專學生學術交流活動。研討會由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至六日，為期三天。出席代表包括大陸的復旦大學、臺灣的國立臺灣大學、香港的香港中文大學及東道主香港大學(國事學會十六屆出版組組長邵家昌代表港大出席並發表一篇有關中國人民解放軍過去十年的改變和挑戰的論文)。是次研討會引起各界關注，三地媒體均作重點報導。讀者可從這三篇分別摘自《明報》和《聯合報》的報導了解研討會舉行當時的情況。)



圖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陳文嘉(右)、港大的劉永恆(中)及復旦大學的任家青(左)。

(摘自《明報》(香港)
一九八九年三月七日)

兩岸學生互交筆友 中文大學願做「媒」

三地學子冀下屆學術交流在台舉行

【本報專訊】台灣與中國的學生在不久將來會透過香港中文大學與對方展開筆友活動，三地學生都希望下一屆的學術交流能在台灣舉行，港大的陳明峰博士指出，在九十年代香港便可失去作為中港台學術橋樑的作用。

昨日是中港台學術研討會最後一天，台灣大學學生會代表羅文嘉說，研討會結束後回台灣就會着手在台大宣傳與中國學生的筆友通訊活動。兩地會將徵求筆友的同學之資料寄往中文大學，由中大轉達給對方，以後通的信件也由中大代轉。

他在去年五月競選學生會職位提出的政綱中，提出舉辦研討會、筆友會及換刊物作為兩岸交流的方法。研討會及筆友會都已可行，唯有刊物交換，雖然台大曾分別將刊物寄到中國數所大學如復旦及中山，但都等不到回音，他問過復旦的同學，才知他們根本收不到。

他希望下一屆的研討會能在台灣舉行，認為台灣應該反消極為積極主動，對中國方面更加開放。復旦大學的任家青與港大辦研討會的范美帶，都表示希望下屆研討會由台灣主辦。

港大歷史系陳明峰博士指出，從今次的研討會看來，中台將來交流可能不再需要通過香港。第一是香港同學的普通話程度低，基本交流的訊息工具也掌握得不好，第二是學術水平不及台灣。他說，由於中國與台灣有共同的語言，而且可以交流的學術項目也更多，只要將來台灣政府開放一些，兩地交流的阻礙消失，便不再需要香港作為橋樑。

參加研討會的港方代表之一蔡子強也表示，香港的學術理論水平，實在低於台灣，這是由於在香港這個商業社會，學術風氣不盛，而香港的出版界也極少出版翻譯及評介西方學術理論的著作。

至於中國大陸方面今次說文的水準，他說也許由於學術禁區太多，學生不敢放胆評論，故此表現出來的水準較多，比較泛泛一點，而且較靠近官方的看法，少有學生自己的意見，相對起來，台大與香港學生觀點則較為接近。

復旦的燕爽則承認意見偏向官方，指出只是台灣與香港學生看中國的問題不夠深入而已。他與任家青都覺得今次的研討會中與港台兩地學生已建立了友誼，不過了解還不足夠，希望以後還有繼續交流的機會。在溝通方面燕爽認為與台大同學相近之處更多一點。

兩岸新世代 交錯同坐

。從何去何民人岸兩考思，通溝過透：嘉文羅 。的來北台從是說，詞台錯念：青寒任

記者江中明／香港報導

「中國大陸、香港、台灣論文研討會」，昨天上午在香港大學學生會禮堂開幕，台大學生會會長羅文嘉在致詞時說：「希望透過溝通了解，使年輕一代能思考到底兩岸人民需要什麼？何去何從？」復旦大學學生會主席任寒青則說：「我們都做過同樣的美夢，美夢使我們互相擁抱。」

經過昨天的相處，兩岸學生已漸熟絡，開幕式時交錯同坐，又同樣身著深色西裝，一時讓人分不清。

港大校長王廣武在致辭時，肯定交流有利於港、台及大陸這三個中國人社會的前途，同時對這次活動由學生自發組織一手擘畫，感到欣慰。復旦大學校長華中一的賀辭，由復旦學生會主席任寒青朗讀，台大校長孫震的賀辭，由復旦學生會主席任寒青朗讀，尚未收到。

港大學生會會長周永恆致詞指出，由於香港在九七得「回歸中國」，為了適應這種轉變，香港青年應更關心現況及了解他地發展，同時「中國」已走上改革之路，台灣、香港的經驗有參考價值。

台大學生會會長羅文嘉致詞指出，兩岸在國際舞台的歷史交流，常為國旗、國歌問題所困擾，此次由學生自主來辦，卻沒有這種問題，說明三地站在平等地位共同籌畫此事，特別是這項活動是由台大學生會發起，有別於台灣過去較消極的態度。他認為，兩岸新生代無上一代受到固定的意識型態編織，透過溝通，可思索兩岸人民未來所需。

復旦學生會主席任寒青對羅文嘉所說由台大發起似乎不太苟同，致詞時首先便強調這次論文會是三校「共同期待、共同設計」。接著他陳述這次交流是大家「美夢所願」，彼此因為有共通性，所以才能促成，也因為仍存不少差異，所以才更需互相了解。只不過也許是稍微緊張的緣故，他在唸稿時，把前天復旦學生匆匆從上海趕來，說成了從「台北」而來。

開幕式後，隨即召開的記者會中，三校領隊面對記者敏感的話題，都非常客氣地避開。好幾位台大學生對本報記者說，其實，復旦學生私下都滿自由派的。

(摘自《聯合報》(臺灣)
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

明報 · 1989年3月5日 星期日

王廣武在中港台論文研討會上稱 加強兩岸學生交流 港可發揮橋樑作用

台灣大學的領隊羅文嘉說，主客將來的是新一代，他盼望今次研討會作為開端，帶引新一代面全交流的風氣。上海復旦大學的領隊任寒青亦表示，希望藉今次交流帶來彼此更多的交流與更大的了解。

今次研討會上所互讀的論文，三地有聲結果出版，中國與台灣的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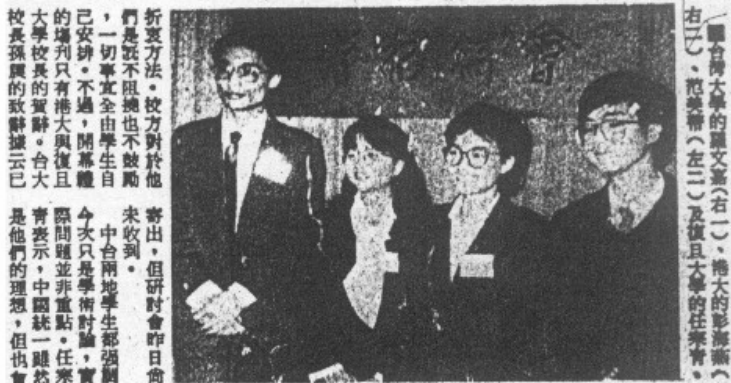
「本報專訊」中港台三地學生的交流活動，日復增加，而且香港可擔負起主辦這類活動的角色。

中國大陸、香港、台灣論文研討會昨日開幕。港大校長王廣武致辭時表示，中港認識彼此的活動已開始了好幾年，但中港的溝通起步較遲，而香港處於海峽兩岸中間，具有各方面條件去發揮橋樑的作用。

研討會的籌委會主席范崇光表示，參加的單位有港大、復旦、二成五、年舉辦今次這樣的論文研討會，而據聞香港兩專上學院已準備舉辦同類的交流活動。

此外，大家已有辦筆友會的構想。

(摘自《明報》(香港)
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



圖為台灣大學的羅文嘉(右二)、港大的彭海彥(右三)、復旦的任寒青(左二)及復旦大學的任寒青。

尊重對方的觀點。百姓雜誌總編輯胡菊人說，要中國統一，三地的意識形態與經驗要互相補足，今次三地學生研討會未必會擦出火花，但畢竟開知識分子一起交流社會發展經驗之端，有助日後達到統一的共識。

為中國尋找出路

受訪者：潘小濤

採訪：邵家昌、Katy

整理：Katy

(編者按：潘先生為國事學會十九屆(1990/91)交流團團長，現為《蘋果日報》中國版主任。)

從旁觀者到主動參與

潘小濤當了報章中國版記者及編輯約整整九年，能長時間緊守工作崗位，在重重關卡中左穿右插，而且從沒有轉行的念頭，使人相信他對中國的感情應該是從小開始孕育，然而事實剛剛相反。一直以來，小濤對中國的感覺原來不大，但云云歷史事件中，最能打動他的是五四運動，這場波瀾壯闊的愛國運動數十年來感動了亦影響了很多人，中國的命運從此與很多顆心緊緊相扣，不過，對於在中五時首次踏足中國，在長城睡過，遊歷過頤和園的小濤來說，要肩負起這個美麗國度的前途，實在是遙遠又沉重的事，自己根本未夠資格，因此角色只是個旁觀者。

六四事件影響至深

但這個角色很快就經歷蛻變。八九年民主運動浪潮來勢洶洶，當時還是中七學生的小濤，獨自前往北京，臨行前就只有他的一位同學知道，如此堅決為的只是要見證歷史。八九年五月下旬，小濤終於踏足天安門廣場，親眼目睹學生們絕食情景、分發物資情況，又處身人群當中聽演講……縱使身份是個旁觀的香港學生，事實是他已走進了歷史之中。後來因家人擔憂，小濤於六月二日回港，沒想到鎮壓隨之發生。六四事件帶給中國人極大的傷痛，它所引起的震盪也是巨大的，當中有人選擇一走了之永不回頭，也有人從此與中國連成一體，不能分開。潘小濤是後者，當年的他也有上街，激情過後，努力的目標很清晰 – 為中國尋找出路，六四不但促使他加入國事學會，對他事業及人生取向也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透過交流增進了解

沒有六四，不知道自己對中國的認知原來一片空白，一九八九年，剛巧又是大學生涯的開始，適值敏感時期，國事交流團去



(潘小濤及其妻陳淑婷攝於臺灣交流團)

不成大陸，改到臺灣，小濤是團員之一。翌年，他當上團長統領三十多位同學到東北交流，再次將視野放於中國大陸土地上。小濤深信交流是了解的第一步，於是選擇籌辦交流團，怎知工作一開始，問題即接踵而來，由決定主題、地點、到落實節目的具體安排，籌委之間，經常擦出火花，這個過程，加上校園內其他活動的經驗，及整體時局的發展(如東歐變革)，對小濤的衝擊都很大，使他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同時也令他體會到遇挫折時不要輕易放棄的道理。

經歷了最冰冷的交流團

一九九零年的交流團，是國事學會有史以來最冰凍的交流團。在正值寒冬的十二月，走到嚴寒至極的東北地區－哈爾濱、大連、北京，那種寒風刺骨的感覺，小濤依然記憶猶新－三十幾人擠上了沒有暖氣的冰冷列車，唯有互相依偎取暖，手指頭像凍僵了，任人穿上再多衣服褲襪也無補於事。不過，交流的目的總算達到，東北學生沒有想像中般嚴肅、保守，彼此都沒有為討論的內容設下禁區，



(攝於東北交流團(尾二排左二者為潘))

雙方甚至不避嫌疑談六四。然而叫人最感觸的是到北京踏足天安門的一刻，團員都忙於找子彈孔及坦克車痕跡，但人民英雄紀念碑仍未解封，整體氣氛凝重，叫人心情也很沉重。交流團結束了，回望過去知道其實可以做得更好，不過就當是一種經驗一個回憶吧！透過這個紗窗，總算揭開了這個神秘大地的一個部份。

了解中國切忌以偏概全

如果上莊是認識中國的一個開始，那麼這十年間專跑中國新聞的堅持就是對理想一個義無反顧的實踐，小濤一入行即做前線記者。在風高浪急的時局裡奔走，政治地雷太多，記者工作非常辛苦，很多時候甚至差點身陷囹圄，叫太太尤其擔心。這麼多年來，中國發生的事，水災、空難、克林頓訪華，或者走到外國訪問民運份子如柴玲、王丹，他都一一記錄過了。越多接觸越令他發覺中國的醜陋面很多很廣，而且國家太大和有很多解決不了的問題，但大家卻急切期待國家盡快富強起來，這一點著實叫人很無奈。現在，小濤離開前線崗位，轉移到大後方做編輯工作，這容許他從更宏觀角度檢視中國的問題，他發現對不熟悉的事物和人很快便會失去興趣，所以認識中國是大前提，以開放的態度了解中國是唯一方法，現在的大陸已是一個多元化的體系，每個地方都有各自特色與習慣，變化很快很大，很難一概而論，看中國切忌以偏概全是他的經驗之談。對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朋友，小濤樂意跟大家來個分享與討論。

雪泥鴻爪

吳思朗

(編者按：本文摘自《國風》一九九一年九、十月號，作者為國事學會十九屆(1990/91)主席及二十屆(1991/92)去屆幹事會代表。本文反映了八九民運後國事人在思索「中國往何處去？」時的迷惘心情。)

拿起了筆，不知怎樣寫。「上莊一年與落莊的感受」，腦裡就只有這幾隻字。此刻，就如翻掉了五味架般：百般滋味在心頭。事實上，自己從未想到要從中理出一個頭緒來。畢竟人每天都要面對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每天都有新的感受。過去的就由他過去吧；死去的靈魂是不應防礙著活人的生活。無奈，人往往會主動地把幽靈從沈睡了的回憶中喚醒。在這一點上，充份證明了自己也是人的一份子，也許，這是唯一值得安慰的。

一年前的考慮，現在仍印象難忘。上莊，是基於一個信念，相信自己在國事可有一番作為，相信國事是適合自己的，自己必有所得著；是基於一份期望，希望能透過國事，令更多同學對身處的社會，對血濃於水的祖國多一份關心。一年後的決定，更是記憶猶新。退任，是基於對自己的了解，「學而後知不足」，以往對中國的了解太膚淺了(其實，對香港的認識亦不足，更遑論是中國呢!)，實有潛心修煉的必要。退任，是基於一個信念，相信每個人在不同時刻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從不否認，上莊是使命感作祟，此刻，一切已告一段落。自己需要時間整理自己的裝備，等待另一個使命的來臨。

上莊，是基於一個信念。

退任，是基於另一個信念。

畢竟，理性的背後，都有著信念的抉擇。

一切的分別，就在於信與不信。

「中國往何處去？」好一個老問題，一個歷久常新的問題。是這個問題，縈繞著多少赤子之心。也是這個問題，把不同時代的中國人連繫起來。政治改革，經濟市場化？文化的改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兩條腿走路」？孰先孰後？誰是誰非？唯有歷史作證。

香港，有學術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因此，我們不用擔心「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必怕睡「牛棚」，亦不用上「五七幹校」。但除了政治運動、政治鬥爭外，我們對中國的認識又有幾多呢？香港眼看中國，其他角度下的中國，

又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西方的薛西弗斯與中國的愚公，本就是同道中人。或許現代的中國，就是缺少了薛西弗斯和愚公。可哀的是，即使在山坡上為薛西弗斯吶喊的人，也是寥寥可數。可悲的是，愚村的村民卻走往他鄉。

中國 — 十年一亂，一亂十年！？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趾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或許，這一年內在國事所留下的足跡，很快便會被時間所淹沒，但這一年的國事生涯，卻肯定地留在我的生命裡，永不磨滅。



(27)



(28)



(29)



(30)

圖(27)：「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論文研討會」開幕儀式 (1989)

圖(28)及(29)：研討會舉行情況 (同上)

圖(30)：王賡武校長出席研討會 (同上)



(31)



(32)



(33)



(34)

圖(31)：八九民運時在香港參與學界「五·四」大遊行的情形 (1989)

圖(32)：十七周年會慶 (在 1989 年 6 月 3 日晚舉行)

圖(33)：「六四」後到中學宣傳民運信息 (1989)

圖(34)：臺灣交流團 (1989)

第六章

重拾龍情

(1992-1997)

(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屆)

雖然「六四」事件已事隔數年，校園和社會整體仍對內地冷感。與此恰好相反的是，大陸經濟雖間有波動仍持續快速發展。發展民主與民生孰先孰後成為每年新莊諮詢大會的「必修」課。而在政經範疇以外，國事人採取多元化策略，舉辦不同主題的活動(如環保、社會文化、少數民族)，務求提供更多題材讓同學參與，從而踏出認識中國的第一步。為配合上述方向和適應幹事人數下降的趨勢(由以前每屆平均十多人到低於十人(如廿一屆只有六人))，國事於廿二屆時再次進行改革，龐大的「五組架構」終結，代之以較精簡而具彈性的新架構。

國事與我何干？

袁月興

(編者按：每當迎新時份，國事刊物中一個常見的文章題目是「國事與我何干？」。本文摘自《國事會訊》一九九二年七月號，作者為國事學會廿一屆(1992/93)交流組組長及廿二屆(1993/94)去屆幹事會代表。從文中讀者可瞭解國事人如何「曉以大義」，引領「新鮮人」關心國事。)

「既是國事學會的現屆幹事，你對中國應該是挺關心的，是嗎？」我想了想，中國事務和我的關係，並不止於此。

在中國大陸渡過半個童年的我，對「中國人」這一身份並不陌生。當我翻閱歷史，掀到十年浩劫文革時，我痛心中國人的沉淪；當我在電視直播中，看到中國女排把美國隊毆羽而歸時，我高興得連吃飯也忘掉了；當我走在百萬群眾中吶喊，揮拳，究竟那難言的焦灼，欲湧的眼淚到底從何而來？我們和中國遙遙相隔，但內心深處卻有一絲模糊的感情牽引著。

認識中國，豈只是感情的抒發？九七回歸，這是無可推諉的現實，中國和香港的關係日益密切，已達唇亡齒寒之地，但是我們對香港，對中國那個謎一樣的政權，認識又有幾多？始終在回歸的路上，若我們切實地面對中國，探討在這過程中切身面對的中國問題，這有助我們掌握時代的命脈，而「功利」點看，中港關係息息相關，或者可以置諸不理，嗤之以鼻，但政治是「埋身」的，在個人生活和事業層面上，一定有影響，所以，要掌握資訊，了解中港形勢，和它們中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對於我們這一群在香港土生土長，慣於接受殖民地教育的一群，這個任務是嚴峻的。

我們都忙，我們都有自己的生活，那有時間去處理這些事？筆者認為，我們既生活在這時代中，在這歷史的轉折期中，每個公民都有義務去理解身邊的社會時事，身為大學生，有較多的時間和資源，又相對地生活擔子輕省一點的時候，基於民族認同和回歸的事實，我們對香港，對中國的認識是迫切的！

過渡期中香港的社會風雲變色，而中國的問題之多及複雜，縱然窮一生精力，亦可能只曉皮毛，但是要願意踏出第一步，你會發現一個遼闊的新天地。

心仍未冷

受訪者：黃旭東

採訪：邵家昌、Noreese、Brian

整理：Noreese

(編者按：黃先生為國事學會廿一屆(1992/93)和廿二屆(1993/94)主席、廿三屆(1994/95)去屆幹事會代表、廿四屆(1995/96)學生顧問、廿五屆(1996/97)起出任顧問至今。現為國事校友會理事兼秘書長。)

大頭，廿一及廿二莊主席黃旭東是也，因其頭部比常人發達，故有大頭之稱。對於九十年代的國事人而言，大頭這個名字絕不陌生，他除了是國事至今唯一的兩屆主席，亦是少數仍活躍於國事新一代的「積極老鬼」。究竟是什麼令他十年來對國事仍抱著一顆熾熱的心？

我不得不自己找上國事房



(他就是大頭，其手中的紙扇為廿三莊所贈，上面寫有廿三莊各人的贈言)

「由於八月底才收到文學院的取錄通知，待回校辦入學註冊時，大部份學會的迎新攤位已結束，唯有透過 ICA(學社聯會)的小冊子認識不同的學會。」向來熱衷於中國事物的大頭被小冊子裡的國事學會所吸引，於是把填好的通訊便條投入國事的「白鴿箱」。但可能是幹事太忙的關係，很久沒有收到回覆，幸好開學後國事再在平台設置迎新攤位，於是便申請入會。然而過了好一陣子，仍未收到活動通知，「我不得不自己找上國事房，看看有什麼活動參加」。終於在不久以後，便被通知參加一個名為「失衡的中國」的研習班。談到這首個參與的國事活動，大頭記得到第三課時，除了三位該莊負責研習班的幹事，就只有大頭和中學同

學威記兩位參加者！但幹事們仍孜孜不倦地講解，其熱誠令他感受尤深，促使他答應上莊。也是基於一份對國事的熱忱，使大頭後來立志留在國事，連續當了兩屆主席。

只要大家互相支持，不各自為政，山頭便不是問題

兩年在國事裡，大頭經歷的還真不少。面對著只有六人(另加兩位去屆幹事會代表)的莊(編按：廿一莊為當時國事成立二十年來最少幹事的一屆)，從互不相識，到培養出默契，為國事廿一莊寫下豐富的一年。是六個小伙子的幹勁，也可能和大家均有著共同的宗教信仰有關吧！大頭認為，一班人在共同的興趣和信念下，向著目標努力，往往事半功倍。「幹事人數雖少，但相比以前，我們舉辦的活動數量絕不遜色，這除了是各人均發揮「小宇宙」外，主要是因為我們積極招募籌委協助籌辦各項活動，人數比去屆多，令有限的資源得以全面發揮。那時我們出版了許多刊物，記得在落莊時還有老鬼想跟我們拿一套留念呢！」這年的愉快經驗，讓大頭毅然放棄出任 ICA 會長的機會，在國事多留一年。也是這一年，大頭就著爭論多時的「山頭主義」問題，構思重組國事架構，取消幹事會內的「五組架構」，代之以較精簡和具彈性的幹事編制。然而，負責《國風》和交流團的幹事，仍會在幹事會外自組籌委會。大頭表示，提出架構改革，是對多年來就架構問題的爭論做出適當回應，希望藉此幹事能清晰自己在莊內的角色，從而培養默契。「其實山頭的存在與否，並不取決於人數的多寡，也不取決於架構和職稱為何。莊內幹事各自負責不同的範疇的活動是很自然的事，只要大家互相支持，不各自為政，山頭便不是問題。」新架構自廿三莊起沿用至今。



(大頭和他的愛妻)

如非上莊，我也許不會拍拖

面對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回首過去，大頭坦言，參加國事的最大收獲，並非是籌辦活動的技巧，亦非對中國知識的增長，而是自己在做人處事方面的領悟和成長。廿一莊的包容，讓他在理性之餘，懂得體諒、坦誠、欣賞和關心，成長了感性的一面，不再獨來獨往。「如非遇到他們，我也許不會拍拖，繼而結婚。」大頭笑說(編者按：大頭的賢妻正是其廿二莊的莊友 - 交流組組長李淑珊)。選擇連任，縱使已有一年的經驗，面對著新的夥伴，其實是新的挑戰，尤其是廿二莊的十二人(連去屆幹事會代表)均有鮮明的個性，各自有著不同的價值觀、人生觀與世界觀，聚在一起，便是百花齊放，「這是更精彩的一年」。許多的爭論，迸發出更多的火花，當中如何相處、互相尊重、建立共識，令他學到寶貴的一課。

我並不擔心國事會缺莊

今日的國事無可否認不如當年強盛，但大頭相信只要突出自己的特色，提供空間和機會，帶領同學踏出認識中國的第一步，讓人知道其存在，國事就有持續發展的空間。他指出，今日的國事人應放下意識形態的包袱，要敢創新，不只是活動形式，主題方面其實可以更有突破和多元化。以當年為例，他們莊便曾探討過中國女性地位、青少年心態、成人和特殊教育、中國人的性觀念、中國社會怪現象等。至於難找新莊、不齊莊似乎是近年國事(其他學會亦然)常要面對的問題，然而，大頭卻氣定神閒地表示：「雖然有時會跟一些老鬼和新莊討論，但其實心底裡，我並不擔心國事會缺莊，就算當年四人幫倒台時出現信仰危機，國事都能安然渡過，相比起來，現在只是一時的逆境罷了。」他相信每莊縱然人數不同，都會舉辦一些活動，只要用心地幹，多些跟參與者交流，總會有人受到影響和感染，薪火相傳，將國事這個棒接下去。展望未來，他會投入於新成立的國事校友會的發展，期望建立新的平台，讓國事人在離開校園後仍能團結在一起，互相支持和關心國事，而他亦會繼續關心國事母會的發展。

國事點滴

受訪者：蔡培雅

採訪：Keith、大頭

整理：Keith

(編者按：蔡小姐為國事學會廿五屆(1996/97)內務副主席及廿六屆(1997/98)去屆幹事會代表，現任職教師。)

蔡培雅，二十五屆內務副主席。對國事所知不多，偶然經過迎新攤位，受那\$960的福建考察團所吸引，上團，上莊，籌備各項活動，以團長身份訪問臺灣，受高雄市市長接見，驚喜之外，更是人生一種體驗，一個挑戰。讓我們細看她的國事點滴。

蔡培雅參加福建考察團，原以為只是一般旅行團，對中國大陸亦所知不多，也沒有多大期望。但後來發現，領團的少春和 Irene 每晚指定的 e-會才是真正的戲肉，而國事人的認真和嚴謹令她感受至深。現在回想，每日的緊迫的行程已令人透不過氣來，晚上還要十一、二時開會，有些人頗有微言，一心只想吃喝玩樂卻要如此活受罪，但她卻樂在其中。「上團前知否如此安排？」蔡表現其一貫的自信和直率：「若知道還會來嗎？」她說當年也不過是胆子大，勇於嘗試，倒沒有想過最終會搞出什麼來。及後細味箇中情趣，一個星期的上團生活過得很充實。同學間交流溝通，討論了很多國內的人和事，亦首次訪問了一些政府機關和民間企業，印象深刻，但最重要仍是改變了她對大陸的感覺和認知。一直以來，她覺得大陸是污煙障氣，人民生活困苦，治安不靖、殺人以取其內臟的新聞間或有之，令她對這塊土地缺乏安全感和信心。另一方面，蔡培雅自言幼時喜歡中文史，六四時也有哭過，對這個國家很有感情，但現實的感覺卻是有很多很多窮人，他們因為窮，就連自己的血液以至內臟也要變賣，就像是一個十多年不見的父親，渴望見面卻又不願看他真實的一面，但此次福建團帶給她最重要的東西，便是能重新審視這位父親，這個國家。原來「為國」、「愛國」不一定要拋頭顱，第一次親身體驗到這個國家可愛和動人的一面。

由上團到上莊，蔡回憶起初是以福建團為骨幹，卻因大家對國事所知不多，復欠缺帶莊之人，慶幸有不少熱心的老鬼：邵家昌、大頭、阿杭、威記等的引導和「說教」，走了幾個圈子後，眾人開始走出困惑。傾莊、campaign、接莊，一連串的活動接踵而來。三月份，臺灣大選之際，海峽兩岸劍拔弩張，初以大字報形式發表聲明（卻因莊友們的保留，蔡以「國事人」署名，最終卻被《學苑》等指摘為「左傾」、「好戰」，莊友認為事態嚴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後只好「啞子

吃黃蓮」，轉移戰陣)，及後改辦論壇，邀請文灼非和魯凡之等人主講，頗獲好評。反思當日之際，蔡直言是心口一個「勇」字，知識上並沒有多少的基礎，或許這便是人生的成長路吧！



(廿五莊全家幅，右方第二排者為蔡培雅)

暑假期間，發生保釣運動，各院校國事一起相討如何應對，但因為其他莊友忙於各項活動，最後只好獨自披甲上陣，卻被各院校同學冠以「港大代表」之名，壓力很大。這也是蔡第一次與學聯中的一些學運高手合作。她記得曾有代表要求做一些較激烈的做法，例如燒車呔之類的事，其時剛好蔡的另一位莊友陸國偉在場，他提醒她於臺灣大選期間的「滑鐵盧」，加上覺得學聯

的作風有點偏激，最後還是選擇在港大校園內舉辦論壇和出版刊物。

任內最成功的活動莫過於「臺灣團」。蔡認為應歸功臺灣對辦方面配合很好，例如他們原計劃拜訪三大主要政黨，但因時間關係未能同時安排，故打算放棄訪問執政的國民黨，雖然對辦也是政府機關，但仍尊重他們的選擇，盡力解決一切疑難。最大的驚喜是能造訪中國史上第一位民選直轄市長吳敦義，感覺親善。但當日因臨時應約，團友們皆是「牛記笠記」，算吧，「是香港特色吧」！他們亦接觸了一些臺灣學子和民眾，他們對現在享有的政治空間十分自豪：可以選擇自己的市長、立法議員以至總統。但他們對大陸的感覺一般，正如自己上莊時的一些想法，諸如混亂，骯髒，對他們來說，「統一」是遙遠的事，打從心底並不願意。民風純樸，國家觀念比香港人要強得多。

通過與兩地官員接觸，她覺得兩者差異頗大。大陸官員一般比較自大，官腔之味太濃，覺得自己已經做得最好；臺灣官員則比較開放和有禮。她覺得這是見識和教養的分別。大陸官員給人感覺是比較冰冷，但臺灣人則比較人性化，親切和容易接觸。

蔡培雅希望，能有更多有責任感，願意承擔的人上莊，知識多少還是次要，抱負和責任才是重中之重。

仍是國事路

何麗施

(編者按：本文摘自《國風》一九九三年三月號，作者為國事學會廿一屆(1992/93)交流組秘書。在「六四」事件後三年，國事仍受社會對中國冷感的氣氛影響，上莊人數在二十周年時下跌至六人，本文作者就是其中一人。)

在主席宣佈國事學會周年大會完結的一刻，心裡突如其來一陣怪異的感覺——是失落？是不捨？是……？實在說不清楚。然而我的心裡明白產生這感覺的原因：我意識到一年(實際上只有十一個月)的國事學會幹事生涯已正式告一段落，「我真的落莊了」。

回想這三百多天的幹事生涯，走過的路似乎不少，而當中的許多甜、酸、苦、辣亦教人難以忘懷。在這三百多個日子裡，為了當初上莊的信念而奮鬥，心裡每天都是「國事」，想來也不簡單。早陣子拿著看著我們第廿一屆幹事會的會務報告，心底裡不禁驚訝我們少少六人(再加上兩位去屆代表)竟在過去的十一個月裡幹了這許多的事業。活動及工作量的多少當然不能作為衡量其質素及效果的指標，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都曾付出了不少。這一份厚疊疊的報告，既概括了我們一年的工作，亦包含了我們的心血、汗水，甚至我們的淚。每次想起這個莊，便不禁令我想到這六個小伙子似乎有著衝天的幹勁，亦使我為擁有這班莊友而感到自豪。

舊莊諮詢大會接近尾聲時，邵老鬼贈給我們的一番話，的確令我有點兒感動。我們的工作及籌辦的活動，不免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究竟能喚起多少同學對中國的關心，或能否加深有興趣的同學對中國的認識，雖然是難以評估，但我相信國事學會在校園裡的存在意義是肯定的。而每次看見這班新莊，心裡都有一份欣慰，一份珍惜。三年的大學生活裡，我能夠借國事學會這空間去學習、去鍛煉自己、去追逐理想、去作出小小的承擔，實在是難能可貴。

跨過大學門檻後不久，便參加了國事的活動，當上了籌委，然後是上莊、落莊。過程看似平凡，然而它卻充實了我的大學生活，更為我的人生帶來影響深遠的衝擊。



怪組織，奇怪人

第七章

主權回歸：探索新方向 (1997-2002) (第二十六至三十屆)

在國事成立廿五週年之際，適逢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同年，大陸「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去世，加上年前臺灣首次進行總統直選，標誌著「革命世代」的結束。然而，在大陸和臺灣各自朝新方向往前走時，兩岸關係卻因相互猜疑和價值觀的差異而處於危機中。而香港經濟因金融風暴和政策失誤而陷於蕭條，又不能藉大陸的強勢發展而得到改善，失業等問題更波及校園，令同學參與活動的熱情退卻。究竟中國將會往何處去？兩岸關係最終會如何發展？香港的出路為何？作為民族和社會的一份子，國事人努力為上述問題尋找答案。

風雨同路廿五載·九七國事展新猷

喬偉鋒

(編者按：本文摘自《風雨同路廿五載－國事學會銀禧特刊(一九七二至一九九七)》，作者為國事學會廿六屆(1997/98)主席和廿七屆(1998/99)去屆幹事會代表，國事校友會外務秘書。一九九七年為國事學會廿五周年，適逢香港主權回歸，無論香港和國事均踏入新時代，本文可作為對當時環境的見證。)

國事學會一向以引導同學認識、正視、深切關懷國家民族大事為根本，從而喚起同學們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對民族意識的認同感，以及對家國社稷的使命感。國事學會的精神，是在於對中國在情感上的熱誠和思維上的思考，藉著同學們的參與，思索一條國家民族發展的道路。這不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應有的責任，亦是我們一班知識份子、未來棟樑對中國應有的心。

回顧過去二十五年，國事的確經歷過幾許風風雨雨：七六年文革結束、平反；八十年代的開放改革；八九年的六四鎮壓；以及近期的小平辭世；九七年的回歸等。每一幕都是那樣震撼，而國事人的思想亦出現很大的變化：由剛成立的國粹主義，到文革結束時的思想危機，再到八十年代初的重新調整，至九十年代以後的活動為本的實際思想，時代的轉變使同學們對時事以至中國的認識不甚了解。與七十年代的學運相比，實是天壤之別。加上近年來國事在學術上的不振，對我們推廣中國文化是有一定影響的。只有努力充實自己，針對同學們對國事誤解的原因，加以改善，積極參與和推動一些社會活動，以提高同學們對國事的認識和了解，我們深信，國事學會將長留於港大校園內，為思索和見證中國未來的發展而努力。

今年不但是國事學會成立的銀禧紀念，亦是國事學會關心多年的問題－九七回歸－終於來臨。自一九八四年簽定中英聯合聲明後，香港無論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民生等各方面皆有顯著的變化。中港關係亦是浮浮沉沉，尤其在六四鎮壓後，香港人的「怕共」心態熾熱，移民、資金撤離等紛紛湧現。其後，中方大肆抨擊彭督的政制改革方案，使中港兩地陷入政治爭拗，口誅筆伐，港人對「一國兩制」等承諾表現憂慮。還有今天，距離回歸尚有百多天，我們應該抱着一個積極而樂觀的態度面對回歸。事實上，作為一個中國人，能親睹自己生活的地方重回母體，脫離殖民地政府的統治，是值得高興的。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對身處的社會有信心，對上一代的耕耘和下一代的生活而努力，承先啟後，這是我們應有的態度，亦是我們的價值取向。

時代在變，國事學會亦不斷在變。回歸後的香港，已是中國的一部份。但事實上，無論是政治經濟、抑或民生文化，兩地依然存在著很多的分野。「一國兩制」無疑是肯定和延續這些分野。文化是社會各方面的融和劑，但兩地在文化上的觀點和取向的不同，確實對香港人和內地人的融和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困難。統一是否就以「一國兩制」為終點站？我們認為：國事學會在回歸後，應以香港為基本定位點，再以香港人的角度審視中國和香港。但這並非以香港人的價值觀硬套於中國內，只是以一個更務實的角度看我們的國家，觀察兩地之間的融和與結合，了解在「一國」觀念下的「兩制」的問題。事實上，我們最關心的是我們的國家－中國。

我們希望，在未來的一年裡，不但能秉承國事學會的宗旨和傳統，而且開創新的局面。而在成功舉辦各項活動的同時，真真正正能感染同學對國家民族的關注，並為國事學會的將來而努力，這就是我們的願望。

鄧後、回歸、國事銀禧

一九九七年對中國大陸和香港來說是重要的一年，亦是國事人談論和期待已久的日子。該年二月，被稱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總舵手的鄧小平去世，大陸從此告別「革命世代」，進入「鄧後時代」。在緊接著的七月一日，英國在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統治劃上休止符，香港主權回歸中國。而該年亦適值國事成立二十五周年，對國事來說更是意義非常。因此我們邀請了三位廿六屆(1997/98)的幹事，談談當年的境況。

受訪者：

喬偉鋒 (國事學會廿六屆(1997/98)主席及廿七屆(1998/99)去屆幹事會代表，國事校友會外務秘書)

丘增琴 (國事學會廿六屆(1997/98)外務秘書(交流團))

黃秀慧 (國事學會廿六屆(1997/98)出版秘書)

採訪(以「---」表示)及整理：大頭

--- (問丘)記憶所及你是少數擁有「兩岸三地」背景的國事人，可否談一下你的背景？

丘：我是在大陸出生，在四歲那年跟著父母一起來香港。由於父母工作繁忙，不久我便被送往臺灣寄居在祖父母家裏，一直到小學畢業後才再回香港生活至今。

由於在大陸時年紀尚小，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後來在臺灣唸小學，在班上唱的是梅花、中華民國頌一類的歌曲，在家裡的電視和收音機也時常聽到，課堂上和周遭環境所接收的訊息都是中國統一的思想，很自然地覺得自己是中國人，而那時在臺灣裡其實也沒有什麼臺獨意識。不過臺灣是我腦海印象中的故鄉。

喬：回香港以後如何？

丘：雖然兩地的語言跟生活習慣都不同，但過了不久便適應下來。

喬：是否因為在臺灣的經歷令你想上國事莊？

丘：也不盡是。主要是因迎新時看到廣西交流團的橫額，被那吸引著，感到很有興趣，於是便參加了。剛好團長邀請我出任籌委會的節目秘書，繼後又被邀出任來屆團長，就這樣上了國事莊。

--- (問丘)你覺得「兩岸三地」的背景對搞國事有沒有優勢？

丘：可掌握一些臺灣人如身邊朋友的想法。

--- 跟其他莊友在價值觀方面有否差異之處？

丘：不覺得有太多不同。

喬：我想在交流時，本身的身份相對性格等因素並沒有太大影響。

黃：在考慮上莊時有沒有經過什麼掙扎？

丘：那倒沒有，只是一心想搞交流團，若不給我當團長便不幹了。
(笑！)



(丘增琴)

--- 由於早開始的關係，你們傾莊的時間相對較充裕，會否感覺鎮定一點？

丘：仍覺有很多不足之處。在諮詢大會上，雖然有莊友像說教式的嘗試詳細解答問題，最終我們仍是被「鋤」的體無完膚。(眾笑！)

--- 諮詢大會前後有否轉變和影響？老鬼在諮詢大會上的「高談闊論」會否影響你的思維？

丘：覺得有很多事情需要去認識，因此開始內研，但過了不久因莊務

而停下來，最後無疾而終。而老鬼的意見給我多一個觀點來考慮問題。

喬：莊會上我們會多花時間討論，但開會時間因而變得冗長。

黃：在思考問題時參考老鬼的意見。但當時大家的思維都傾向保守，可能是對事件認識不足所致。

喬：認識不足等諸如此類其實都是藉口，明哲保身而已。說到影響有兩方面：「心」—指良心、承擔、關心、認同感、對學會的根；「深」—指對命題的深度認識。

黃：談到認同感，很多國事人除了莊以外還有其他如學業、工作等的考慮。

喬：現今大學生或多或少會受到校園「大氣氛」的影響，其實校園是社會的縮影。

--- 舊莊有否告訴你們上國事莊是什麼一回事？

丘：有說過，但跟其他一些人的反應不同，我聽了以後並不覺得恐怖。舊莊團長跟我講了很多有關交流團的事情，覺得很有趣，便「立志」要當團長。記得在新莊營時，有一部份是要每個人寫上自己想做的職位及就每個職位推薦人選。我毫不猶豫的在表格填上「外務秘書(交流團)」，但有人卻「不知好歹」的推薦我當「主

席」，(喬點頭承認是他所為!)要是真的話我便乾脆不上了!(眾笑)

黃：作為團長，我想必有很多感受吧!

丘：從籌備到上團時被堆積如山的工作壓得透不過氣來，無暇冷靜思考，更遑論檢討。到落團以後，坐下來回顧這段經歷，覺得有很多不足之處。最主要的問題是覺得交流團多年建立下來的模式有很多「框框」，因為有很多資料和先例可援，自然地便跟著去幹。當時的主題是農村現況，我們想作多些實地體驗，但跟對辦討論時，受到很多限制，經多番討價還價後，仍不能按原來構想到一些地方，而在農村亦只住了一晚，覺得確實不夠。

黃：倘若可以的話會不會選擇其他模式?

丘：必定會，這亦是我自己在落莊後的一年搞了另一個團的原因。(編按：丘曾於一九九八年(落莊後)伙同其友好自行籌辦另一個團到內蒙古作生活體驗，行程共十二天，回港後出版《藍天下的草原》一書，記述旅程經過及團員的所思所感。)

--- 會怎樣看待自己在莊內的角色?

丘：以做好交流團為第一優先，其他事務會盡力參與及支持莊友，但

當有時間衝突時仍會先幹交流團的。回頭看，這正是老鬼常說的「山頭主義」。當然我亦有參與莊整體的活動和工作，盡責地去做，但其實我並不是有太大興趣。

然而，當時幹事會因著此情況作出了安排，令每個小組/籌委會除了負責幹事(組長)外另有一名幹事協助，加強了莊內的溝通。

--- (問喬)那身為主席的你如何協調莊內的不同工作?

喬：我會先看各活動/小組的大體方向，了解其人手、資源、籌劃等情況，然後再與各幹事深入討論。雖然我是主席，但其實每一位幹事都是領袖，大家處在同一台階上。我會放手讓莊友發揮，而自己則只管「大路」的東西，協調與仲裁，並盡力做到不偏不倚，讓各人專注己事之餘，亦要令大家了解其他莊友的情況。

--- 你剛才提及的「大體方向」意指什麼?

喬：說到底「方向」這個東西很難清晰地用言語描述，或許說包括主題、關注的重點、思維模式等。由於這些東西在不同的活動中必定會有差異，很難有絕對的標準，因此我著重在討論過程中互相分享，鼓勵大家各自探索，然後在學會整體活動上作出協調。因為我從不覺得自己有足夠能力說服莊友接受自己的觀點。(笑!)

所以我主要是在行政方面給予指引。我想重點在各人的責任感，要令大家知道在有自由度之餘亦必須要有同等程度的責任感。

有時莊友間會出現一些爭拗，主要是處事手法、對事情的輕重緩急、價值觀等的不同，其實十分正常。幸好在人事上我們甚少出現問題，或許是性格和溝通技巧上互補所致，尤其是要坦誠，如有一次全莊參與學生會辦的「鄧後」活動，我由於本身已有要事而沒有出席。在接著的幹事會會議上，我感覺到大家對此事的不滿，但最終只有一位莊友說出來，其實這非常重要，因為年青人不免會有菱角，很自然地會因此而導致不滿，但一定要說出來，這樣才能知曉大家的想法。



(左為喬偉鋒、右為黃秀慧)

丘：「大方向」確實很虛無，摸不著亦看不見。(笑！)

--- 一九九七年是國事廿五周年，先後發生了鄧小平去世與香港主權回歸等大事。在這大環境下，這

些事情有否影響到你們的工作和活動？

黃：「九七回歸」是我們全年計劃的一部份，我們在回歸前夜辦了個討論會，而「鄧後」、及順帶一提的「國殤之柱」等事件的跟進活動是由學生會策劃，我們莊全體主動參與。

丘：那年可能由於大陸跟香港均十分穩定，因此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喬：由於莊本身已有全年計劃，我們亦專注地按既定計劃去做，受外圍因素影響不大。但回想起來，我們對「鄧後」、「回歸」等事件缺乏充足回應，其實可以做得更好。

黃：自己對「鄧後」、「回歸」等沒啥感覺，也許當時年紀小吧！（笑！）

--- 你們好像出版了一本國事廿五周年特刊。

黃：是。在初籌備時沒有很深的感覺，反而在看見老鬼的稿件後感受良多，如老鬼回想他們那時在大是大非下的熱血和全情投入，相對地自己那時氣氛卻冷淡了不少。如在一次莊會上我們草擬一份有關八九民運的聲明，最後經討論後用字變得十分保守。

丘：原本構思出版這本特刊是有點「為搞而搞」，心想國事廿五周年無論如何也要幹些事。

喬：那時也覺得沒啥特別，記得由於時間緊迫，還曾想過用手寫代替打字，最後因各人自覺字醜而作罷。(笑！)

黃：因為不懂中文打字，還要用手寫板，寫得手也累透。(笑！)

喬：當時大家都很新嫩，心裡一腔熱誠多於對國事有何深刻感受，主要是自感有些事情「應該去做」，做完以後才反思當中的深層意義。

黃：銀禧會慶那天有很多老鬼出席，十分感動。反而到了回歸前夜，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最後只選擇一起看電視直播。

--- 在銀禧會慶時聽到老鬼的分享有何感受？

黃：感覺到自己跟老鬼的那份承擔感有很大不同。在自己的年代裡我們比較傾向關注現實生活發生的事情。十分欣賞一些老鬼可持續地對國事有一份承擔與關心。

喬：自己之所以在落莊以後繼續關心國事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些老鬼的感染，想盡一分綿力，慶幸莊友們亦在背後支持我。

--- 會否因看見老鬼的承擔而感到有壓力？

喬：不是壓力，而是受其感染，令自己更投入，亦以身作則，使莊友一起投入。

--- 你又如何界定自己的老鬼角色？

喬：在當去屆代表時有些失敗，不自覺地把新莊拿來跟自己的莊比較，想將自己所謂成功的經驗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

卸任去屆代表以後，走向了另一極端，處於被動狀態，不會主動接觸新莊，而由他們自行決定何時需要尋求老鬼協助。成立國事校友會的原因亦在於使老鬼能在獨立於母會以外的新平台發揮所長，使以新莊為首的母會和以老鬼為主的校友會能各自發展。



(三位莊友熱烈對談)

黃：老鬼的角色可多作心靈和經驗分享，並絕不干預新莊內部運作，應以感性而非實務性的方法交流。

--- 上國事莊對往後的人生有何影響？

黃：感覺很微妙，在生活中經常會想起老鬼的經驗，如他們在工作崗位上如何為中國做少許事情。上國事莊令我開了眼界，沒想到會有一班人如此有承擔和熱誠。

喬：會多看書，充實自己。當大家在一起時會談論交流，互相感染，是一種精神上的支持，亦感染身邊更多的人關心中國。

丘：覺得上莊一年很充實，當中遇到不同的人 and 事，豐富了人生經驗，亦促使我在落莊後自發搞了一個交流團。

喬：上莊的經驗給予我一份推動力，驅使自己思考、關注和正視一些問題，如國殤之柱、六四等。

--- 最後，大家有何寄語？

丘：我會繼續支持母會和新莊，當受邀時會參加活動，如他們有發問時會盡力解答，最重要的是國事不要「摺」呀！（笑！）

喬：以香港為出發點，毋須太多不著邊際的意識形態，要實在的關心和參與，盡情利用國事這平台去發揮、反思、自我成長，好好珍惜時機，而重要的不在成敗而在過程。

黃：其實很多大學生對中國事務都有興趣，因此國事應該有「市場」，但要避免太著重實利(如經貿)，宜多作探索。希望新莊能用心去幹，全情投入，享受每一刻！

老總的鬼屁

呂珠玲

(編者按：作者為國事學會廿七屆(1998/99)出版秘書及廿八屆(1999/2000)署理出版秘書。本文摘自《國風》一九九九年一月號，讀者可從中窺見一九九零年代後期的國事人面貌。)

如無意外，這將我最後一期當老總擔大旗的《國風》(編按：其時作者還未被委任為來屆的署理出版秘書)。過了一月底的 AGM 和 EGM 以後，我便徹頭徹尾地成為老鬼。話又說回來，「老鬼」這個名目著實討厭，「鬼」已經夠嚇人，還要多加個「老」字，說到底人家也是芳華二十的青春少艾。

既然榮升老鬼，鬼屁也是時候放個痛快。上莊一年，有許多話要說，本來該放在「編者的話」或是甚麼位置的，然而我的無病呻吟太多，還是自己另闢天地，自創空間吧！

看著候任新莊的初步形成，我是欣慰和感動的。欣慰的是港大校園裡仍有一班傻仔上國事學會，感動的是從他們身上看回從前我上莊時的一份衝勁和熱誠。但，上莊不是一件易事，上國事莊更甚。這一年來，我對會的付出不多，但也希望能與你們分享丁點經驗。老鬼們倘發現胡謔亂湊，尚祈包涵。

上國事學會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瘋起上來可真是拼了老命(否則大家也不會一落莊便嗚呼成鬼)。面對資源稀少、人手不足、知識乾塘又能力有限，最要命的還是工作完成了以後知道的人有幾多。最記得出版第一期《國風》，為了增加來稿，我自己用了個筆名在徵文篇又投了一篇，倒像是稿源不少似的。第一次搞六四研討會，參加的人只有一個，還要是一個 mature student。你不禁問，未來的社會棟樑哪裡去了？

面對這種困境，初上莊時的狠勁和抱負很快便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也許在這個非常時期，會送來莊友們一點雪中送炭的寒暄問暖，令你重振雄風。但請緊記，面對問題的是你，最終解決問題的也是你。不要期望你的莊友一定要施以援手，大家都是他媽的倒霉，能夠各安其位已巴不得求神拜佛，誰還有閒情來一擔肥糞挑上身？總之是一句記之曰：是不能也，非不為也。

當面對自己幹不來，其他人又不認同之際，你已經是竭而衰，衰而竭。有一陣子，大頭看著我這個衰樣告訴我，我們不是為別人的認同而活。如果是有意義的事，何不堅持信念，咬實牙根衝過去？在最心灰意懶的時候，信念便是支持你撐下去的精

神支柱。想清楚自己怎麼挑了國事學會，然後手抄一千篇再貼在四周當眼處，在失意和迷茫時用來作苦海明燈。

隨了信念，還有承擔。我們的人生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抉擇，亦慘遭一次又一次的被「昆」。選擇你所愛的，然後愛你所選擇的。也許到頭來才驚覺昔日的一個錯誤決定，但好歹也是自己選擇的，何不瀟灑豁出去？何況當日大家曾許下承諾，怎能為了一己的情緒問題，如此丟下老大一個爛攤子臭馬桶讓人善後？如廁後沖廁，不是為了向人交代，而是向自己負責任。

再想深一層，以上所談的何止是上莊的道理？作為一個成年人，我們何嘗不是要認清人生目標和方向，對他人和對自己負責任？踏足社會的時候，我們會面對更多未知的挑戰，就藉著上莊的機會，好好磨練自己。三年過後，你必發現自己有所得著。

弊傢伙！響屁越放越臭，也是時候停止。最後，僅叮囑未來新莊如廁後先沖廁後洗手，臨行時掩上廁門。好好享受這一年。Enjoy your 莊 today！

我的日記 – 北京之旅

Sylvia

(編者按：本文原載於二零零零年八月《國風》迎新號，作者為國事學會廿九屆(2000/01)時事秘書。本文是作者於該年暑假參加北京考察團的旅行日記。)

六月八日 天陰有雨

現在已是零晨一時多，身處於正駛向北京的列車中，團友大多入睡，圍繞身邊的就只有 Joe 的打鼾聲和火車開動的隆隆聲，隆隆．．隆隆．．．也像我現在起伏不定的心情。雖然自己關心中國，但對於一個向來享受至上的典型香港女孩，中國大陸從不是我旅行的選擇，即使每當告訴別人身為國事學會幹事卻從未踏足國土免不了有一點尷尬，卻怎也戰勝不了對廁所骯髒、沒有冷氣、滿街小偷的恐懼。既然這次是國事的考察團，只好硬著頭皮上路！明天便到達中國首都北京，我應持著甚麼態度呢？是生活的磨練？尋找國家情懷？了解中國國情？甚麼也好，希望北京的廁所不會太骯髒吧！

六月九日 晴

踏足國土，給我第一個的見面禮是華北平原的乾旱。從火車的窗口遠望，只見一片泥黃，河床赤條條的露出裂痕、農地只有零星枯黃的植物，生活在這兒的人民能怎樣過活？天災絕對是中國的頭號難題，不過又有哪個地方沒有天災？我不是地理學家，不懂得水利工程的困難，只記得有報導說國家水利局內的官員又貪污了數億元，這個政府怎麼搞的？

六月十日 晴

今天終於做了好漢，到長城一遊，不過所付出的汗水與腳力足以一個月不用做運動了。來到這個中國的象徵，沒有甚麼「中國如何偉大」的感覺，反而想到人民在中國從來都是卑微，當權者的一聲令下，多少千萬人要賠上生命，還得要為所謂的「國家犧牲」而驕傲。還來不及培養讚嘆國家偉大，卻先感到國家羞恥。晚上到了西單一逛，走進唱片影音店，找不到正版 CD、VCD，沒有想到中國的知識產權觀念薄弱至如此地步，中國加入 WTO，要改革的何止經濟層面？

六月十一日 晴

今天是特別的一天，特別的不是地方，是主觀的心情。

今天零晨四時我們到了天安門看升旗，還高人一等的站在城樓上飽覽整個天安門—六四慘劇的現場。仍堅持六四需要平反的我對於這個期待已久的地方絕不陌生，但當親眼看到就在咫尺的血案現場卻又是如此平靜，站在我們的旁邊是一班小學生，應該是接受愛國教育吧，看到他們肅然起敬地觀看升旗，自己不禁閉上眼默哀，這群活潑的小學生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嗎？

六月十二日 晴

今天晚上與歡迎我們的人大(編按：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談了一整晚，除了他們的真誠和熱情是始料不及外，其他的也是預料之中：甚麼「國家已為我們做了很多、中國還沒有發展民主的條件、臺灣是我們的」……不得不讚嘆中共的思想教育及宣傳機器之成功！看見阿柱跟他們爭辯得面紅耳熱，我倒覺得沒有甚麼，或許是多一個角度而已，不知人大的學生與我們交談後又是否多了一個角度來看自己的國家呢？希望如此。

六月十三日 晴

今天是觀光日，大家的印象是北京(應該說是中國)正在轉變中，這一轉變卻不知是好是壞？當看到中外聞名的古蹟只是賺外匯的旅遊區、當知道因從前有很多王府而取名的王府井大街原來只是一個太古廣場，不禁懷疑中國決心城市化(可能只是西化)的同時，如何保留固有文化？

六月十四日 晴

今天的總結是 — 無奈。也許這亦是中國領導人的心情：參觀國企看到打撲克的工人、休息的生產線，理由是不生產比生產虧損少，肩負起社會保障的責任更不能說改革便改革，感覺是無奈。參觀高科技企業，發現公司為了節省能源，辦公室內暗暗的、亦沒有多大冷氣，感覺很諷刺。晚上的懲治腐敗講座更是無聊：任何人都知道中國貪污問題嚴重，但當「黨比法還大」，反貪能有多大成效？中國的改革應該怎樣走？

六月十七日 晴

現在是回港途中，之前還在誠惶誠恐的北京之旅已結束，沒有想像中的艱苦，反而比香港更享受，住宿是豪華的、食用是豐富的，我們一餐飯可能已抵得上北京人一個月的工資了，說來也慚愧。雖然未必能真正體驗北京人民的生活，但好歹也對中國國情、了解多一分，忽然發覺自己過去只有批評，卻沒有認真思考中國當今面對的限制。

七月二十三日 晴

應承了 Jennifer 交一篇北京之旅感想刊登於《國風》，回想起整個旅程，最大的感覺是沒有甚麼比親身體驗更有意思！無論是多快多準的新聞消息、或是何等深入的旅遊節目，都不及親身踏足來得真實。回港已有個多月，旅程的生活已變得模糊，不過由這個旅程而得的對中國的了解則越來越清晰。面對中國當前的困局，我不是民族主義者，說不出「中國於二十一世紀必定會強大」；我更不是政治家，想不出甚麼有效方法帶領中國走出困局(縱使犧牲其他人)；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深信由自己感染身邊人一起關心中國，並堅守民主、人權、慈愛和平等這些基本信念，也是對中國的一種貢獻。



MING

一片丹心



(35)



(36)



(37)



(38)



(39)



(40)



(41)

圖(35)及(36)：「相聚一刻」－二十周年會慶 (1992)

圖(37)：廿二周年會慶 (1994)

圖(38)：福建永定考察團 (1995)

圖(39)：湖北武漢交流團 (1995)

圖(40)：「臺灣總統選舉與兩岸關係去向」論壇 (1996)

圖(41)：臺灣「寶島現況考察團」，與高雄市市長吳敦義留影 (1996)



(42)



(43)



(44)



(45)



(46)



(47)



(48)

圖(42)及(43)：銀禧會慶 (1997)

圖(44)至(46)：一九九零年代的主力活動之一 – 「關注中國教育發展小組」(「教小」)到內地參訪的情況 (1990s)

圖(47)：四川交流團參訪成都中醫藥大學 (2001)

圖(48)：「國事人啊！國事人……」(國事人的寫照)

專題二

關注中國教育發展小組

過去十年，面對同學普遍缺乏興趣參與課餘活動的情形，國事跟其他學會一樣，嘗試發掘不同題材，務求引起同學的興趣。在眾多活動當中，「關注中國教育發展小組」(教小)可謂最成功的例子。由廿三屆時與希望工程合作到河南辦教育考察團，接著的一莊又繼續實行相近的模式，到最後發展成為國事的常設小組，教小的成立與發展實有賴各莊的共同努力。尤為難得的是，像以往的交流團一樣，每年教小都會培養出一班有心人，有的上莊為國事薪火相傳；有的留在教小，繼續推廣關注中國教育的信息。教小已成為國事持續發展的新基點。

中國教育問題與我何干？

廿六屆教小團

(編者按：摘自一九九七年香港大學浸會大學聯校教育訪問團匯報冊《望鄉·鄉望》)

問題：「中國教育問題與我何干？」

某某甲(理直氣壯)：「關我鬼事?!」

某某乙(搶著回答)：「新聞透視！」

某某丙(蒙在鼓裡)：「發生何事？」

或許…… 你會覺得中國教育情況與你無關

未必…… 你會深究內地教育問題

不過…… 作為中國人的你絕對有理由去了解、去發問、去認識、去探討!

畢竟中國的教育也等同中國的未來吧!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

她的未來絕對絕對

與你有莫大的切身關係啊!

還有…… 一點反思……

中國現時的教育有甚麼不足之處?

為什麼中國的農村教育會舉步維艱?

為什麼中國的城鄉教育會有這麼大的差異?

中國政府應該於教育事業中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社會主義教育對中國的人文科學啟蒙構成哪些影響?

中國未來的教育發展應該是先經濟後教育還是先教育後經濟?

有沒有第三個選擇?

我理想中的中國教育制度是怎樣的?

我了解中國的教育嗎?

我還可以做些什麼去加深我的認識?

我想……

團長的話

盧穎兒

(編者按：本文摘自二零零二年一月教育訪問團匯報冊《莘誨在黃土－莘非辛 誨不悔》，作者為國事學會三十屆(2001/02)外務秘書(教育小組)。本文簡要地概括了「教小」的抱負和信念，讀者並可從中了解「教小人」的心聲。)

一行八日的「寧夏農村教育體驗團」又順利完成，看見各團友開開心心地回港，確實令我放下心頭大石。這個籌備了一年的教育考察團，由策劃到上團，期間遇到很多不同程度，大大小小的麻煩及阻礙，但幸得各籌委的堅持，最後都能把這個團圓滿舉行。藉此我感激各籌委的努力和付出，亦希望你們能享受這個漫長的籌劃過程，保存你們對中國教育的熱誠。

誠然，這短短八天的旅程確實不能全面地讓各團友深切了解中國教育的情況。這個寧夏教育之旅希望讓各參加者有切身的感受，了解當地辦教育所面對的困難及局限，增加團友對中國教育的關注。故此，八日的旅程只是一個開始，若要改變現在農村的情況、讓內地偏遠落後地區的小朋友擁有最基本受教育的機會、讓外界了解他們的困難及情況，你們便是最好的渠道。只要有多一個人知道中國教育的問題，願意伸出援手並喚醒身邊的人對中國教育的關心。內地農村的小孩便有多一點的希望去改變他們的人生，讓他們衝破現有的局限，選擇自己的未來。

改變現今中國教育的情況確實是一條漫長而又艱苦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繼續堅持，喚醒更多人對中國教育的關注，內地很多兒童的結局將會被大家的努力而改寫。

「教小」的歷程

在九十年代成為國事重點發展項目的「關注中國教育發展小組」(簡稱教小)，源於廿三屆(1994/95)的河南教育考察團，及後各屆均有熱心的同學參與教育團的籌備工作，並於廿六屆成為國事的常設小組發展至今。在近年同學上國事莊和參加國事活動的人數均呈下降趨勢的情況下，教小的茁壯成長令人鼓舞。這次，我們邀請歷屆教小人齊集在一起，輕鬆地回顧教小的發展歷程與及當中的難忘片段。

受訪者：

胡翠萍 (國事學會廿三屆(1994/95)幹事會秘書(時事)，為該屆河南教育團負責幹事)

蔡可兒 (國事學會廿五屆(1996/97)幹事會秘書(外務)(教育小組)，曾參加廿四屆河北教小團，為廿五屆廣西團負責幹事)

陳凱恩 (國事學會廿六屆(1997/98)外務秘書(教育小組)，曾參加廿五屆廣西教小團，為廿六屆廣東團負責幹事)

唐穎安 (國事學會廿八屆(1999/2000)外務秘書(教育小組)，曾參加廿七屆廣東教小團，為廿八屆廣西團負責幹事)

曾嘉麗 (國事學會三十屆(2001/02)常務秘書及卅一屆(2002/03)去屆幹事會代表，曾參加廿九屆貴州教小團，並參與三十屆寧夏團籌備工作)

容樂其 (國事學會卅一屆(2002/03)資訊秘書兼署理外務秘書(教育小組)，曾參加三十屆寧夏教小團，為卅一屆貴州團負責幹事)

採訪(以「---」表示)：Keith、大頭

整理：大頭

--- 首先很感謝大家出席今晚的聚會。記憶當中歷屆教小人聚首一堂還是第一次。不如先說說最初是如何認識國事和教小，繼而上莊的？

蔡：當時其實參加了很多學會，但自己對教育方面比較有興趣，以前亦曾在社區中心搞新移民課程，剛巧有兩位中學舊同學亦有興趣，因此便一起參加那一屆的河北教小團了。

陳：入學後先後參加了國事和教小的迎新茶聚，當時國事人給我的印象很強烈，他們十分認真投入，感受到他們的熱誠，加上教育是自己的興趣，因此便參加了那年的廣西教小團。

唐：一年級是參加了廣東教小團，原因是團費便宜，(笑!)到農村亦是難得的體驗。上團時看了很多東西，認識了一班後來成為籌委的團友。由於大家都很支持我，便決定上國事莊。

容：自己是在迎新日主動到國事的攤位，經介紹參加了寧夏教小團，亦參加了一些國事的其他活動。在上團時親身考察了當地的情況，跟小孩玩耍，十分開心。落團後心想如由自己搞的話會更有滿足感，因此答應當教小組長。

--- (問胡)話說回來，據我所知廿三屆的河南教育考察團是經由希望工程協助安排的，那時你們是怎樣接觸希望工程的呢？

胡：那時因為希望工程的宣傳很廣，大家覺得想看看內地的教育情況，於是便寫傳真至北京的希望工程辦事處，說出我們的要求，很快便收到他們的回覆作實，目的地是河南。



(左起：胡翠萍、陳凱恩、唐穎安、曾嘉麗)

--- 有什麼難忘的體驗？

胡：跟希望工程辦事處聯絡後不久，有一天回國事房，我莊的主席說新華社文教部的人剛打電話來找我，想了解一下這次希望工程活動的內容，那是我初次見識到大

陸緊密的監察網。(笑！)

在團上，由於受希望工程的委託，我們特別留意當地學校是否把撥款用在教育方面，還記得在一些校園內到處都貼有一些諸如「錢是不可貪的！」的標語，可能是內地的宣傳特色吧。

蔡：讓我說說一年級參加河北教小團的情況吧。那年我們是去河北石家莊，那時是逢周六的下午上內研或普通話培訓，內研的要求頗嚴格，幸好一班團友都是有心人，互相勉勵支持。

在石家莊的時候我們由希望工程安排到一些遠離城市的鄉村探訪，當地的學校設施很落後，用的是簡陋的木檯椅，睡的是草床，以煤磚和柴作燃料。而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孩子們都很有生氣，認真地學習，縱使物質十分缺乏，亦能感受到他們快樂地生活。

那時各人各自負責不同的工作，有的負責做筆記或攝影，而團長則要在一次聚會中代表我們用普通話講話，那時一眾團員還通宵達旦查字典，在講稿上逐字標拼音呢。(眾笑！)

胡：果真沒有專心上普通話課，臨時抱佛腳啊！其實我自己也是，(眾笑！)幸好團員當中有一人懂普通話，因此我便順水推舟，在一次會議上讓大家互選一人負責講

演，接著便說某同學的普通話了得，「不如由他來吧！」，大家即舉手贊成。(眾人齊呼好橋！)

唐：我亦有相同的經驗。那時對辦在廣西蓋了一所新學校，在出席開幕典禮時，我被邀請坐在主禮臺上並致辭，真受寵若驚，幸好之前已事先準備了一份講稿以備不時之需，因此總算沒有出醜。(笑！)

蔡：還有一些補充。作為一名新鮮人，首次有機會深入內地接觸當地的人民，與他們討論一些事情如經濟與教育孰為重要，那份經驗十分珍貴。落團後，團員都肯定這次活動的意義，想繼續在這方面做些事情，於是來屆的教小籌委成形。跟上屆不同，我那屆的廣西教小團主力在考察和人才的培養，沒有進行籌款。

胡：其實你往上兩屆亦不盡是以籌款為主，而是想「薪火相傳」，貫徹國事「與同學一起認識」的宗旨。

蔡：談到貫徹宗旨，那時我們希望能推廣至其他大專院校，便想到辦聯校活動。後來聯絡浸大國事，為此教小仝人還直闖浸大，結果一拍即合！由於我們本身已有經驗和一套模式，希望能繼續以此模式開展，因此在與浸大國事合作的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和挑戰。

對於團員，我們可是很嚴格的「管」他們呢。

陳：(曾參加廿五屆廣西教小團)真的是呀！(眾笑！)

蔡：例如我們特意「捉」他們往圖書館找書本。(笑！)不過由於整個過程蠻順利的，對我來說倒沒有什麼驚喜。



(左為蔡可兒)

--- 可能是因為你已經有上一年的經驗所致。但團員的反應如何？

蔡：回想覺得對新人來說真的太嚴。但「組仔」(團員)的反應十分好，他們之間亦建立了友誼。

陳：那時真的很投入，由培訓到上團的所有活動我都有參加啊！(眾人齊聲讚賞！)

--- (問陳)到你當團長的時候，會否因教小已發展至十分完善而覺得順利？

陳：當初參加教小時由於本身已有興趣，加上看見教小人均非常有幹勁與投入，聽了他們的現身說

法，使自己要立志幹一番。當時最困難的是找對辦，不知從何入手，於是便翻閱電話簿，終於找到智行教育促進會作為對辦單位。智行方面的安排很細心，所以參訪行程都很順利。其實最重要的還是參與者的心，由於一班籌委都很齊心，彌補了資源方面的不足。此外，那一屆亦是跟浸大國事聯辦，我們走訪了很多人和機構(如程介明教授)，並安排了連串的聯誼和學術活動，主要是想著如何帶領兩校同學共同往同一方向邁進。我帶了一些上團時的相片來跟大家分享。(眾人雀躍不已!)浸大有很多靚女的呀!(眾笑!)大家一起跳舞、唱歌，十分開心。



(左起：唐穎安、曾嘉麗、容樂其)

那屆的廣東教小團主要是往粵西北地區，先往懷集，繼往肇慶，看了一些重點學校，雖然對辦很用心的安排而行程亦很順利，但印象反而不及廣西的農村深刻，因此行程安排其實非常重要。

最開心的是回來後到各學校作巡迴展覽，準備了很多展板，並由團員輪流值班。

--- (問唐)經過兩年的聯校模式，到廿七屆後又回復本身獨自辦的形式，你曾參加廿七屆的教小團並為廿八屆的負責幹事，可否說說你那時的情況？

唐：廿七屆那年去的地方是廣東，回來後一班團員很自然的成為來屆的籌委，當中我上國事莊成為組長，後來我們發電郵給全校同學招募組員，最後僅收到一位醫科同學的回覆，(笑!)於是廿八屆七人籌委成軍。

在迎新時出乎意料的反應熱烈，我們共收到六十份報名表，經面試後揀選了十多位團員。那時我們曾在莊月明文娛中心設置攤位收集文具，記得有一位女士帶領她的女兒到來捐文具，很感動。

廿八屆教小團的目的地是廣西，對辦是福幼基金會。經福幼協助找到當地教育局代為安排行程，而福幼亦有一人在當地提供支援。我們到達桂林隨即轉車往融水。第二天我們從杆洞鄉出發分頭到不同的村去，大家都覺得非常累，在當晚的匯報會上，對辦方面說往後數天的路將會更難走，加上當時天氣很冷，恐怕進村以後可能因山路結霜而滯留，因此勸說我們改變行程。此時有團員哭起來，她擔心如果進不了

那條村的話，恐怕在那裡等待的小孩會很失望。大家都很受感動。團員的上一心令我很鼓舞，決心要完成剩下的行程。這段經歷至今仍非常難忘。

胡：對辦的角色和意見確是非常重要的。由於我們是首屆，沒有先例可援，一切都是「摸著石頭過河」，而對辦就好比盲公竹。

唐：同意。作為團長，我要跟對辦緊密聯繫，確保一切均在掌握當中。幸好對辦與當地人民均熱情友善，盡力為我們安排最好的。

蔡：回來後有否做推廣工作？我想激發其他同學的興趣同樣重要。

唐：有。如同前幾年，我們出版了匯報冊，並到中學跟學生分享體驗、用電腦作簡報、製作廣播劇、辦展覽和籌款等。

--- (問曾、容)到你們的時候教小已有數年的發展，那時的情況又是如何？

曾：廿九屆是去貴州，而去年(三十屆)是去寧夏，行程一共是八天。在貴州的時候我們主要集中看當地的小學教育，而在寧夏我們除了看了學校之外，亦兼看人民的心態，並找了一所交流中心協助。那時我們想作城鄉教育的對比，並跟香港的情況作比較。

容：談到城鄉對比，其實城市人跟農村人的心態有非常多不同之處，主要體現在對生活的標準。比方說，由於他們從小便要打井取水，從來都沒有自來水，在我們看來是很落後，但跟他們傾談發現其實他們並不覺得有問題，而且樂於現狀。



(陳投入地講述上團經過，其他教小人細心聆聽)

曾：在貴州時亦有類似經驗。團員曾在晚上研討時爭論快樂與貧富是否有必然關係。

容：上團前曾有團員質疑教育對農民的意義，而我則反問他們是否了解農村的情況。在我看來，教育是對人的素質的栽培，我們在當地所接觸的人亦肯定教育對他們有實際幫助，開發了思維，使他們能學習新的耕種技術。因此如何作出評價首先要從基本概念和實際情況來談才有意義。

--- (問容)可否講一講今年教小的計劃？

- 容：今年的目的地是貴州。其實搞教小主要是希望同學從關心中國教育開始，進而關心國家民族，因此地點並不是首要考慮因素，不過參訪貧困地區對習慣都市生活的香港學生來說會有更大的衝擊。期望今年能從不同角度來看內地的教育發展。
- 胡：「透過活動維繫一班人」，令我想起一年級參加迎新茶聚時的一個遊戲，大家圍著一幅中國大地圖，當主持人說出一個省的名稱，大家要趕快在地圖裡找出正確位置並搶先踏在那裡，大家認識中國地理之餘，一眾男女同學們也「緊密地靠在一起」。(眾笑！)
- 蔡：其實近年來內地社會整體持續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加上外界已有很多機構和資源投入於教育上，我們要思考大學生關注中國教育的意義和角色，繼而考慮國事應否繼續把焦點放在教育上。我想教小的意義在於促成參與者內心的深化，上團的親身體驗能使參與者關注和正視中國的情況，使他們在往後能繼續關懷國家民族的發展。
- 陳：參與活動固然有好的影響，但投入活動的構思和籌劃工作，在過程中的種種對自己的衝擊更大，尤其是工作和待人處世上。
- 「令人與人之間相互激勵，建立緊密的關係」，教小在國事芸芸小組中似乎凝聚力最強，何以如此？
- 陳：也許是緣份吧，活動形式(上團)亦是重要因素。
- 就你們自己的經驗而言，上莊和教小的體驗對人生有何影響？
- 容：主題清晰，大家又是學生，對教育方面會容易投入。
- 陳：有很大很深的影響。上莊訓練到細心思考，上團時需要在變化莫測的環境下作出逼切的決定，自己在不同方面均提升了不少。此外，我亦學會了如何去激發一班人的認知和積極性，帶領他們一起踏出關心國家民族的第一步。由於國事有清晰的宗旨與方向，就是關心中國與中國人，我們要著重的是如何透過活動維繫一班人，令人與人之間相互激勵，建立緊密的關係，形成精神支柱，因此「人」的因素是決定性的。
- 最後，對未來教小的發展，大家有何寄語？
- 蔡：如果資源和人力許可，可考慮另外成立一學會，可能更有彈性，亦能避免會內小組間互爭資源。
- 胡：學生會屬下亦有一個名為「中國教育小組」的組織。其實該組織已發展經年，差不多跟我們教小同時出現，一起發展至今，可考慮合併。

陳：其實只是框架而已，最重要的還是「心」，就算教小本身已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只要肯用心去做，必定能有所突破。

胡：需要有心人的參與，從中汲取經驗，漸次改善本身質素，這亦屬大學教育的一部份嘛！但當然亦要考慮實際環境，如現時的學分考制，量力而為。

蔡：不管什麼框架，重要的是擴闊眼界。

陳：還可考慮搞交換生計劃。(眾人熱烈討論著！)

--- 「教小應往何處去？」可能大家都会有很多建議，相信要另闢論題才成。(眾笑！)今天很感謝大家的分享，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母會和校友會的發展，謝謝大家。

後記：

在座談會後，出席者還在互聯網上熱烈地討論著，大家對教小的發展前景都非常正面和樂觀。校友會亦正研究在內地推展教育和社區發展計劃的可行性。如果大家想進一步了解詳情，可與母會和校友會聯絡(聯絡方法詳見附錄)。

教小團歷年目的地一覽

年份	目的地
1994/95	河南鄭州
1995/96	河北石家莊
1996/97	廣西柳州
1997/98	廣東懷集、肇慶
1998/99	廣東陽山
1999/00	廣西融水縣杆洞鄉
2000/01	貴州紫雲
2001/02	寧夏固原、西吉
2002/03	貴州施秉

第八章

薪火相傳，邁進新世紀

(2002-)

(第三十一屆至)

過去三十年，國事的路向因應時局而不斷變遷。由最初的「左傾」思想，繼而「建設四化」、支持改革開放，到「過渡期」開始為主權回歸作準備，並探索民主與民生的發展方向和兩岸關係的出路。無論如何改變，國事人總是嘗試在急速變化的環境中找出有深遠影響的事情，向同學推介關注國家民族的信息。在回歸五周年的今天，香港正站在十字路口上，究竟應進一步與大陸融合？還是要保留自身的特點？兩岸關係是合是分？大陸怎樣才能永續發展？面對這種問題，國事人必然會像過去三十年一樣，繼續作為先驅，努力探索出路。

江山自有人才出

今年是國事學會三十周年。創會至今，國事經歷幾許風雨，得與失，喜或悲，過去的，我們緬懷；現在的，我們珍惜；將來的，縱未可知，然而，我們期望青出於藍勝於藍。讓我們細味現屆幹事的心聲，從中思考你我的國事路。

受訪者：

黃瀚文 (國事學會卅一屆(2002/03)主席)

傅健豪 (國事學會卅一屆(2002/03)內務副主席兼署理財務秘書)

高泳芝 (國事學會卅一屆(2002/03)常務秘書)

方凱燕 (國事學會卅一屆(2002/03)時事秘書)

容樂其 (國事學會卅一屆(2002/03)資訊秘書兼署理外務秘書(教育小組))

採訪(以「---」表示)及整理：Keith

--- 你們上莊最希望得到的是甚麼？上莊半年有否達到如期目標？

容：是想從活動中對中國多點了解。回首這半年的上莊生涯，一切工作按計劃展開，沒有太多的驚喜或意外，另方面亦可以說是向著目標進發。

高：沒有太大的分別，上半年雖然沒有籌備過甚麼活動，但因自己負責整理資料，過去半年從整理國事學會的資料中都學習到多點一有關中國的事情。

方：最初上莊是想學習多點東西，擴闊自己的視野，但上莊以後反而沒有期望中所學到的東西，倒是刺激了自己的思考，明白 commitment 的意義和重要。

黃：最初上莊是想搞些新活動，也因此有了搞學習團的想法。但現在想法變了，要較務實地努力而為。下半年會專注於各小組的活動，通過各種渠道帶引同學認識和關心中國。

--- 是甚麼令你們有以上的體會？在上莊的過程中？還是在 Soc 房中看到前人留下的東西？

黃：(去年)從籌備活動中雖已感受到對國事的一份執著，但直至上莊以後，漸漸明白到所謂的「國事人的角度」來審視國人和國事，更多的從整個中國的利益去思考事物。

傅：(問黃)甚麼是「國事人的角度」？

黃：一種出於對中國的關懷和愛護的心。

--- 國事學會的老鬼，特別在八十年代以前多強調道德感，對民族承擔也很大。你們上次的西安交流團經歷如何？抱著甚麼心情？有甚麼得著？

容：從西安團中我看到中國大城市的繁華，亦看到她貧窮的一面。例如在街上有小孩拉著你的褲袖，這是在香港一般新聞中報導不多的。而透過跟當地人民聊天，從他們的口中了解他們的生活概況。



(左起：曾嘉麗(去屆代表)、方凱燕、傅健豪、黃瀚文、容樂其、高泳芝、劉家儀(去屆代表))

黃：我看到自己的地方(香港)發達得多，以前期望國內同胞的生活水平能跟西方先進看齊，但似乎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即使從刊物看到中國最近又投資了多少的金錢在高速公路等基建上，現在才深切體會到中國的發展，特別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還需要很大的投入和時間。中國的問題實在令人頭痛。

--- 看到中國如此多的問題，你們有甚麼反應？

黃：覺得無法改變，可做的並不多。

--- 那身為國事人，你又覺得可以做些甚麼？當看到中國的問題很多很大，可以改變的卻不多，但又自覺有責任做些事情，心情會否很矛盾？

傅：我們可以利用國事學會為中國做點事情。要解決問題應先從認識問題著手。我們希望通過學會的活動，為同學提供認識中國的渠道，待將來有機遇、能力去解決某些問題時便能有足夠的知識作後盾。現在要積極推動同學多關注、了解中國的現況。

容：我們應以關心中國的角度帶領同學認識和探討中國的現況，我們的出發點是建設國家，解決問題。順帶一提，現在感到愈來愈多的同學的所謂認識中國，卻側重於自身利益上(找著數)。

傅：但我認為香港人在中國賺錢的同時，也能夠為中國解決問題，至少在創造就業，增加社會財富，最終亦達致改善人民的生活。

容：其實為國內人民謀幸福，可以從生活小節上開始。例如你在國內開工廠，你能提高他們對工業安全的認識和各種權利，又如對工業污染的改善，這已是關心同胞的第一步。

黃：我認為香港關心中國的機構或團體也不少，只要每人都能盡力而

為，其成就將非常可觀。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個人可以解決得來的。至於國事可以做些甚麼，我認為不應只停留於認識中國現況的層面，因為不夠獨一(unique)，跟其他學會沒有甚麼分別。現在的情況是太多的空談，其實我們的同學對中國不一定沒有認識，但卻缺乏實質的投入。國事應集中資源，做更多實質的事情。諸如協助宣明會作義工，能身體力行的為中國盡己綿力，已是很有意義的事。

傅：對！我認為辦些返大陸的團，身處國內，很自然感覺到自己與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的心連在一起。中國的事便是自己的事，大家同是黃皮膚黑頭髮，可以為國人出一分力，應該感到自豪和高興。

--- 國事學會已成立了三十年，你對學會的發展有甚麼抱負和期望？

傅：我認為以前的國事學會有很強烈的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和道德感，所辦的活動也集中在這方面。至於未來，我覺得國事可從經濟和民生兩方面著手，多舉辦些同學有興趣的主題，著重推廣方面。也不要受歷史包袱所影響，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創新的思維，吸納更多的同學一起認識和關心中國。

容：我認為國事學會發展離不開歷史潮流。火紅年代，國事著重愛國情操；六四過後，學會選擇了以

理性角度思考中國的發展和出路；九七回歸前後則更多的關注對國家民族的認同；現在，國事應投放更多精力和時間於經濟發展中所衍生的社會和民生問題。另一方面，我亦覺得大學生應具前瞻性：回看刻下最熱門的話題諸如上海與香港的比較，北京申奧成功，中國進入 WTO 等等。我們卻選定今年的主題為農業，因為它是支撐整個國家發展的重要命脈，是最基礎卻也是最薄弱的一環。

--- 同學大多以「國事=政治」來形容我們，可否說出有些甚麼活動是令你覺得國事具有政治性？

傅：法輪功論壇。

容：但我覺得法輪功應被視為一件社會事件，不一定如你所說的這麼政治性組織。

傅：提起政治我就只會想起江澤民、七一講話、美麗島事件等。

--- 有沒有想起政治就覺得「這不是好東西」？

容：我不抗拒政治，其實我覺得國事從本質上便離不開政治，社會上任何層面也受政治影響。討論政治不等於講權力鬥爭。中國教育發展也要看其他層面是否配合，而政治是重要因素。

- 黃：我覺得政治是黑暗的。但我明白社會上很多事情也離不開政治，政治的本質就是關於不同利益團體的關係和協調，涉及的範圍既廣且深。
- 迎新將至，你們如何推廣國事？怎樣定位？(編按：訪問在八月進行)
- 黃：國事一向予人以嚴肅、認真的態度審視中國、反思中國面對的困難和機遇。但我們亦要承認，同學對中國的感情和認同與我們所期望的還有距離。我們希望，通過不同的活動，多方面的角度，帶領同學認識和了解這個國家和人民。
- 今年將有甚麼活動？
- 容：教小將赴貴州，探討城鄉的教育差異。另外，我們亦希望通過出版各類刊物，刺激大家的思考，增進知識。
- 有擔心自己的前路嗎？近日「雙失青年」成為一種對青少年的標籤，成功與失敗，從其得與失中劃分出來，你們有甚麼感受？
- 容：不是太在意，現在應把握修讀大學的機會，努力學習，增進自己的見識和視野。
- 黃：Rocky(容)說得對，善用此刻光陰，鍛鍊自己，上莊是一個很好的經歷和磨練。
- 搞莊最大的困難是甚麼？
- 傅：愈來愈多的功課，緊迫的課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們的工作計劃。
- 高：我們的知識有限，想做的事卻很多。上莊之初，確實是低估工作量，高估自己能力。
- 黃：我們有很多的選擇，卻由於自己學識所限，自由的活動組合反而變成一種不知往何處走的困局。
- 國事架構的本質，便是有很大的自由空間給各人發揮。每個人都是 leader，通過各種不同的活動而吸引新人。國事要求各人有很大的投入感和承擔感，或許會令人卻步，但正因為要求程度高，各人能建立起對自己的信念、對學會的執著，亦因此而得以將國事薪火不斷延續下去。

國事留言心聲

摘自國事學會網站留言板

(編者按：近年互聯網已成為人們獲取資訊和交流信息的重要渠道。順應這一發展，國事學會於一九九五年設立網站，介紹學會的資訊和活動。及至一九九九年幹事會內更設立資訊秘書一職專責有關網站的發展工作。而設於網站的留言板更成為國事人和其他同學/人仕互相交流的園地。以下是一些精辟的留言摘錄。)

上莊伊始．．．

02/2/5...

新莊上任！！

我們會證明上莊找下莊的工作是一百分！！

02/2/22...

我可以俾一百個信心你地，你地會係一班好盡心盡力做野既下莊。有時候我雖然係有 D 微言，但係諗返轉頭，我做新莊又何嘗唔係咁？所以客觀 D 去睇，你地其實好好，好好．．．

不過一切都係果句，做得幾多唔夠你地識到一班好莊友黎得重要。

02/3/17...

我不敢說甚麼是應該不應該，

我亦不敢認為國事學會的前路應該如何如何，

我只是盲目地認為，一個大學生假若不好好想一下自己與整個社會的關係，

終其一世亦只會庸碌一生，這是最不願意見到的事，

社會上有太多的不公、太多的腐敗。

我願意年少輕狂的想像自己有些許能力改變自己身邊的人，

我喜歡中國這個地方，而中國這個地方對我的影響甚為深遠，

所以我希望可以為她做一點事，能夠用自己的熱誠去感動別人一起做事當然最好。

做事的時候，學習是過程中的 bonus。

我不認同老鬼們的做事手法(亦當然可能自己(不明白)他們做事的法則)

但我不質疑一個大學生，一個青年人對社會應有的承擔。

薪火相傳，邁進新世紀

當然有承擔固然是好。

沒有，我亦只好接受事實如此。

我們只可以感染別人(哈哈，但願我的感染力好一點便好了)！

閒話太多 時間太少 希望太多 失望更多

趁青春好發夢，菱角終會被年月磨去，氣燄亦然。

02/3/20...

臺灣壹週刊被拉了...

02/3/21...

最震驚的還是官方表明新聞自由有一定限制...

尤記得課堂上說過，自由其實不是想做甚麼便做甚麼，而是想不做甚麼就不做甚麼...

官方所持的理據是雜誌報導的新聞危害國家穩定，老生常談的課題又再迴響：究竟危害了當權者的執法仗還是所謂的大眾利益？為了所謂的社會穩定而放棄改善政府素質的機會又是否得不償失？我明白這樣的句子假設的東西太多，可是，對比假設社會不變代表最好，後者來得更荒謬吧！

02/3/27...

對於臺灣壹周刊事件，與電訊盈科裁員兩件，不知大家有甚麼看法？

02/3/27...

有關臺灣壹周刊事件，請到以下網站投票：

<http://pub2.bravenet.com/vote/vote.php?usernum=115138246&cpv=1>

02/3/27...

電盈裁員是為了公司的發展，可惜的是公司不把員工當做公司的一分子。

02/3/27...

嗯！最令自己震驚的依然都是在公司有盈餘下還要裁員...

02/3/28...

若他們是冗員，無論經濟好或壞，無論盈利有多少，裁掉他們是自然和應該的事只是經濟好的時候對他們 lenient 一點而已。

不過當然亦不能排除裁掉他們只為倒貼數名高層去吃喝玩樂的可能性。

02/3/28...

甚麼叫冗員？完全躲懶不做工作的，還是公司覺得不 cost effective 的員工？其實都不是質疑甚麼東西，只不過讀書讀得有點發神經，在 Hockheimer 所講的 subjective reason 主導之下，衡量所有事情都只會以手段的快捷與否來作準則，而事情本身的 aims and objectives 則不會被衡量……

所以我們不會質疑一間公司節減員工的目的(提高公司生產力)是否正確；我們只會著重衡量公司以裁員來提高生產力是否正確……哈哈！

錢就賺唔晒既……資本主義一流的地方是其促使人們有一個 false needs 同一股衝動去滿足不盡的「需要」。

02/4/5...

不知大家對近日來的中東事件有甚麼想法？

不希望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吧……

恐怖襲擊是絕望的呼叫呢……這算得上是霸權主義之下的犧牲品嗎？

02/4/5...

討論復討論，討論過後，我們還可做些甚麼？

面對中東局勢，我們除了留意它的發展，還可做些甚麼？

即使是當權者也未能改變些甚麼。

人類畢竟是渺小的……

02/4/6...

一份堅持，就是我們可以做的東西。

如果連這把聲音都沒有，世界就只會剩下一把聲音。人渺少，所以更加需要集合力量。看新聞報導，日本的學生會為了遠在中東的人民走到以色列的領事館外示威；我們不斷說地球村、全球化的時候，為甚麼我們的著眼點始終在於經濟，而不在人類的福祉？哈哈……我始終相信，社會是我們的，若果我們不去找一條新的出路，我們走的只會重蹈(編按：戰爭的)覆轍……

認識是第一步，讓同學明白問題的核心是第二步。

回應你說，當權者自應反省……嗯，我不相信當權者不知道局勢的發展，但令我感興趣的是，為甚麼明知局勢的發展還是要一面倒的去支持某方面？作為一個

薪火相傳，邁進新世紀

學生，在這個時候是否應該去讓大家知道政府的偏見？有些時候，壓力是來自民間的。

02/4/6...

關於中東問題的討論，我同意一位同學在學生會民主牆的留言。太多的歷史討論，反而要蓋過了我們所需的邏輯分析(兩岸關係同理)。昨晚我出席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紀念馬丁路德金活動，與會者借其非暴力理想討論現時的中東問題。對！歷史要追多遠有多遠，但非暴力這原則，應該放到最高，蓋過一切。

我們可以做什麼？我們沒法子如國際人士一樣，走到阿拉法的辦公室當人盾，但我們可以把這些面帶出來。學運之所以重要，就是它看到主流所看不到的。我不要出展板轉載那些反正都是來自同一間通訊社的香港報紙。我要整理當地人自己做的網站，帶同學用當地人的眼睛去看他們日復一日的真實生活。

我想這比抄史料扮專家有意義得多。

02/4/6...

有空看看《史記—項羽本紀》吧！

逼狗跳牆就要預左被狗咬，你可以為全村的安寧而打狗，做你的被咬英雄，但就不可乾埋怨被狗咬。

美國請大兵，說世上恐怖的人多的是；大陸請解放軍，說保衛祖國免受霸權主義的蹂躪．．．世界上有軍隊正是因為世界上還有軍隊。

牛頓第三定律：作用力=反作用力

安在家中看電視的時候應想想那部電視是來自剝削哪個國家而來的。到興漢道印筆記後應想想有多少棵樹倒下，幾十年後香港陸沈可不要埋怨溫室效應。

世界有對錯，只有因果。

02/4/7...

世界上有軍隊不代表這是合理的，不是叫大家不去想每件事的背後原因，只是當每樣事情都有其前因後果時能否三言兩語間便解釋清楚本人便很有保留。

我不相信有全黑或全白的東西，但我相信人總會有其觀點與角度或者自己的立場。再加上，既然你也知道每件事都有前因後果，而你又看得見其影響有多深遠，為甚麼不努力去向其他人闡釋好讓世界能減少剝削，令香港不會陸沉？既然找得到事件的前因，為甚麼不在不能承受的果前便敲醒在鐵屋中熟睡的人們？未試過，就不會知道人們能否把鐵屋的大門推開。

^ _____ ^

我是比較天真的相信這一套。

02/4/27...

A great training in committing yourselves to a chong is to build up self-confidence. Once you've tried your best, never blame yourselves for the outcome / quality.

It's totally unfair and unreasonable to expect you guys to reach the standard of a student major in politics and with experience. You may choose to hold either positive or pessimistic perspective. By choosing not to listen to those critical people with unreasonably high expectation, you'll be optimistic, provided that you all have tried your best and wholeheartedly committed.

Just trust yourselves, and go ahead!!

A few more words to add: **be frank to your chongmates!**

02/4/27...

•••十分贊同。上莊著重的是自我能力和團體生活的鍛煉，從而建立自信，認識自我。不要太計較成果，因為這會令你在實踐中迷失方向，要集中精神和不時作出反思。如何去理解和領悟上述這些，就得靠你們自己的實踐和跟莊友的互動了^_^

有時令我感慨的是，我們國事人縱使口裡說學習國事不一定要談政治，但心底潛意識裡和實際言行上都總會以對中國政治的熟悉程度來衡量一名國事人的「分量」夠不夠，甚或其對中國是否關心，是否有承擔等等。我想「多元化」才是國事的出路，亦是我一直的信念。•••當初從舊架構改革至現行架構一事，改革背後的理念就是「多元化」，即由各莊按自己著重的方向(如經濟、社會、人文、教育、政治、民族、農村、城市•••)來制定他們認為合適的主題，灌注入不同的小組活動當中，從而提供多樣的題材和活動形式給同學選擇。在架構改革後從實踐中不斷發展，交流團是很好的例子，而教小的成立更證明了只要肯去探

索，努力以赴，會發展出很好的成果，亦證明了關心中國不只有政治一途。坦白說，這些年來，國事所搞的活動除了對一些時事的回應外其實很少富政治性的東西，大家可看看，交流團有多少次是以政治為題目？《國風》又有多少期的主題是政治性的？．．．與其要求全部國事人都成為「中國政治問題」專家，倒不如讓每個國事人各展所長，在各自有興趣的方面或主修的學科深入去學習和探討中國的種種，例如你是唸中文系的，可以多留意和跟莊友分享有關中國文化與歷史的知識，如果是唸社會學的，可以嘗試用在課堂裡學習到有關社會學的理论來回頭看中國的一些問題，法律亦然，經濟亦然，就算是工程、理科、醫科亦然，嘗試把你學的與現實的問題融會貫通，那不是更有趣、更有意義嗎？何必令國事成為只是躲在房內空談政治的地方。

「理念」不只是關乎政治，而是多元化的，只是很多時人們很自然會把兩者等同視之(只要看看這塊留言板先前的留言就知道)。而既然是多元化，那我們又為何硬要拘泥於要把不同的問題定性，說這個是政治性的，那個是經濟性的．．．而因此選擇性的去區別看待。如果一件事的意義影響深遠，又何必計較它是什麼方面的問題，只要你們覺得必須要關心和了解更多，就去做吧！

“Be frank to your chongmates!” – 這正是我的心聲！「坦誠」正是歷屆國事人不約而同面對的「難題」。對莊友坦誠，就是對自己坦誠；對莊友作出承諾，就是對自己作出承諾；不能兌現自己上莊的承諾，不單對不起你曾經承諾過的莊友，對不起國事，最重要的是對不起你自己，有人說知易行難，其實是知難行易，為何如此？就是因為人太容易下結論，以為自己已經想得很通透，因而輕易作出承諾，到真正面對的時候才知道原來當初想得太簡單，這就是為何「知難」：我們要考慮的深入透切，認真討論，聆聽別人的意見，慎重的作出抉擇；「行易」就是指當作出承諾後，就要盡己所能 – Try your best，那麼就算面對困難也會勇敢去幹，做到最好。

“Be frank to your chongmates!” – 這不單只是今莊，而是所有國事人都要對此作出反思，希望大家看到這裡，都能夠暫時停下來，好好的回望，認真的反思自己．．．

02/5/7

今年教小團長：

目標一：跟小朋友玩的更高興！

目標二：令跟我玩的小朋友更高興！

目標三：令團友知道魚要在水裡游才高興！

純粹個人目標

02/5/7

上莊只需開心，當然你能在認知上有所得著一樣最好，千萬別把大義凜然的包袱加諸身上。

02/5/8...

大義凜然確是個大包袱呢！別輕易背上這個包袱啊！（不過，有時人們會很自然把這個套在國事人的身上，真是的，拿他沒辦法，自己心知就是了）

02/5/14...

兵者，詭道也。

現在香港大學明刀明槍將《孫子兵法》納入商科。

未修身就言兵，助紂為虐...

香港完了！

02/5/15...

《孫子兵法》在現今的工管學似乎是新熱點，一些跨國企業如諾基亞就曾重金禮聘專家向其各地區總裁教授《孫子兵法》。可能是為了中國市場吧！不過在中國深明《孫子兵法》奧義的不知有多少人？

02/5/15...

《孫子兵法》是用來對敵的，難道孫哥哥想看到我們用他的哲理對付同胞嗎？！

02/5/15...

問題是有些人並不認為對付敵人只是為了一己之私，而是為了對方好，想對方有進步，「拯救」其走出幽谷，云云。究竟是偽善，還是宏大的志向，只有他自己知曉。

02/5/17...

商場如戰場，拜孫子為師，以防被奸人所害。社會上人人都是奸人，董建華是個笨奸人，梁錦松是個大奸人，李嘉誠是個富奸人，跟孫子學習，以防被他們所害！孫子除了教人退敵外，亦有教人裝備自己，對一己應有所得著也。

惟香港之地，哪有深諳孫子之人？

02/5/24...

我始終都係覺得唔應該將魚撈上岸養。

在物競天擇的過程中，有多少犧牲品？一將功成萬骨枯！

有看雷霆救兵者，攻一個沙灘都死到咁嘅樣，在出現青蛙之前又有多少條魚魚去報到呢？

進步確是令人憧憬，但做一世魚魚又有何問題呢？
的確，有進步就有田雞粥食，更不會有人去食田雞粥。
游水可以過世，曉飛又係一世，係咪明明唔曉行路都要上岸才叫威？
牠要做青蛙是牠的事，勸牠做青蛙我就好反對。
路人甲對魚魚說：「做青蛙可以跳，可以食蚊，入水又能游，還不怕鯊魚怪的追捕。」

但他卻隱瞞魚魚：青蛙不可潛水太久、在陸地易著涼、更有可能被人捉去煲粥。
是甲哥哥無知還是卑鄙靠害，還是覺得寧願被人煲好過被鯊魚一啖過？
但是咁辛苦上水被人煲，不如自自在在游水，可能鯊魚又會來。

看不到明天很慘，看錯明天就更慘，給魚一個錯的明天就最慘！

02/7/4...

近年常聽說「**逆境**」二字，感到香港人真的很「逆」。每到長假，離境旅遊的人仍是那麼多，以往一年去4、5次，現在一年去1、2次，是為「逆」境；為了「漂亮」，「減肥」、「瘦身」（指身材，不是指裁員）整天掛在口中，並胡亂浪費食物，又花大量的錢光顧所謂「美」容院，「醜人多八怪」，突然發覺又重了半磅，「晴天霹靂」；吃不到魚翅，吃二十元的飯盒，叫「苦」連天……

尤記得敝人初到貴境，正值七十年代能源危機、經濟凋敝、民生極困……
越想越覺得自己不是香港人，而是生活在香港的「外星人」。

02/7/4

I share your opinion and I don't really think the situation of Hong Kong is really bad! (I mean the economy!) When I read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in 1960s and the news of other countries, I must say we, our generation are very lucky indeed! However, what I really concern is the resistance of Hong Kong people. It seems to me that Hong Kong is a free (still free at the moment) but fragile society. The Hong Kong's commentators were not idealists but pragmatists, and there was neither the arena for nor the interest in public discourse on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social policies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My current supervisor at Oxford (he graduated from HKU in 60s) has said, "Hong Kong society produces no diplomat, no military general, no international civil servant, no ideology and therefore no ideologue. That is as it should be for being a colony. Successful Hong Kong people aspire to be what they would be best at the mercantile princes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international scene."

I can say nothing but draw a sigh!

By the way, I've listened the song "Hong Kong is my home 2002 version" on RTHK internet radio recently... I can't bear it anyway! So horrible! I would like to the professional singers that song but not the politician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it's not their duty! They are not PRs!!!!

02/7/4...

既然進步了，倒退就是相對的「逆境」。

大家都會同意香港人仍然很幸福、富裕吧。

02/7/9...

談到「進步」和「退步」，我覺得，自七十年代下半期起，香港的物質(硬件)和市民的精神面貌(軟件，如 70 年代起的社運、學運、廉政、公民意識、文化水平、責任感等)是有明顯的進步。到了 90 年代，全民皆炒(尤其是炒樓)，讀書用功是無用，努力工作是呆子，市民的「軟件」大幅倒退。經濟逆轉了數年，依然如此，1998 發生炒史樂比狗而「擠提」香港的所有麥當勞，甚至「揮軍北上」，「攻陷」深圳的麥當勞，將漢堡包棄於垃圾桶，只取「好狗」，「可幸」偉大祖國的繁榮城市深圳有足夠的乞丐在垃圾桶中撿來吃掉，才不致造成更大的浪費。2000 年，一日內有 40 萬人上街排隊，爭買「Tom.com」的股票，一眼望去，男女老少，上下一心，不上班、不上學，為「炒」而奮戰到底。下一次的「炒」，不知又是甚麼新鮮的玩意？

作為一個害怕身材「肥胖」，追求「苗條」的社會，香港的「硬件」不是缺乏，而是過多，多得連容納一點「軟件」的空間也沒有。

「軟件」的倒退，才是真正的「逆」。

02/7/9...

I was fascinated by your discussion about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It recalled my memory on Harvard Professor Samuel Huntington's "the Third Wave" and the debat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vs democracy (which comes first... and 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 etc.)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the government was a super-imposed one - it was the mark of the colonial status. And now, the SAR government is still a superimposed one. The Hong Kong society is still vulnerable and subject to superimposition!! Some

薪火相傳，邁進新世紀

Hong Kong political celebrities are inherited from the mercantile tradition, they are “maintaining”/“defending” the so-called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at the expense of the fundamental public debate on the principles behind the social policy. Hang Seng Index becomes the indicator of everything!! The idealist is considered as a mark of old-fashioned stuff or stupidity!!

I wonder, the “software” is too soft to survive in this pragmatic-materialistic Hong Kong society nowadays!!

後記

以上只是留言板內的部份留言。如想親自留言或瀏覽留言板的內容，大家可經由國事學會的網站進入留言板，網址是 <http://www.hku.hk/css>。

第二部份

「繼往開來」

國事校友會的成立

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成立宣言

國事校友會籌備委員會

(編者按：本文摘自二零零一年三月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成立大典場刊)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至七二年一月六日，一群港大同學在民族情感的驅使下，組織大專學界首個內地交流團，並於回港後發起成立港大國事學會。二十九年來，縱使國事歷經校園內外的不斷變遷，國家民族的面貌亦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歷屆國事人均努力在校園內推動認中關社，與時並進，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與同學一起認識，尋求客觀分析，親身體驗，共同踏出第一步。

今天，雖然很多國事人均已畢業多時，投身社會，在不同領域裡各展所長，然而，國事人仍舊關懷國家民族的發展和國事的路向。基於這份關懷，我們發起成立國事校友會。

校友會的宗旨，與國事一脈相承，就是「一起認識、正視、深切關懷國家民族前途」。校友會的目標，是聯結國事人和所有認同國事宗旨的人士，延續對國家和社會的關懷，促進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深入了解，增進國事人相互間的友誼、交流和合作，以及支持國事母會的發展。我們希望，藉着舉辦不同類型的聯誼和學術活動，使校友會發展成為國事人的緊密聯絡網，並在學術方面得以提升。除此以外，我們亦期望把我們的關懷付諸行動，在社會、教育和資訊等方面展開工作，為國家民族的發展盡一分力。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刻，就讓我們再次聚首一堂，凝聚力量，弘揚國事的宗旨，讓國事的精神能在校園內外不斷延續，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籌備委員會

邵家昌、黃旭東、喬偉鋒、梁希倫、成學翔、蔡培雅、李莉、張鼎源、楊斯慧
二零零一年三月七日

國事校友會的成立與發展

國事校友會秘書處

成立緣起

校友會的成立源於一系列偶然的因素發展而成。

在踏進二十一世紀以前，國事學會已整整步過了上世紀的七、八、九十年代，當中經歷了海峽兩岸與香港的巨大歷史變化，國事亦在此急速變化的環境中不斷反思與發展。而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的歷屆國事人亦因此獲得了寶貴的人生經驗，為其日後的生活和工作奠下良好基礎。他們同時跟莊友建立了難得的友誼，在離開國事、離開校園後繼續互相勉勵，一起成長。

國事人都有一份關心國家民族的赤子之心，如能把他們的關懷之心與力量集合起來，必能成為一股擁有無限潛能的巨大力量，為國家民族、為社會、為國事與及為他們本身作出貢獻，繼往開來，貫徹國事「一起認識、正視、深切關懷國家民族前途」的宗旨。

國事人除了在他們各自的領域裡發揮所長，當中有部份人在落莊以後仍積極關心和支持國事母會的發展。在與各屆新莊的交流中，這些「老鬼」發現在一九九零年代，尤其是九七回歸以後，國事正處於方向模糊的十字路口，究竟要關注的重點是什麼？在芸芸學會中國事的價值在哪？面對會員數目日益減少的情況應如何因應？中國應往何處去？兩岸的終極關係如何？香港的角色又應如何定位？……其實他們本身亦沒有清楚的答案。因此這些「老鬼」便聚集起來討論，得出的結論是：作為對國家民族有承擔的大學生，每屆新莊將會繼續「薪火相傳」，為「國事往何處去」等問題尋找他們認為合適的答案；而作為過來人的「老鬼」，我們亦不應視落莊為終結，而應「繼往開來」，把自己的一顆關懷之心與在上莊和日後工作時所累積的經驗，在工作和生活，為國家與社會出一分力。而成立校友會，就是要建立一個平台，為國事人和一切認同國事宗旨的人提供發揮的空間，把點點滴滴的力量累積起來，投入於民族的永續發展，傳承認中關社的精神，使大家在忙碌的生活裡活得更有意義。

成立大典

為達到此一目的，這群國事人在二零零零年八月發起成立「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並組成籌備委員會就成立校友會相關事宜及成立大典的安排進行各項準備工作，籌委會的成員如下：

邵家昌	(國事學會十六屆出版組組長)
黃旭東(召集人)	(國事學會廿一及廿二屆主席，廿三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成學翔	(國事學會廿二屆文化組秘書，廿三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蔡培雅	(國事學會廿五屆內務副主席，廿六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喬偉鋒	(國事學會廿六屆主席，廿七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梁希倫	(國事學會廿六屆財務秘書)
李 莉	(國事學會廿六屆時事秘書)
張鼎源	(國事學會廿七屆內務副主席，廿八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楊斯慧	(國事學會廿九屆時事秘書)

經過七個月的籌備，藉著國事成立二十九年的機會，籌委會在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七日晚於港大研究生大樓餐廳舉行「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二十九週年會慶暨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成立大典」，正式宣佈成立校友會。由於在籌備過程中，籌委會積極與歷屆國事人建立聯繫，因此在活動當晚共有包括第一屆主席麥華章先生在內的八十七位國事人參與，為國事人近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集會。當晚除了見證校友會的成立和確定各項人事安排外(詳見附錄的校友會理幹事名單)，大會亦安排了圖片幻燈播放，讓大家在聚首之餘一起回望自己和其他國事人在這廿九年來的種種片段，重拾難忘回憶，盡興而歸。

一年來的回顧

國事校友會的宗旨與國事學會一脈相承，就是「一起認識、正視、深切關懷國家民族前途」。而校友會的目標有如下四點：

- (一) 支持國事母會的發展
- (二) 延續對國家和社會的關懷
- (三) 促進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深入了解
- (四) 增進國事人相互間的友誼、交流和合作

為實踐上述目標，在校友會宣布成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校友會秘書處在理事會(包括理事會主席、各理事、義務法律顧問與義務核數師)的監督和協助下展開不同方面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將校友會註冊為有限公司，並得到稅務局的批准成為認可慈善機構，有利於日後推動各項發展計劃。

在支持母會的發展方面，秘書處曾就兩會關係進行探討，並制訂內部手則，表明兩會各自為獨立組織，並無任何組織與從屬關係。當然必須肯定的是，校友會的理幹事與會員都是出身於國事，與母會在感情上有密切聯繫，兩會的宗旨一脈相承，理念亦相同，但不應因此而混淆兩會各自的獨立性，兩會必須在平等的基礎上交流，而校友會亦會在母會幹事會主動要求時提供協助。在過去一年多裡，兩會在各自的空間發展，並曾合作舉辦國事二十九週年會慶，而兩會幹事亦曾會面，增進了相互的認識。

在延續關懷和促進了解方面，秘書處曾舉辦了一系列不同形式的活動，旨在讓參與者增進了解和交流，包括座談會、講座研討、晚飯討論會及戶外遠足活動等，使參與者在鍛鍊和發展健康身心的同時，亦重燃他們關懷國事的心，促進其對各方面的關注與反思，做到「立足香港，關心社會，胸懷神州，放眼寰宇」。下列是校友會一年來的活動：

「繼往開來」：國事校友會的成立

學術活動

- 座談會 「八九民運－十二周年的反思」
「共評特首施政－香港特區前程似咁？」
- 講座研討會 「入世神話！？」
- 晚飯討論會 「九一一事件」
「臺灣立委選舉初探」
「中東局勢－回顧與前瞻」
「中國隊打入世界杯決賽週」
「回歸與問責」
「仙股、高官·之災」

戶外郊遊活動

- 郊遊樂(一)－荃錦坳至深井
- 遊船樂－東海穿洞
- 郊遊樂(二)－流水響、鶴藪水塘
- 郊遊樂(三)－愉景灣至梅窩－春光明媚半日行
- 郊遊樂(四)－香港第一靚景－西貢東之大浪、西灣
- 郊遊樂(五)－蒲台島奇石探勝

在校友會成為註冊有限公司及認可慈善機構之時，並藉著母會成立三十周年的機會，秘書處將於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九日晚在港大本部大樓畢業生評議會廳舉行「國事學會三十周年暨國事校友會周年紀念聚餐」，讓國事人再次聚首一堂，並出版這本紀念特刊，作為國事歷史的見證。

除舉辦活動外，秘書處亦承續籌委會聯絡歷屆國事人的工作，透過多方面的配合，與不同屆別特別是失去聯絡已久，被稱為謎一般的初代(一九七零年代)國事人取得聯繫，如前述的第一屆主席麥華章先生、幹事如梁一鳴先生、多半時間身在外地的第二屆主席李啟持先生、幹事如資料秘書黃鈞瑜先生、第三屆主席吳國豪先生、第四屆主席溫霈國先生等等，透過與他們的會面，讓大家對國事的早期發展有更深入的認識，亦透過所舉辦的活動，讓不同年代的國事人能彼此認識，促成交流與合作的機會。如在二零零一年十月舉辦的「入世神話！？」講座研討會，除了邀請專家學者分析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危機與契機，出席者更包括來自商界、教育界、銀行界等不同界別的國事人，一些從事教育工作的國事人更帶同自己工作學校的學生前來參與，形成多層次、多角度的研討，使參與者有更大的思想衝擊。

未來發展

總結成立以來舉辦活動的經驗與及收集了很多國事人的意見，秘書處正著手研究校友會未來的發展方向。一方面要發展成為連繫國事人的紐帶，另一方面亦要達成集合群體力量推動認中關社的目標。如何取得雙贏局面，需要深思熟慮與周詳規劃。經過一番討論，除了繼續定期舉辦戶外與學術活動，秘書處初步擬定一些新構想，其中個別已開始進行籌備和試驗 –

網站發展

在成立大典上，秘書處曾就校友會的網站發展提出建議，希望在傳統活動模式以外，另建網上資訊平台，使參與者能突破時空限制，無時無刻都能掌握最新資訊，溝通無間。現時校友會的臨時網站(<http://hk.geocities.com/hkuaacs>)發放最新會務和活動消息，並提供實用的網站超連結，方便瀏覽者尋找有用資訊。另外，秘書處亦發起成立「國事人大聯盟」網站(<http://clik.to/guoshiren>)，提供讓參與者發放與接收信息、上下載檔案、資料庫和相片、就特定題目發起網上投票、即時聊天室、訂立共用日程表、向其他「盟友」推介網站超連結等多向功能，而三塊專題「留言板」，包括「國事人大論壇」(<http://clik.to/chinastudy>)、「國事人互助社」(<http://clik.to/mutualsupport>)及「國事人交心集」(<http://clik.to/interflow>)，為國事人提供彼此交流心得的園地，相信假以時日，留言板的使用量必定大幅增長。而秘書處的最終目標是使校友會網站成為國事人最常瀏覽與留言的網站並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校園工作坊

此項目的形式類此國事曾舉辦的「中學生計劃」，旨在透過與學生互動參與的形式引起他們對中國事務的興趣。在題材方面，以參與此計劃的國事人各自的專長和興趣為主，通過具創意的活動模式及多媒體表述手法，把靜態的題材變得生動，讓參與者更投入，加深他們對命題的認識，促成對其思想的深化。主題實用和興趣兼容並蓄，初定的有旅遊、風物、民族概念、金融經濟、內地升學制度、臺灣問題等。秘書處會先聯絡從事教育工作的國事人並尋求合作，在他們的學校舉辦工作坊，最終推廣至其他學校，為國事培養未來的「接班人」。

郊遊樂

戶外郊遊活動已成為國事人喜愛的群體活動，為此秘書處計劃成立遠足隊，訂定路線，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時，激發參與者的內在潛能，提升耐力以挑戰自我，並建立國事人的團隊精神，長遠並會組隊參加如「毅行者」等活動。

內地教育和社區發展計劃

在跟一些國事人的討論中，發現不少人仍然對「上圍」和在內地搞活動抱有很大的興趣與熱誠，當中亦有一些現正在相關的機構工作。如能把這些國事人的力量和經驗集合起來，加上校友會作為認可慈善機構便於籌募計劃經費的優勢，把豐沛的人力和財力結合運用，在內地選擇合適地點開展長遠的教育或社區發展計

「繼往開來」：國事校友會的成立

劃，使國事人能為祖國作出直接和積極的貢獻

購置永久會址

鑑於近年來商業單位及商鋪的售價和租金不斷下調，有的甚至處於驚人的低水平，如能籌集足夠款項，可考慮租賃或購入一商業大廈單位或商場鋪位，以作為校友會的永久會址之用，提供辦公和會議的合適場所，使校友會的組織能更完善。

上述只是其中的一部份構思，此等計劃能實現與否除了財務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人的參與。秘書處呼籲所有國事人，希望你們能在工作之餘「重拾龍情」，為自己、為社會、為民族、為將來，貢獻一分力，一分光。



(49)



(50)



(51)



(52)



(53)



(54)



(55)

圖(49)至(51)：國事校友會成立大典 (2001)

圖(52)：校友會全體理幹事合照 (同上)

圖(53)至(55)：校友會舉辦的郊遊活動 (2001 - 2002)



(56)



(57)



(58)



(59)

圖(56)：交流團匯報冊

圖(57)：「教小」(關注中國教育發展小組)考察團匯報冊

圖(58)及(59)：《國風》及其他專題特刊。《國風》是國事歷史最悠久的刊物，其前身為於第三屆(1974/75)開始出版的《國事通訊》，至第七屆(1978/79)時易名為《國風》，最初為報紙形式，及後改為雜誌形式發行，每年出版若干期，內容包括專題探討、投稿、幹事感想、活動消息和匯報等。《國風》編輯室現為國事四個常設小組之一(其他三個分別為交流團、時事小組及關注中國教育發展小組)。

文章選粹

國事學會的成長

麥華章

(編者按：本文摘自《國事特刊(七二 - 七九)》，作者為國事學會第一屆(1972/73)主席及國事校友會理事會主席。本文是作者應第八屆幹事會的邀請為上述特刊而作，文中簡要地回顧國事的成立經過與早期的發展。)

時光飛逝，轉瞬間，國事學會成立已七年多。日前，國事學會的現屆幹事，邀我寫一篇關於國事學會成立經過的短稿，但由於事務繁忙，把此事擱下兩、三個月，至最近才能抽空執筆，草草成篇，加上是憶述七年多八年前的事情，而且是一管之見，錯漏之處，在所難免，請讀者們見諒。

記得國事學會成立於七二年初，但成立的經過，則要回溯至七一年底或更前一點的時期。那時，香港大專界已瀰漫著一股關心祖國，認識祖國的熾熱感情。不少在香港式教育下長大的青年學生，受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保釣、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中美外交關係新突破等事件的衝擊下，開始找尋新的價值觀，開始要求認識自己的國家。港大不少同學，亦投身到這股潮流。就在這個背境下，港大學生會組織了當時全港第一個大專學校學生會主辦的中國旅行團，到中國大陸參觀旅行。這個團由當時的學生會會長親自擔任團長，一行二十多人，於七一年十二月初出發，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漢及廣州等地，旅行了三個多星期，除遊覽風景名勝外，還接觸了中國的工農業、教育及文化藝術等各方面。這個團返回香港時，受到各方面的注視，電視及報章均有報道，而這群同學，亦舉辦了連串介紹他們在中國見聞的活動如圖片展覽、報告會、放映幻燈、出版圖片集、舉辦研討生活營等，並在《學苑》發表見聞和感想的文章。而大學同學及外間的反應，亦相當熱烈，例如，當時在陸佑堂舉行公開報告會時，便擠得水洩不通，要開放多間課室，用擴音器接駁到這些課室裡，才能容納踴躍前來而向隅的聽眾。在這個熱潮後，一些同學認為應該組織一個興趣小組，使有興趣了解祖國情況的同學能夠聚在一起，共同關心和認識自己的國家，於是，國事學會便在這樣的情況下誕生了。而第一屆幹事當中，有不少是該次旅行團的成員。

國事學會成立初期，主要的活動是放映介紹中國的電影、幻燈、舉辦討論中國狀況的生活營、研討會和演講會及舉辦書法班和針灸班等。

這便是國事學會成立的簡略經過和背境。但我在這裡也希望談談現在回過頭來看，對國事學會成立及初期發展時的氣氛的一些零碎感想。

當時，在香港式教育下長大的青年學生(筆者也屬於其中一員)，不少對自己的國家缺乏認識和了解，加上長期以來受一些報章刊物歪曲和醜化中國形象和現象的宣傳的影響，這些青年學生腦海中的中國，是一幅淒慘恐怖的圖畫，如宣傳中所謂「飢民盈野」、「老百姓個個衣衫襤褸，膚黃骨瘦，面有菜色」。而社會上亦存在著一股有形及無形的壓力，阻礙青年學生接觸有關中國實況的問題，記憶中順手拈來的一個例子，便是當年《學苑》因為刊登了一篇訪問稿《從聖保羅到培僑》，便引起牽連大波，受到右派報紙的圍攻，而那篇文章內容，不過是訪問一個畢業不久的港大校友，講述他從中學在聖保羅書院受教育、在港大畢業試中獲一級榮譽，如何在畢業後決定到左派的培僑中學任教師的思想轉變歷程，然而，《學苑》便因此文招致「替匪宣傳」的攻擊。總之，那時的氣氛，的確使人有窒息的感覺。

從七零年至七一年起，本港學生運動出現轉機，社會上發生的連串社會事件和運動如盲人工潮事件、糖街遷拆事件、中文運動等，開始促使部份青年學生的覺醒，通過參與這些事件和運動，他們看到現存社會上許多不平和黑暗的情況，對這個社會產生不滿。而同時，在海外華僑和留學生當中發起的保釣愛國運動及一連串中國重返世界政治舞台新突破的影響下，更能激發起他們的民族感情，找尋自己可以「認同」的路向，開始懷疑過往對中國的認識及所接受的歪曲醜化宣傳的真實性，提出重新認識自己國家的口號，並紛紛組團到中國大陸去參觀和了解。

在參觀當中，他們見到的中國，並不如右派報章所宣傳的那樣可怕，相反，這個國家雖然經濟上還落後，但基本上人民吃得飽、穿得暖。那裡有美麗的山河、嶄新的建設，列強入侵中國時代的屈辱與苦難一掃而空。對他們來說，一切都是那麼新鮮，過往盤踞著他們腦海的歪曲宣傳紛紛不攻自破。

然而，基於他們沒有實際在中國社會生活的經歷，對中國的認識是相當片面和局限的。他們在走馬看花、浮光掠影式的旅程裡，大多只看到美好的一面，對當時存在於中國的許多黑暗面、落後面，不是看不到，便是接觸甚少。這種片面的認識，使他們當中一些人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將中國看成一片玫瑰色，幾乎把中國完美化得好象完全沒有缺陷、毫無瑕疵。因此，一些青年學生從中國參觀旅行回來後，甚至說中國治安好到無罪案發生、中國無失業問題等等……這些說法當然不符合事實。

雖然，這些青年學生的認識帶有相當的片面性，但他們確立了民族感情，認識到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與自己的國家民族是血肉相連的，並關心到自己國家的前途和命運，要加深自己對國家認識和了解，這方面是應該充份肯定的。而港大的國事學會，便是在同學這種「關心祖國、認識祖國」的熱情下成立的。

國事學會初期發展是相當活躍的，吸引不少同學參加這個會所辦的活動，但是，當時出現一種偏向，就是未能客觀地、全面地和實事求是地去研究和探討問題，未能充份容納不同意見。當年，一些持不同意見的同學，曾對中國當時的現象提出一些批評。這些批評，有很多今天看來是批評得正確的，當然也有一些是不正確的。提出批評或不同意見的同學，有些雖然對中國政治制度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數是從關心國家前途的角度，提出善意或建設性的批評，無論其意見和批評正確與否，也應受到尊重。沒有一個人是什麼都是正確的，真理愈辯愈明，只有通過不同意見的交流或交鋒，才能探索出真理的所在。

另一方面，認識祖國與關心社會無需對立起來或分割開來，回想起七零年及七一年的時候，很多青年學生是通過參與反對社會上不平和不合理的事件及愛國的保釣運動而覺醒起來和成長起來的，認識祖國與關心社會並不是互相排斥的。

回想愛國詩人聞一多生活在黑暗的、苦難的舊中國，但仍以美麗的文字，抒發他對祖國的熱愛，歌頌美麗的祖國，因為中國山河是壯麗多姿的，物產是豐富的，中國的歷史文化是悠久文明的，中華民族是偉大的、中國人民是勤勞智慧的，因此，詩人仍然對祖國的前途充滿信心，憧憬著祖國美好的將來。今天，中國已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中華民族已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黑暗的、苦難的舊中國像惡夢一樣，已成為過去，然而，中國還存在著不少問題，過去三十年來走過不少彎路，與西方國家比較，中國在經濟上還是比較落後，政治組織上還存在嚴重的官僚主義和幹部的問題等等，這些問題，要付出相當艱巨的努力，才能解決，但正如愛國詩人聞一多一樣，身為中國人一份子的我們對自己的國家前途應該有信心，無論經過多少曲折的道路、經過多少艱難險阻，一個更美麗的、光明的及現代化的中國始終會實現的。我謹在此祝願國事學會本著關心祖國、認識祖國的宗旨、本著客觀探索真理的精神、本著容納不同意見的胸襟，繼續發展和成長起來。

最後，我想以聞一多的一首詩其中一部分作為結尾，它是這樣的：

憶菊（選段） 聞一多詞 述心曲

習習的秋風啊，吹著，吹著，
我要讚美我祖國的花，
我要讚美我如花祖國，
請把這些文字吹成一束鮮花，
金底黃，玉底白，春釀底綠，秋山底紫，
然後又統統吹散，吹得落英繽紛，
彌漫了高天，鋪遍了大地！

國事學會第九屆主席的話

張家敏

（編者按：本文摘自《國事專刊(八零 - 八一)》，作者為國事學會第九屆(1980/81)主席及國事校友會理事。讀者可從本文了解在一九七零年代末至八零年代初的歷史轉折期中國事人對自我角色的定位和期許。）

七十年代初期，中國正式放棄了閉關自守的政策而踏上國際舞台。乒乓外交，尼克遜訪華，加入聯合國等使中國在國際間的聲譽日益提高，認中遂成了時代的趨勢。同學更組旅行團回國參觀。在參觀中，他們見到的中國，並不如右派報章宣傳的那麼可怕。相反的，他們看見普遍人民得到溫飽，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壓迫不復重見，同學們相信新中國確實是站起來了。但是，由於同學根本缺乏在中國實際生活的經驗，所以他們得到的印象可說十分片面，他們只看見祖國美好的一面，而對當時存在著的黑暗面，不是看不到，便是接觸甚少，這種片面的認識，使他們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極端，他們幾乎把中國完美化到好像完全沒缺陷。那時，中國正經歷完文化大革命，中共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理想深為同學們所傾仰。這時香港正受國際經濟衰退之影響，工廠倒塌，人民失業，在這經濟陰影下，同學們更加否定了香港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從而更加對社會主義祖國更為嚮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等運動在學界一次又一次掀起高潮，學運進入火紅年代了。

但是，四人幫的下台，代表著理想主義的幻滅，很多以前被以為是正確的東西完全被否定，同學們根本接受不了這個事實，霎時間，學運迷失了方向而陷入一片沉寂的死靜，面對著新時代的種種衝擊，更使同學不知應何去何從，美夢的幻滅帶來了冷漠的態度，學運是陷於低潮了。

數年痛苦的沉思使同學們總結出新的經驗，他們了解到再不能像以往那樣盲目地倚仗豐富的感情，片面單純地看問題及了解國家的情況，就在這較理性開放的時刻，國事學會第九屆幹事會上任了。

「找方向，探前途，為中國尋出路」是第九屆內閣之政綱，國事學會除了有責任向校內同學迅速報導國內事情外，還有責任為中國的前途路向提出一些批評及意見。中國現時仍是處於一個迷惘的時刻，作為香港的一群知識份子，我們有責任為祖國作出一些貢獻。在香港，我們有機會接觸到各方面的思想，接觸到不同的導師和同學，在香港我們還可利用僅許的自由，組織討論交流以爭鳴國事。其實，中臺兩地有志之士也是不少，但他們卻未能接觸到各方的思想衝擊及實際政治環

境之限制，使他們未能暢所欲言以抒己見。但在香港，我們卻得到這個良好機會，試問自己又怎可能放棄呢，所以國事學會對於中國所發生的問題，她有責任說批評，提意見，充當一個海外壓力團體之角色。除了爭鳴國事，共謀獻策外，國事學會也有責任為祖國輸入新式科技及知識，以協助日益重要之經濟建設。總括建國卅年的經驗，困擾我國最嚴重的問題是封建思想(及其帶來的專制、獨裁及官僚主義)及缺乏經濟建設的知識及人才。所以逐步實行民主化是中國發展的方向，在此同時，祖國更應學習適應實際環境的管理科技，以搞好經濟建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中國建設為一個民主開放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

歷史的不幸，中國現時是分裂了，作為一個炎黃子孫，我們深切希望海峽兩岸能消除隔膜，儘早統一。但是兩岸政權如果缺乏真正的民主，統一可能只是流於形式上的政權轉移和武力的統一。這樣的統一，可能導致連綿內戰，而對任何一方都是毫無益處可言的。所以我們認為和諧統一的先決條件是海峽兩岸的民主化，這樣才可使人民能自決地主宰他們的前途，作為身處香港的一群知識份子，我們有責任為兩地人民溝通意見，使他們雙方能互相諒解，以為統一大業盡點綿力。

關心中國，出發點是基於深厚的民族感情及對我國傳統文化的愛護，所以國事學會除了舉辦一些學術交流討論外，更舉辦一些文化活動，使同學對我國文化有更為深入的認識，以增加民族感情來肩負時代給予的歷史使命。

經過一年工作的實踐及衝擊，我們總結出如下之經驗。由於國事學會絕不是一個純粹討論中國問題的學會，而是有責任對中國所發生的問題說批評，提意見。批評是需要基於一套立場及看法，然而，一個完整理論之建立是需要不斷的學習及實踐而絕非一朝一夕能成功的。由於我們學識有限，事務繁多及對祖國問題無深入了解，以致在年初時對幾次爆發的大事都無法作出批評及提出看法。經過詳細的總結，我們了解到一套健全之理論是難於數年之內建立的。然而，我們卻可以從經驗及有限認識中把握一些共同理想，大原則及大理論，而根據這些理論及配合實際情況對國家現時所發生的問題提出批評及意見。另外在建立一健全理論的同時，我們不能再像以往只注重研究馬列主義而忽略其他知識，我們應從更多方面接觸各種學說，以增強我們的理論基礎，為我們建立一正確路向。

關心中國不應再流於空談而應邁向實際參與的道路，我們應把握機會返回國內，以作實際調查研究，以增加對人民生活的實際了解，另外我們應向國家多作實際貢獻，對一些問題提出批評及輸進適合我國的先進科技，以促進國家的發展。

雖心在祖國，但我們還是處身香港，回歸祖國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在回歸過程中，我們應儘量爭取香港民主化及各樣的社會改革，這個方向有很大的現實意義。我們可以從社會行動中實踐和檢驗自己所持之理想，增加社會經驗及改善貧苦大眾

的生活。其次，香港的民主化更可為中國建立一良好之榜樣，使之實際了解民主的運作及優點。在收回香港的時候，中國自身一定要推行民主措施以適應香港民主生活之習慣。從此可見，作為一群身處香港的知識份子，我們不單要積極為國家提批評說意見，更應從實際參與社會行動中，以豐富的實踐經驗使將來能為國家盡更大的力量。

我在國事的日子(一)

邵家昌

(編者按：本文原載於《國風》一九九二年二月號，作者是國事學會十六屆(1987/88)出版組組長，落莊後仍積極協助各莊，被譽為國事長老，現為國事校友會學術秘書。本文是作者的國事回憶錄，記述其在國事首三年(一九八六至八九年)的經歷。)

前言

離校兩年多，離開國事也已兩年多了。我仍是少數那幾個仍然關心國事學會發展的「老鬼」之一。現在再回到曾陪伴我三年的國事房，只覺景物依舊，人面全非。現在的幹事偶爾也希望我能為他們多講一點國事的歷史。我整理了這幾年的回憶，希望在以下的回憶片段中，令大家了解一個國事人的心路歷程和感受。

一、初踏國事路

記得年少時，由於家庭沒有「大陸背景」，加上自己不認識中國，受殖民地式教育的影響，再加上社會風氣的影響，我是十分抗拒中國人的身份。而中國又更是被人訕笑嘲諷的最佳對象，像是要透過取笑中國的一切，才能顯出香港人的「偉大」。還是小學六年級時，那個「阿燦」的挖苦中國同胞的形象也頗得到我的認同。可是，後來上了中學，讀到中國歷史，始認識自己的「母體」。中三時，讀到中國近代的苦難，實在使自己恍然大悟，自己的國家原來有這一段經歷，在深深同情中國之餘，又會慨嘆為什麼大陸仍是那麼愚昧落後。不久，香港前途問題出現，我也意識到香港最終要回歸中國。在中四那年開始下決定去了解中國、認識中國。我開始閱讀有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的書刊，什麼《九十年代》、《爭鳴》等，成了我的課外讀物。我常向回大陸旅行的朋友打聽大陸最新的發展。但我的家人當時都不容許我到大陸去，因為他們認為那是一個「恐怖和野蠻」的地方。就這樣，我個人的「認中」之路就是這樣的開展了。

預科時，有一天老師不知在什麼地方弄來一大疊的《國風》派給我們。我拿起一份《國風》，才知道那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的刊物。知道香港的大學生曾經在七十年代的那個「火紅的年代」裡非常偏激，港大的學生會和國事學會都曾經盲目地擁護中共，不知道現在國事的人又是否像當年的「國粹派」一樣盲目地「親中」呢？我細閱《國風》內的文章，才發現其立論中肯、語調溫和，對大陸的問題也有恰當的批評。所以，我更希望能考入大學去，認識一些也是關心中國發展的朋友，共同探索中國的前途。

二、首次接觸國事學會

終於在八六年考進港大，記得在辦理入學手續時，很意外地收到一大袋的「迎新」物件。在內裡眾多的學生會宣傳品中抽起了國事的那幾份。我還記得單張上的一句話：「勸君猛醒莫回頭」— 不論我們對中國的態度為何，隨著九七的回歸，我們是有必要去認識我們的祖國的。我參加了不少國事的迎新活動，例如電影欣賞、學術講座等，也逐漸認識所謂的「國事人」。其實，他們跟一般同學沒有多大分別，只是較為關心中國的發展罷了。有些國事人更是在入大學後才開始關注國事。不過，我覺得他們好像很有「溫情」，例如他們經常通宵達旦地開會，然後煲糖水宵夜；又如他們中有很多人是在大學附近合租了一個單位居住，叫「忍氣堂」。國事人對我們這些新鮮人十分關心，這種「打埋身戰」式的「溫情」策略，對於很多剛入大學「舉目無親」、未能找到「埋堆」對象的新鮮人來說，是多麼的吸引啊！事實上，有些「老鬼」也不諱言告訴我他們當初加入國事是為了在芸芸校園中找到一個可以棲身的「溫馨家庭」。

三、上莊的顧慮

一輪迎新活動後，我和國事人愈來愈熟落，也開始被他們定為接班的游說對象。「我是否值得為國事奉上一一年呢？」是我常要思考的問題。那時不少老鬼找我「談心」，力陳要為國事承擔，又說在國事裡會學到很多東西。我想大抵是由於他們要游說我上莊，難免只向我展示國事美好的一面，於是我也設法了解國事生活的另一面。從那本幾近公開的「交心集」中，我驚異地發現這班在我們看來生活得如此和諧的老鬼之間竟存在那麼多的矛盾。種種複雜的人事衝突困擾著他們，而空虛失落者亦不乏其人。家庭的反應也是我要顧慮的因素之一。我的父母屬於傳統的保守型，對中國大陸缺乏認識而又十分恐懼。他們也並不希望我搞政治，只願我在大學取得學位，然後找份高薪工作。然而，關注中國畢竟是我中學階段已立下的志願，現在既然已有機會實踐，為甚麼不好好把握呢？於是，和家人爭論了數天，最後他們還是讓我加入國事了。其實，那時我對國事還存有不少幻想，憧憬著一班志同道合的國事人能常在一起討論中國的發展，和其他同學關切國家民族的前途。在我決定上國事莊的時候，那些老鬼也忙於找人「冧莊」做主席。終於主席出來了，但卻沒有人肯去當「去屆代表」，我不知道是不是上一屆的老鬼工作太辛苦，在國事中受到很大的衝擊，以致不願再在這個組織裡工作，還是由於其它因素。總之，自我們上莊後，很少老鬼再關心和照顧我們了。

四、漫長的傾莊歷程

隨著主席人選的產生，候選幹事便開始「傾莊」了。這時我才開始認識我的未來戰友。最初我們收到不少影印資料，包括一些對民族感情、民族理念、社會主義、

中國前途等分析的文章，這些看起來都是未來國事幹事的必修科目。我們也收到由未來主席設計的一份「上莊日程表」，上面列出我們由開始「傾莊」至正式上莊的「節目」安排，非常頻密。原來要上國事莊的準備和考驗確是不不少的。

八六年十一月中，傾莊活動正式開始。一班由專題班和交流培訓班出身的人和未來主席開始一個星期聚會一至兩次，就培訓資料的內容進行討論。我還記得在首次討論「民族感情」是與生俱來還是只是一種道德情操爭論了好久。我們又討論過九七回歸，中港利益矛盾(大亞灣事件)、海峽兩岸關係等問題。當然也少不了討論各人上莊的動機，和對九七去留的抉擇(所有人那時都說要留下來建設香港)。我們甚至承諾要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再回國事房，看看手錶，倒數香港正式回歸祖國呢！

接著來的幾次討論，都圍繞著社會主義、中國的改革、民主化和現代的關係，國事在校園的推廣策略等。我覺得討論確實有效，但有個別幹事十分「好辯」，往往就一兩個 terms 爭論不休，會議愈拖愈長，經常由晚上七或八時開到凌晨。後來有些女幹事大發慈悲之心，在會議中途返回宿舍煲腐竹白果糖水給大家宵夜。我後來明白，這種冗長而又沉悶的會議和糖水是國事的一大特色。

我們的上莊活動還包括老鬼與新人交流會。那個交流會叫「國事興衰十四年」，我們還請了三位以往的國事主席：李紹基、梁志仁和袁耀清和我們細說國事歷史。還記得李紹基說他在國事的時候正值香港前途問題會談，他們一莊人竟齊心協力在八四年二月在大會堂低座廳搞一個「中國剖析·香港前途」的展覽會，他們為這個「落莊前的壯舉」不知涯了多少個通宵、流了多少的汗。無論如何，這個展覽是成功的，也吸引到政府高官前來參觀。那時國事人魄力可謂驚人！又如八六年四月天安門「四五事件」十週年紀念日，國事人在中山廣場設下了佈景，重演一場「四五事件」的街頭劇，吸引了無數同學圍觀……至於八十年代以前的國事歷史，則更富傳奇性。例如七十年代初國事創會的過程，怎樣會成為「國粹派」，又怎會和「社會派」論戰，文革後國事人的失落和反思等，都令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位「老鬼」對我們說：「國事人很著重團結、內聚力和犧牲精神。假如在活動中有個別幹事為了私人理由『開小差』的話，必會受到其他幹事的壓力和道德及良心上的譴責。但這種『自我偉大化』和『鬥誰比誰偉大多少』的傳統會形成一個惡性的循環，使每年都有國事人升不了班或要補考等等。」

一位第十四屆的女幹事說：「國事人基於民族感情和對中國的認同，往往要表現得十分樸素。大家想既然中國如此貧窮落後，我們又怎可以講究衣著、大吃大喝呢？於是，國事人是要穿『恤衫、波鞋、牛仔褲』的，拒絕華衣美食。國事的女

孩子也是要穿得樸素的，不應該化粧，早些年國事的女孩子穿裙子也會被人譏諷的。當然我們要反省這種『形式主義』是否抑壓了我們的人格。正如我們那時也會質疑七十年代的國事人為何要穿得吊兒郎當，不修篇幅，用『英雄牌』墨水筆、戴『梅花牌』手錶、把積蓄都放在『新華銀行』一樣！」

除了這些有意義的交流活動外，我們有兩個很特別的走訪活動。第一個是訪問學運界前輩周魯逸(魯凡之)先生，聽他暢談六七十年代的學運和社運，「國粹派」的興起和「反殖民地意識」的關係等等。另外是走訪《學苑》。原來《學苑》在七十年代是「社會派」的重要陣地之一。《學苑》亦一向以批判校園文化為己任。一直以來，《學苑》的不少編輯都對國事的一套民族感情口誅筆伐。因此，和《學苑》編輯交流，確是對我們這些新人的一個重大挑戰。

上莊的日子一天天地迫近，我們的心情也一天天地緊張，我們開始製訂政綱和口號。口號是「積極參與，邁步迎九七；爭取民主，團結興中華」。但我們還要選一首「莊歌」。一位幹事提出用「海誓山盟」，因為歌詞中一句，「人生必須飽經心意的動搖，再去發覺愛中的奧妙」十分有意義，正可表示我們對國家民族的感情是要在我們意志動搖的時候才能體出其奧妙的。正如我們在國事的工作中，本著對中國的一份關懷和承擔，也許要作出學業、朋友、親人、感情等地方的犧牲。這些經歷或許會令我們意志動搖，質疑做國事人的價值，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我們才明白甚麼是承擔？甚麼是犧牲？身體力行去關注中國，承擔中國的前途總比口口聲聲「熱愛中國」為好。這樣，「海誓山盟」就成了我們的莊歌了。傾莊期間，另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是我們在為國事應該在校園中搞「推廣」性還是「推深」性的活動為主而爭論不休。個人是贊成「推深」方面，因為我從不把大學的國事生涯當作我對中國承擔的全部，我只是希望在國事的日子裡，能夠好好地裝備起自己，在以後的歲月裡能認清自己的方向，才能對中國的前途作出了承擔。我不希望看見一些人在國事中耗盡精力去搞推廣工作，但對中國問題卻還是一知半解；甚至過份忙於事務性的工作，使他們對「國事」有所恐懼，離開國事後就把一切都拋諸腦後。

八六年，是我加入國事的一年，也是海內外不少人對中國前途感到非常樂觀的一年。中國的改革開放自八十年代初開始，一直都好像很順利。農業產量在承包責任制實行後年年攀升，至八四年更達歷史性的高峰；另外，中國的城市改革自八四年開始，在八五年時遇到阻力，步伐放緩了，但中共領導人在八六年時大造輿論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八六年夏天，中共重提「雙百方針」(編按：「雙百」意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中國的知識份子探索改革的前途。於是，一種政治民主化改革將會來臨的勢頭使不少國事人對中國的民主前途樂觀和興奮起來。

八六年國事人普遍的樂觀情緒使我們對中國帶有不少憧憬。一次迎新野火會中，一位老鬼一時興之所至，向著香港的夜景叫道：「我很愛香港，我也很愛中國。我深信這幾年對香港和中國來說都是大時代！」

八六年十二月，中國發生十多省幾十個城市有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民主的事情。幾位老鬼曾不惜逃學到國內「刺探虛實」。那時我們的「武漢交流團」正如箭在弦，團員都希望能夠和大陸的同學一起探討中國的民主問題。另一方面，我們的「中國的前瞻」專題班也要作出總結。終於，我們專題班的成員在組長老鬼的帶領下，到深圳大學住了幾天，就當如是個專題班的總結營吧。

我們在深圳大學的外賓宿舍裡討論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前景。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深圳大學的飯堂吃飯時，飯堂的電視正播著香港的時事新聞節目，當螢光幕上出現了大陸主要城市的學生遊行場面時，所有的深大學生都歡呼叫喊。可是，當節目的下一節討論香港市民反對中共在大亞灣興建核電廠時，深大的學生竟報以噓聲。我那時十分感慨，中港矛盾確不是個容易解決的問題啊！

返回香港，大陸的學生運動仍在持續。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來屆主席急召我們回歸國事房商談國事對中國學生運動的立場。那時我們十分肯定學生爭取民主的熱情，也對中國政府對學運的容忍態度感到欣慰和讚賞，我們也希望這次學運能夠為中國的民主發展打開一個新的缺口。

可是，不幸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八七年一月，中共批判學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表現，而總書記胡耀邦甚至因同情學運而要下台。還記得八七年一月十七日胡耀邦下台消息傳出時，學生會的電視房擠滿了看新聞的人，大家對事態的發展莫不搖頭嘆息。為此，我們又約好一晚在國事房討論胡耀邦下台和中共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會中大家對中共對待學運的態度感到非常失望，有些幹事甚至對九七問題也開始擔心起來。對中國改革前景的樂觀也開始有所保留了。

五、終於上莊了

八七年二月，campaign 之前，一些老鬼安慰我們說他們不會刻意为難我們，但我想那仍將是充滿挑戰的一夜。果然，那個晚上，不少老鬼都前來我們作出質詢，問問關於民族感情的問題、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上莊的動機等等，不少老鬼表示對我們的答案感到失望，也有些國事以外的同學入來質疑我們的「民族感情」。更有些希望我們明白未來的一年將是非常辛苦的一年，願我們好自為之。總之，在整個 campaign 過程中我們受到來自四方八方的挑戰，老鬼也前仆後繼地發問。然而，由於時間拖得太長，我們已筋疲力盡，思緒混亂，答非所問，詞不達意，一塌糊塗了。因此，到 campaign 結束時，我們已進入「混沌」的狀態了。

幸好仍有一大班老鬼一直陪著我們到天亮，還請我們一起去喝早茶。Campaign 雖然可以提供一個思想交流的機會，但卻是對新莊幹事的一種虐待。幾年前，我一直都勸諭國事人不要把 campaign 搞得太長，但奈何每年的國事 campaign 都超過十小時。

不到數天後便是 AGM 了，又得捱另一個通宵了。當晚，我看見上一屆的老鬼相擁著說：「我們終於可以落莊了！」好像有如釋重負的感覺。在十多小時的 AGM 結束後，我們順利地當選為下一屆的幹事。在 AGM 正式結束前，上一屆的老鬼講他們的底話。一位說：「一年以後，我覺做國事是一個『非人化』的階段。很高興看見今晚我的同志都變回了人。我們從上莊開始，就被沉重的工作壓迫得喘不過氣來，我們只顧工作，而忽視了人際關係的培養，雖然大家同屬戰友，但彼此關係冷漠，個個都變成了一副冷冰冰的工作機器。到了今天我們才重新變回有感情的人。」這話博得不少老鬼的共鳴。另一位老鬼說：「看見你們的樣子，就使我想起一年前的我們……」然後他一時激動起來，走出了學生會禮堂，也有幾位老鬼隨他出去開解他。我想那大概是他對國事生活的辛酸回憶吧！總之，我那時心中一陣淒然，不知道上屆老鬼的辛酸，會不會在我們的一屆重現？

終於上莊了，只覺國事的前途便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會慶在三月中舉行，那時會慶尚算熱鬧，很多老鬼都前來參加。可惜大家都只是各自圍在一堆，未能打破彼此間的隔膜，倒是結束時的一段啤酒競飲，頗為熱鬧，有點氣氛。

其實，幹事之間的隔膜又何其多呢！大家來自不同的背景，「認中意識」未能形成一股凝聚力，國事房也不能成為國事人聚首暢談國家大事的場所；各幹事間的溝通極之缺乏，誤會頻生。因此，在各人上莊早期都有點失落感，這或許是各人上莊初期的一輪低潮吧。誠然，經歷了漫長上莊過程的我們，在上莊後或許要好好休息，清醒一下頭腦。可是工作已如潮湧至，使人不易招架。

幸好，我有一個刻苦耐勞的拍檔，加上一班用功的出版編委，第一期《國風》的出版工作非常順利。但其他組別的幹事就不那麼寫意了。學術組在上莊開始的第一個活動便是搞一個關於「民主理念」的內研，結果可難為了學術組的幹事了。他們唯有急於「鋤料」，但看他們帶組時仍感到吃力。終於在一次內研中，因為立法局通過了富爭議性的「公安修訂條例草案」，對香港的言論自由構成威脅，我們便索性用整晚的時間來討論那條「公安法」，後來甚至用國事的名義，發起全港大專學界的集會遊行，反對「公安法」，並「打蛇隨棍上」要求民主政制，爭取八八年香港立法局要有直接選舉的議席。翌日一份英文報紙還把我們國事人的吶喊樣子拍了個大特寫鏡頭，有人把那特寫放大貼在國事房門口。對我來說，這件事的意義在於國事學會的「港事化」趨勢。事實上，這種「國事」和「港事」的衝突是我莊和後一莊的特色之一。不過，我覺得國事的「港事化」傾向不應太

過火，否則我們便成為一個香港民主運動的參與者多於一個關注中國發展的組織；我也不希望國事人會變成「大香港主義者」，只以為香港的民主經驗可以用於中國，而對中國實現民主的種種限制和困難了解不足。

上莊不久，考試便來了，這使本已有所失落的國事人更增添一份緊張。為了國事會務而把功課都拋諸腦後的我們要在極短時間內溫習功課。奈何我有一科需要補考，使我在那個暑假裡幾乎不能參與國事的活動。

八七年六月，考試結束。經歷近兩個月的「博殺」狀態後，各人都已顯露疲態。暑期開始後似乎各人都有其本身計劃，有些要找暑期工，有些想到大陸旅行，一時難以召集眾人共商國事。由於我要溫習功課，在暑假中亦只能夠參與部份第二期《國風》的工作。另外，幾個出版組的成員和幹事搞了個「中學生計劃」，讓中學生到大陸去認識中國。結果只有寥寥幾個中學生參加，但這幾個幹事和委員卻犧牲了整個暑假！後來其中一位中學生考入了港大，積極投身學運，甚至當上了學生會的副會長，我想這大概是我們國事人辛勤地為這個「中學生計劃」灌溉的果實吧！

六、幾件難忘的活動

新學年開始，過去的新鮮人，今天已是老鬼了。一輪迎新活動過後，我們已掌握了一班較熱心的新鮮人，並開始我們的接班工作。隨著迎新的結束我們還得要準備落莊前的幾個大節目，這些活動都甚有意義，使我印象深刻。

例如學術組把專題班一分為三，由三個學術幹事分別負責，分別研究中國外交、當代中國文學及中國人的心理。另外，中國的局勢在八七產生了很戲劇性的變化。年初中共在胡耀邦下台後大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但這個好像來勢凶凶的政治運動在五、六月間便告逐漸消失，到十一月中共召開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外組希望能夠在校園做一系列的推廣工作。時外組的這個「十三大」研習計劃，除了舉辦幾個大型講座外，我們還往各舍堂巡迴演講關於「十三大」的題目。這種以舍堂為推廣重點的方法是非常有意義的，可惜在往後幾年裡國事都無此活動了。

另一件很有意義的活動，是一個大規模的校園意見調查。正當出版為第三期《國風》的內容費煞思量時，我那刻苦耐勞的秘書拍檔和主席商量後建議搞一個校園意見調查，了解同學對九七問題和對中國的態度和意見，並把這個調查結果作為第三期《國風》的主要內容。當時，我們動員十多人共同設計問卷，然後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在校園訪問不同院系同學。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同學對香港前途信心不足，亦發現有部份同學沒有國家觀念。這個結果對於國事以後搞活動的

策略有很大的參考作用，也引起一定程度的社會關注。我想這真是我在國事時一次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八七年尾，一件事使我們受到極大的壓力和挑戰，使我們疲於奔命，那就是交流團的危機。我們原定和北京人民大學合辦交流團。在籌辦時，因為交流組長和秘書的不合拍，已產生不少磨擦，後來交流秘書更因意見不合而退出了籌委會，一些籌委也相繼退出，使籌委會運作幾乎癱瘓了。為此我們一再商量，決定由每一組抽出一個幹事入交流團籌委會，挽救交流團，於是各組的工作壓力更大。然而，更嚴重的是，人民大學在交流團出發前數星期，竟以人大同學要溫習功課為理由，拒絕和我們合辦交流團。這簡直是對我們落井下石，那時連我們的交流組組長也表示他不欲再忍受大陸那些腐朽的官僚主義而決定不會上團。眼見交流團「四面楚歌」，主席毅然和幾個籌委，不顧功課，前赴北京和人民大學方面交涉，要求對方依照原本協定合辦交流團，經過幾番游說，對方終答應。但節目縮減了不少，使原本十多天的交流變成只有幾天的節目。於是他們唯有盡快到北京的其他大專院校，游說他們為我們的團員安排活動，結果幸得民族學院等幾間院校的同意，使這個交流團仍可以維持十多天。於是，交流團可以「起死回生」了！

這件事使我印象難忘，因為它充份體現了我們的合作和犧牲精神，挽回了國事的面子和氣節，也教我們親自感受到國內官僚的辦事作風。無論如何，這個交流團是搞得非常成功的，很多團員都深深地為各籌委的犧牲精神和盡責的態度感動，使有些團員決定上國事莊。

七、落莊後的生活

交流團結束後，國事也要轉莊了。一年以後，我們都其實只是工作、工作、再工作，幹事之間的關係非常冷漠，而我想自己也沒有在這類行政性工作中使自己的民族情懷有所昇華。或許正如我們的莊歌所說：「人必須飽經心意的動搖，再去發覺愛中的奧妙」。一年來的工作，使我們都明白到承擔原來是不易的。不過我雖然沒有「冧莊」，但我想我仍會繼續盡我所能協助國事這個組織。儘管在國事的日子裡，我亦因一些人事問題弄得很不愉快，但我對「國事學會」還很有感情的，畢竟她是校園內唯一打正旗號的民族教育組織，畢竟在這個政治冷感得令人窒息的校園裡，是需要一班像國事人一般能有較高理想，對國家能有所承擔的人。

八八年二月，終於落莊了。莊裡一位素以詞鋒銳利、領導力強的女中豪傑成為下一屆的國事主席。我答應她還會盡力協助國事學會，特別是為他們提供學術知識上的支援。無可否認，這幾年來國事人的學術水平是每況愈下，我曾盡力協助往後的一兩莊國事人搞內部研習，但發覺要他們自發「充料」，確是談何容易。此

外，我也不想把自己的發展局限在校園裡。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我由中大國事學會的同學介紹，開始於課餘到社區中心搞一些探討中國問題的研習班，和校外的社會各階層人士討論中國的歷史、苦難和希望。

八、轟動一時的「中港臺論文研討會」

八八年初，自從蔣經國去世後，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開始一系列的有彈性對大陸的政策。其一便是默許海峽兩岸的民間交流。由於新莊很希望在促進兩岸交流和了解中做些工作，故那莊的口號便有「立足香港，致力溝通兩岸」的句子。後來，更舉辦了一個規模空前、勞民傷財、橫跨兩莊的「中港臺論文研討會」。

這個研究會原本是由臺灣大學學生會建議來促進兩岸大學生的溝通的。港大學生會非常歡迎這個活動，因為可以突出香港在促進兩岸海峽交流和統一中的角色。後來不知怎的，這個活動卻由國事負責，要在八九年初在香港大學推行一個大型的學術研討會，邀請上海復旦大學和國立臺灣大學的同學前來，和香港兩間大學的同學作論文研究交流，探討當代中港臺三地的發展。這個空前偉大的活動由我莊的另一位女中豪傑領導展開了。

要進行一個如此重要的大型活動，牽涉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都相當可觀。一個陣容鼎盛的中港臺論文研討會籌委會宣告成立，成員是國事的幹事和友好。他們要做各種聯絡和行政性的工作，而這個活動亦要跨莊進行，故籌委亦有前後期之分。總之，這該是國事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大型活動。

我並不否定這個論文研討會的歷史意義，但是若果要國事人做到心力交瘁，「得閒死唔得閒病」，代價又是否太大呢？我曾多次聽到不少工作人員抱怨工作量太沉重，使他們吃力難支，人也變得暴躁起來。我一直都不願參與這個活動，因為我實在厭倦了那些行政工作。

可是，火畢竟要燒到自己身上來。話說香港大學沒有同學交出論文參加這個研討會（偌大的香港大學竟然沒有同學交出論文，簡直是我們的恥辱！）終於，國事人又想起了我。那是八九年初的一個星期六早上，我回到國事房，只見幾個中港臺籌委坐著發愁。還是籌委會主席開口，希望我勉為其難在一個星期內「嘔」出一篇論文，使港大好歹也有代表參加這個研討會。我就在一個星期內盡力寫好一篇達一萬數千字，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過去十年的改變和挑戰的論文，勉強代表港大參加研討會。

研討會在八九年三月初開始，期間我和中大、復旦和臺大的同學在一起，討論彼此的論文，並遊覽香港。這個活動確實轟動，連臺灣的幾家電視台和報紙都派人

來採訪。香港報紙、電視台也天天報導研討會的發展。我們確實搞到一個大型節目！

然而，當曲終人散，大家坐下來進行檢討時，我便指出這個活動雖然是有意義，但若付出如此大的代價，包括人力、物力的消耗，又實在太不值得。

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相信對於我們這一代國事人來說，沒有甚麼事會比「六四」事件更令我們心傷、悲憤、失落。

沒有人會想到，中國可以發生如此規模龐大、悲壯感人的民主運動，也沒有很多人可以預見，這場運動的結局是那麼的悲慘！

「六四」事件，是我離開校園，離開國事前的一場民族大悲劇，她好像標誌著我們一代國事人國事生涯的終結。她帶給國事人的衝擊，亦相信只有七六年「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那些事件可以比擬。

八九年五月中，當北京的大學生在絕食相繼昏倒送院後，學生會多次在黃克競平台召集同學來商討如何去支援北京的同學。那時有些來港大讀書的大陸同學都痛哭流涕地發言感謝港大同學對學運的支持，說得澎湃激昂，很多女同學的眼都紅了和濕了。那時的我真是百感交集。我實在想不到中國的問題已嚴重到如此地步。也實在不能想像被人譏諷為只顧吃喝玩樂而對政治非常冷漠的中國大學生會幹出如此驚天地、泣鬼神的壯舉。無論如何，這個轟烈的學運可以喚起我們港大同學的良知和對國家的關懷。我曾想過，假如這場學生運動能夠以勝利終結的話，香港人的民族情懷自然會大大提升，而國事學會在校園中將可以在「認中」路線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然而，假如這個學生運動以失敗告終的話，後果是極具災難性的，因為香港人對中國的希望將會徹底幻滅，在校園中也沒有幾人會對甚麼「認中」和「承擔」有興趣了。那麼以後的國事人將面對更大的困難，國事的角色和前途又將要重新界定了。

可是，不幸的事還是發生。五月二十日清晨，北京街頭軍民對峙。我接到一位比我早一屆的老鬼來電。原來她昨晚同樣無法安睡，想找人傾訴卻找不到任何的國事人，幸好還找到我。她說簡直不信事情會發展至如此地步，她甚至為此祈禱，只願不要有流血傷亡。我的心也和她一樣難過極了，但我們國事人又可以做些甚麼呢？

以後的十多天，學生會像變成了世界大戰的作戰指揮部，每天都很多人聚集討論民運的發展。電視機前擠滿了人，同學把由全國各地學生組織給我們的消息貼在報告板上，很多人東奔西跑地工作……這相信是港大從來沒有發生事情。奈何事情總是向悲觀方面發展，同情民運的領導人相繼下台，民運的災難一日一日地迫近。

在那時候最諷刺的是我們國事的會慶竟會在六月三日晚上舉行。(原因是由於全莊人搏盡去搞中港臺論文研討會，三月份的會慶唯有延遲到六月才舉行)那天晚上所有到會的國事人都沒有任何歡欣的心情，只是在商量著如何去支援中國的民運。各老鬼也出來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就在那天晚上，北京城郊響起了第一槍，流血悲劇還是開始了……

六四之後，我最需要做的，是先要令自己的情緒平伏下來，然後再設法安慰那些心情極度沮喪的國事新莊同學。我有時看見他們那副悲哀淒涼、失意無奈而又憔悴的樣子，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畢竟他們還年輕幼嫩，才剛剛為了促進中港臺交流而弄到筋疲力盡，又要面對如此大的民族災難。當他們問我中國是否再有希望時，我只能對他們說我們要作好長期鬥爭的準備，希望他們收拾心情，面對現實。

但我自己又怎樣呢？「六四」事件，是我在國事生涯的終點。回想起我剛參加國事時，中國是多麼的令人充滿希望與憧憬，幾年來，我們經歷了中國的改革事業由盛入衰的階段，最後「六四」慘劇還是發生了。究竟我們有多了解中國呢？我們這幾年來所做的一切一切，有甚麼意義呢？國事學會的前途又將會如何？

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就伴著我一起離開校園。我們這一代國事人真是富有悲劇色彩。或許我們會問：「我愛祖國，祖國愛我嗎？」但中國的發展有其局限和困難。不少夢想是破滅了，但正是這樣我們才會更加成熟。國事在我的成長路上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記，儘管國事帶給我不少痛苦和落寞，但成長的階段確是痛苦的。國事的工作，國事的同志們所帶給我的衝擊，是不能忘記！

十、後記

離校兩年有多，仍然非常關心國事的人和事。我知道現在校園變了，國事也變了，要恢復我們那時候的國事模樣，已是不可能的事。畢竟我不應該對國事人有太多的期望，只要校園中仍有人願意關心中國，就已是難能可貴了。兩年來，世事變化之急之奇，教人不敢相信，無論如何，我深信國事學會是會有前途的。就在離校兩年多之際，把自己零碎的記憶整理起來，讓現在的國事人明白過去的一段歷史，很有意義的事。

我在國事的日子(二)

邵家昌

(編者按：本文原載於《國風》一九九五年一月號，作者為國事學會十六屆(1987/88)出版組組長，落莊後仍積極協助各莊，被譽為國事長老，現為國事校友會學術秘書。本文是作者於一九九二年所發表的《我在國事的日子》的續編。)

我曾應二十屆國事人的邀請，為《國風》撰寫文章。當時我曾整理自己在國事三年(八六年至八九年)的經歷，以回憶錄的形式表述出來，讓以後的國事人認識八十年代中後期國事學會的發展，以及「六四」事件對國事人的衝擊等等。算起來在國事的日子已接近八年了(八六至九四)。這八年的漫長歲月裡，中國和香港的局勢、校園的風氣、國事人的思想質素、價值觀念和精神面貌等，都起了很大的變化。國事作為大學校園中唯一打正旗號搞民族教育的學生組織，這八年以來她的種種變遷令人很是回味和唏噓。我這八年來的國事人生涯，亦是一個時代的見證。

因此，我決定再為《國風》撰寫這個回憶錄的第二部份。在構思如何寫這個部份時，我的著眼點是想在回憶中探討一些和國事學會和國事人發展很有關係的問題，例如國事的內部文化的省察、國事人的心境變化及離開園後「國事」的生活對老鬼的影響等。另外，由於國事也是香港學生運動的其中一個重要部份，國事面對的問題其實也是香港學生運動問題，國事遇上的困難也是香港學生的運動遇上的困難，因此我亦會嘗試理解香港學生運動的文化及其變化，和比較不同院校的文化分別。

現時省察香港學運的內部文化的文章不多，如果這個回憶錄能夠引發學界對學運文化(或國事文化)進行更為理性的討論和更深入的探討，這是我的最大心願了。

「陸沉非因為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

多年以來我期望可以有一個機會去表白自己，免得和大家在溝通上出現太多誤會。在當國事幹事的一年裡(八七至八八年)，思想上受到的衝擊實在不少，從一個幼嫩無知、自以為是的新鮮人，在迎新期間和各「正氣凜然」、「高大威猛」的老鬼進行思想交流起，到一年艱辛的國事幹事生涯，其間的辛勞、歡笑、失意和鼓舞，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

我很記得我們第十六屆國事學會的莊歌，是「海誓山盟」，其中有兩句歌詞很有意思：「人必需飽經心意的動搖，再去發覺愛中的奧妙」。兩句話道出了對國家民族關懷的意義，我們可能要在為著自己那「認中關社」的目標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後，才會明白到這些理想其實不是廉價的。不錯，在一年的國事幹事生涯裡，我們不再是一班空想著要為國家的苦難及民族的振興作出承擔的人，而是真的要身體力行地在一個較為封閉的愈加功利化的校園裡推廣認中的信息，當中的困難和苦痛也得靠自己對信念的堅持和莊友間的互相扶持(這方面較少)來承受了。

還記得在我們仍在傾莊的時候，曾經就國事的生涯究竟只是一個「手段」(means)還是一個「目的」(ends)作過頗長的討論。我們當時都認為既然大家都是懷著一腔對民族前途作出的承擔的熱誠，國事正好是給我們一個機會作鍛鍊了。因此，國事學會對一個真正有理想、有承擔感的人而言，不會是一個終站，而應該是當中的一站而已。國事生涯該是一個 means，不是一個 ends。

我當時十分同意上述的結論，心想國事人的一年生涯只是個人實踐少年時期關懷國事的其中一步，不該視作一個終點。我還很記得在一次迎新活動中，一位學生會中堅份子對我們一群新鮮人講的話：「搞學生運動的意義，是使你們這些大學生將來要做社會的良知。我們這些所謂大學生，說穿了不過是一些考試專家罷了，自小在殖民地的教育體制下成長，又深受這個充滿功利及短線行為的商業社會影響，很多人不求甚解地讀書，目的也無非是服從這個制度的要求，希望擠入大學，混個學位，成為甚麼所謂知識份子、專業人士，成為受人羨慕的特權階級。可是你們知否大學生還是由納稅人供養的？每年一個大學生用了納稅人至少數萬元血汗錢，但你們可曾想過要對社會負上責任，回饋社會呢？學生運動的可貴之處，就是在於是一班毫無其他社會上的利益，只是憑一己的良心出發的學生對社會上不公義的事情作出揭露和投訴；而參與學運的同學可從中反省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在將來繼續作社會的良知，為建立一個更公義、更合理、更理想的社會而奮鬥。你們今天有幸進入大學，將來是社會的棟樑，在人家心中是有智識，受到重用的人，因此應該利用這幾年積極參與社會服務，明辨是非，將來為爭取公義而努力，向那些胼手胝足地供養你們的勞苦大眾作出回報，不要做一個只滿足『四仔主義』(編按：「四仔」即「車仔、屋仔、老公仔/老婆仔、BB仔」)，而騎在勞苦大眾頭上作威作福的特權階級！」

我很認同學生運動不應該只是以學生身份爭取公義，推動社會進步，更重要的是要讓人有所反省及昇華，訂定以後的人生方向。我曾在傾莊時就提到做國事的確是需要一種激情、一種執著，但更需要一份恆久的耐力。我們的國家問題太多了，要經歷甚至不止一兩代人的時間去改善情況。因此，我希望國事人多花時間認識中國問題，提高自己的學術和理論水平，不應把太多時間放在搞活動的行政事務上。事實上，「推廣」與「推深」應該怎樣平衡已是國事多年以來難以得到結論

的論題。我希望多作「推深」，莊友則多強調「推廣」。我曾在 campaign 的那天晚上提出「激情掌握在手中會化為灰燼，反而藏於心裡，可以歷久常新」，希望國事人的激情能夠不在短期內消逝，可以長存下去。

究竟國事人能為中國做些甚麼呢？從迎新活動接觸十五及十四屆的老鬼中得到的印象，是一般國事人都明白以中國之大，問題之複雜，我們在現階段基本上不可能為中國做到甚麼。大學裡的國事人生涯其實是「播種」的工作，把認中訊息傳揚出去；有些老鬼則認為國事人的生涯是讓自己在大學生活中，尋到一個空間去思考國家民族觀念，以及一些自己在成長階段中完全沒有思索的問題。事實上，單從初步接觸老鬼的時候的印象，似乎老鬼都很實際地看待自己的能力，未會想像國事人能夠有能力改變中國的狀況。

八九年三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們十六屆及部份十七屆的幹事(已是老鬼了)，到一間住滿了國事及學生會老鬼的「迷你宿舍」中聽一位學運界前輩講述他的心路歷程。他說在畢業前大家曾計劃以後每個月都聚會一次，暢談國家大事、社會問題，並且會透過一些組織的形式，繼續鑽研理論，配合在社會工作上得到的經驗，推動社會運動，為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而努力。然而，在畢業後大家各奔前程，這些畢業前的承諾已被人淡忘了，原來的學運隊伍已土崩瓦解。不過，這位學運界前輩認為這也是正常現象，畢竟一個人從學校轉到社會是一個受到很大的衝擊的歷程，學運時代的理想主義和革命豪情會受到很大的壓力，往往令學運人開始蛻變。不過，他勉勵我們說中國在將來定會有良性的變化，香港的前途仍是充滿希望的，因此大家應該在如此的一個大時代中作出一份的努力和貢獻。

事實上，到了八九年三月後，我便一直思索在畢業後個人的角色扮演問題。在十六屆幹事生涯還未完結時，我便經常思索國事人的角色及生命如何在離開校園後再度定位及延續的問題。眼見不少莊友為國事活動投入至筋疲力倦後，便在往後的日子裡對國事活動冷淡起來，或許「激情掌握在手中會化為灰燼，反而藏於心裡，可以歷久常新」吧，我常質疑在國事的日子裡如果過份地投入在行政性事務中，而忽略了個人在理論和思想上的充實和鍛鍊，就很有可能會在勞碌奔波之後感到茫然而失落，激情也往往隨著時間而流失了。既然要「振興中華」是一個漫長的歷程，我們應該作出「長期鬥爭」的思想準備，國事生涯還是一個開始吧了，往後的日子還有待我們的努力哩！

我的心裡不曾平靜。回憶過去搞國事的日子，雖是辛苦但也教人不能忘記。無奈的是我們終得踏足社會了。雖然在校園時，甚至在上國事莊之前，我們曾承諾自己要把自己的理想從校園帶到社會去，可是，我們在真的要面對那光怪陸離的社會時，究竟又會遇上怎樣的挑戰呢？我們的理想又如何能夠實現呢？

心裡帶著一個又一個的疑問，我在幾天後致電請教一位我十分敬佩的國事前輩。他比我早很多屆，輩份高出我很多，在事業上很有成就。那晚我致電找他，詢問他我們國事人的角色如何再在社會上定位，而我們的理想又如何能夠繼續維持呢？他認為當我們踏足社會後，應該專注於自己的事業，不但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也是要建立起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唯此，我所說的話才有力量，我們也就更有實力去推動社會的變化了。

我很同意這位國事前輩的分析。我們要建立起自身的事業，才有實力去推動社會的變化，也更有能力去協助中國的各方面發展。然而，要在社會上建立一番事業，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達到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理想會否被腐蝕掉？而我們的理論水平與及批判能力又會否逐漸變弱呢？我是憂慮我們在建立了事業之後，已經把昔日的理想都忘記一乾二淨了。因此，我雖然認同要在事業上努力，但我亦強調必需要在發展事業的同時，不能完全脫離在認中關社活動的參與和關注，這樣在努力事業之餘，我們的理想就更能夠隨著事業的發展而更能得到實現了。

八九年夏，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在中國爆發了，在考試期間的我的心情是如此的激動和振奮，只覺得中國的民主前途像充滿了前所未有的希望。然而，「六四」的槍聲，把大家的夢都震碎了。究竟中國的前途將會如何？而國事的命運又將如何？都是我時常思索的問題。當然，個人的去向亦得從「六四」事件後再重新檢討和訂定了。

「六四」事件給我的啟示，對我訂下以後幾年的工作目標有很大的關係。首先，在六四事件之後，香港社會掀起了一陣關注中國民主前途的熱潮，似乎大家都對中國發生如此規模巨大的民主運動與及如此殘暴的血腥鎮壓結局感到不解，於是不少社區組織和教育機構都舉辦一些探討中國民主前途的研習班和講座。然而，這類認中活動卻非常缺乏講者和導師，因為在香港熟悉中國事務的畢竟不多，而特別是對中國的政治問題，經濟發展和改革的總體情況，與及各項社會民生問題有較深入瞭解的人任就更少了。我記得在「六四」後的短短半年裡，我便被邀請在數十個探討中國問題的論壇，研討會和研討營。這幾個月來的經歷令我深切地體會到香港人對中國的認識原來竟是如此的膚淺，在還有幾年香港便要回歸到祖國懷抱的時期裡，加深中港間的溝通是相當重要的，而在香港繼續推動正確的民族教育也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同樣，「六四事件」亦暴露了香港學界對中國的學術水平的不足。波瀾壯闊的民運及其後血腥殘酷的鎮壓和追捕，令學界由雀躍鼓舞至悲憤失落。學界對中共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政策所帶來的憧憬似乎隨著「六四」的槍聲消逝了。然而，隨之而來的卻是一種由於極度失望而引起的一種對中國現狀十分情緒化的批

判，這種批判可能往往出於對中國局勢的一種主觀性的臆測和一種對中共政權不滿而引發出的一種情緒上的宣洩。事實上，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無料」危機是自從八十年代中期以後愈來愈明顯及嚴重的問題。「六四事件」後，學界在失落及無奈的情緒下演出一幕又一幕諸如衝擊新華社、示威和絕食等等企圖以道德的感召力去喚呼市民的良知和表達學界立場的街頭劇。這種表達方式雖然有一定的意義，但如果在行動的背後沒有充足的理論支持，則往往會流於空白。學聯第三十三屆秘書處的工作報告之中就曾經以「立場堅定，但內容貧乏的中國事務」來形容學界的困境—既要繼續表達對中共鎮壓民運的不滿，但又對「六四」後中國的現況了解不足。工作報告甚至認為：「如果學界在中國事務上的認知分析水平繼續下降，這將是我們參與中國事務的最大危機！」

因此，要在「六四」後尋到適當的空間去推動認中活動，確實是不容易。首先學界得對中國的局勢及本身對中國事務立場重新掌握和定位，審時度勢立定長遠的策略和目標。國事在六四後面對的困境和學界各認中組織所面對的問題也是基本上一致的。我實在覺得很有必要繼續留在國事去協助國事人提高其對中國事務的學術認知及理論水平，使國事能夠在校園內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繼續推動認中活動的發展。

由於以上的種種考慮，我便決定在畢業後盡量利用工餘的時間去深化自己對中國事務的認知和理論水平，在香港推動認中活動，當然主力仍在國事，而亦會協助社會上其他致力推動民族教育的組織。我原本打算在完成這份回憶錄後逐步淡出國事。然而，後來國事面對的危機卻又令我不得不留在國事工作。

一九九二年初，我在一個國事的新莊和老鬼的交流會上認識到第二十一屆幹事會的候選內閣。我頓時呆住了，因為全個幹事會只有六個人。雖然國事幹會的人數自從八十年代後期以來已是一直在下跌中，從十四五人下跌至十至十二人左右，但我怎麼也沒法想到國事的幹事人數會下跌至只剩下六個人！

我曾詢問第二十屆的幹事為何新莊的人數只有六個人，他們表示這是由於同學普遍對上國事莊的興趣不大，而根據他們對那年的新鮮人質素的評估，認為這六位的質素較高，即使是人數較少，但卻是真正有心的一小撮。所以，在「貴精不貴多」的原則下，他們也寧願接受一個如此細小規模的幹事會。

我的心頓時一沉。雖然我不太熟悉這六位同學，但我卻相信他們確是有心的一群。不過，在人手如此欠缺的情況下，國事未來的艱難是不言而喻了。

在那次為二十一屆幹事會而設的中央諮詢大會(campaign)中，為有老鬼曾質疑二十一屆幹事在人數如此少的情況下，為甚麼還要搞那麼多活動，是否有點不自量

力？我相信那位老鬼是出於關心國事前途，希望二十一屆幹事能夠量力而為，不要因為活動量空前膨脹而弄得焦頭爛額。然而，他的質疑對二十一屆幹事的打擊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歸家的途中，一位老鬼很感慨地向我表示國事也許捱不了多少日子，看來很難再找到有熱誠的同學為國事作出承擔了。

在那幾天裡我的心情很不平靜。國事學會難道就要走向末路？在還有數年香港便要回歸中國的現實下，國事得不到同學的支持而要面對可能結束的危機，那是多麼的可悲，多麼的令人歎息！我想起一學運界前輩的話：「陸沉非因為洪水，誰為神州理舊疆？」。由當初接受國事老鬼的思想洗禮時候開始，我們便常常強調要為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苦難作出承擔，現在國事看來也面對著重重的憂患，我們這些老鬼又該怎樣呢？

我的努力也沒有白廢，因為自己的投入多少也鼓勵到二十一屆的國事人，使他們更明白到「承擔感」和「犧牲精神」的意義，令國事的薪火相傳下去！

九三年初，二十二屆幹事會成立，國事的危機暫時過去，總算不致有斷莊的危機。或許在二十一屆的經驗驅使，我希望再繼續我在國事的角色，於是又欲再投入二十二屆的工作裡。就這樣我又為二十二屆服務，甚至到了二十三屆，我仍然是國事學會的顧問團成員之一。

在國事的八年生涯裡，可算是經歷良多，感受良多。我希望在以後的幾部份裡論述九十年代國事跟八十年代國事的分別；國事文化的特質和國事人精神面貌的變遷，與及不同院校的國事和學運文化的比較等。

國事路，我的路

大頭

(編者按：作者為國事學會廿一屆(1992/93)和廿二屆(1993/94)主席以及廿三屆(1994/95)去屆幹事會代表，國事校友會理事兼秘書長。本文摘自廿一莊交心集，其原稿曾在國事人之間廣泛傳閱，而文中的「所思所感」部份曾在《國風》一九九二年九、十月號刊載。今次為首次全文公開刊出。)

上莊至今經已八個月，一直甚少以文字的方式講述意見和抒發情懷。中秋已過，寒冬將至，對我來說，這是最佳的寫作時機。就讓我把自己認識中國的經過和上莊以來的所見所感，作一短文以概之。

認識中國的歷程

「廣東省，東莞市，石龍鎮，黃家山村」，這是我的籍貫。對於老一輩的中國人來說，籍貫是自己的根源，所謂「生於斯，長於斯」，縱使寄居他處，仍不忘故土，一草一木皆深深念記。自己則沒有什麼特別感覺，只因本身在香港出生和成長，早已視香港為自己的故鄉。然而，對於祖父、父親和長輩津津樂道故鄉往事，從小我便對那個「故鄉」有些概念，期望能親歷其境。

在六歲的那年，終於有機會踏足神州大地。在腦海中中國應是個到處是青蔥的田野和疏落的村屋的地方。可是，今次到的並不是家鄉，而是廣州，一個大都市，到處是人多單車多，好不熱鬧，此時才對中國大陸有了一點兒印象。在往後的歲月裡，自己慶幸有機會常到「北土」旅行，接觸不少親人，欣賞到那些壯麗風光，從而加深了自己對這黃土地的感情。

除了實地觀察，文字圖書等資料對自己認識中國亦有一定的幫助。在小學時代，時常學到一些古代的神話傳說，中華民族的祖先軒轅黃帝亦在這時為我所認識。踏進中學階段，對於中國歷史科最為熱衷，自己亦時常閱讀歷史書籍，加深了解。然而，在那時候(我想大概是中二中三吧)，自己漸漸從歷史的空間跳出來，對現今中國大陸的情況有不少疑問，開始關心她的發展。於是，我開始翻閱報刊，留心時事，逐步察覺到中國大陸的種種問題，如貧窮落後，極權統治等，在課餘時間一面自修「國事」，一面找機會參加一些講座，吸取學者的意見，充實自己對中國問題的認識。誠然自己不是一個「行動者」，但是對學術研習方面倒有興趣，自己亦意識到對民族的一份認同感，這是香港人一般所缺乏的，因此在中學時代和自己志趣相投(指國事方面)的同學朋友不多，對這種情況不禁有點失落。

八九民運的發生，香港人手牽手上街遊行，空前團結，面對這種情景，自己亦振奮起來。每天不斷看報紙，電視新聞，留意局勢的發展。自己曾經對此抱持樂觀的態度，但隨著李鵬的演說，把這民眾自發的運動定性為叛亂時，一切頓成幻想，共產黨的本質並未隨著十年經改而有所轉變，鎮壓只是遲早的事。想不到在「六四」那天軍隊鎮壓所用的竟然是真槍實彈，令不少學生民眾血流成河，實在是民族的悲哀。究竟中國的前路如何？改革能不能成功？一個又一個的問題，在「六四」以後自己不斷反思民族的前路，這些問題便伴隨著我進入港大，繼續在新的學習階段中尋找答案。

自己對大學的情況可以說是所知不多，接到一疊入學須知與一些迎新資料後便細心翻看，當中看到「國事學會」這個名字，心想原來在大學裡存在這麼一個組織，於是便往迎新攤位報名，期望能從中得到些東西。後來，由於仍未收到活動通知，我便直接到「國事房」，看看有什麼可以參與。我戰戰兢兢的走到門口，「國事人會不會是正氣凜然，嚴肅的呢？」自己不禁在想，便鼓起勇氣走進去。我還記得當天是哪位幹事接洽我。傾談了一陣子，發覺國事人其實是和藹可親，十分友善。在十月下旬，終於接到通知，參加「失衡的中國」研習班，我便立刻答應。可是，在舉行的第一天，那天連算我在內只有三位參加者，真不敢想像原來大學生和一般香港人一樣對國事冷感，但是幹事們仍然細心地介紹研習班的詳情，與及學會的一些情況。在往後的數星期，我便繼續參與研習，從中學得到很多新知識。

回憶當天上莊時

記得那天剛好是在研習班完畢後，這次是在「方樹泉」進行的。當我動身準備離開時，一位幹事問我是否有空談一談，心想之後也沒有什麼特別事情辦，便與她談了一會兒。她問我是否有興趣上莊，在談了個多小時後我便答應了，不過她向我分享了一些上莊經驗並想我再仔細考慮。就這樣，在往後的一個星期裡，我便騰出時間再仔細想一下。

人都會在考慮一件事情時先顧到及自身的利益，這是很自然的事，在考慮上莊時我亦不例外。記得在剛開學不久曾經有一個學會向我招手，在仔細考慮後，覺得它多數是攬些聯誼活動，對於推廣學會的內涵似乎沒有多大關係，因此只有婉拒其好意，自己對上莊的興趣從而轉淡。然而事情的發展往往出人意表，參加國事的研習班對我來說是個轉捩點。當初想國事應是個「大會」，殊不知在整個研習班裡每課最多也只有六個參與者，有時看見三位幹事面對如斯慘淡場面，不禁有點失望，但當看到他們仍努力堅持下去，每次為新的一課搜集資料及在課上講解，不禁被他們的熱誠所感動。在關心中國氣氛冷淡的校園裡，仍有這群國事人願意繼續推動，自己作為一個會員，一個參與者，除了參與之外，亦應作出一些承擔與分享。沒有國事學會，校園裡便鮮有機會認識中國，認識我們的民族，這

需要會員的參與，但到底還是不夠，倘若人人只會參與，到最後乾脆走了，沒有人承擔起繼續推動國事的責任，那麼國事學會還哪裡可以存在呢？沒有一班幹事的承擔與推動，同學根本不可能有參與國事活動的機會，二十年來國事所以能持續下去，究其原因不外乎一份推動的熱誠令幹事能不斷繼承，薪火相傳。

除了這麼一個「義」字當頭外，上莊對自己來說亦有不少益處。在上莊的日子裡，可以學到很多新東西，接觸到不少人和事，能豐富人生經驗；在籌劃活動中可以學會組織技巧，學會面對突發情況的應變能力；在一些理念的問題上，能學會怎樣清晰而有系統地去分析處理，培養客觀的思維；透過國事這個空間，在不斷的討論和研習中，彼此取長補短，增進民主氣氛。大學校園是一個廣闊的空間，在課堂外，要令自己的大學生活變得多姿多采，上莊的好處自不待言，其中最重要的還是選擇一個最有意義的，最適合自己的莊，國事是我的首選。

考慮過這些意義後，跟著最現實的還是自己的能力和時間兩大「上莊殺手」。心想，從做之中不斷摸索和學習，這是上莊的最妙處，只要有一顆熱誠的心，縱使對中國的認識可能不多，在往後的日子必能有所增進，精益求精。而時間方面，當初亦恐怕功課及其他工作應付不來，可是在上莊的日子裡，反而覺得自己的時間十分充實，懂得不白白浪費時間，應上堂時上堂，應讀書時讀書，應做國事時做國事，應做其他時做其他，沒有什麼大衝突，只要時間掌握得宜，一切便可迎刃而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鼓勵著我踏上上莊路，我還補充了一句，就是在「實踐前要先了解我們想實踐什麼和真理背後的意義」，這便成為我的一個處事方針。記得在傾莊時我在傾莊日記曾經寫了一句：「莊者，群體之合作，而成果取于其中也」，不知你同意否？

傾莊的時候雖然既緊迫又辛苦，一切都是為著那個漫長的諮詢大會，然而無論在理念與行政工作等問題仍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於是便利用上莊的空餘時間邊做邊想，希望找得答案。

國事與我何干？

身邊的人時常會問：「為何你要關心什麼國事呢？我們是香港人，大陸又窮又落後又老土，關心他們幹什麼？」自己亦曾問自己是否是一個中國人，對於像我這樣在香港出生成長的人，每天過著緊張而有規律的都市生活，自小缺乏民族教育，「中國」似乎是虛無飄渺，遙不可及。經過一番思索與及翻看有關書本，終於得到了一些皮毛。

首先我們要清楚民族(或群體)認同的背後因素。一般人認為民族就是「大家個樣似」，「你係我個仔，所以你也是某某人」等等。其實，現代對民族的定義已經十

分廣泛，從某程度上可以看作群體(社群)認同。這可以從「非理性」和「理性」兩方面分析。就「非理性」而言，認同是出於一種自然的感覺，所謂「生於斯，長於斯」，對於其一直生活的社群產生一份感情，自己的家人與友伴皆為重要因素，融和其中，感情的強烈可以是理性所不能解釋。

至於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又可分為「原生感情」和「利益整合」兩方面。「原生感情」是基於彼此的共同背景，主要是血緣關係，共同的文字和語言，共同的文化與歷史，與及宗教等四方面因素所促成。香港人與處身黃土地上的中國人有著以上四種關係，例如大家都寫漢字，說漢語，重視家庭等。再者，自秦朝至清朝香港皆隸屬中原王朝的管治之下。基於這些「原生」的因素，香港人作為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是無容置疑的事實。

而「利益整合」方面，就現實情況來看，香港與中國大陸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香港的經濟成就，有賴來自中國大陸的轉口貿易，每天我們飲用的水和吃的蔬果肉類多半是從「北土」運來的……，基於這些原因，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情皆對香港造成或多或少的影響，例如「六四」事件及「鄧南巡」便是。加上九七年的主權回歸，我們再不可逃避，我們應好好的思索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起來認識「國事」，嘗試尋求對民族的認同。

有時我們還不禁會問：「中國是什麼？」、「中華民族是什麼？」傳統上我們都以政權來對「中國」一詞定義，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從廣義來說，「中國」應指中國人或是中華民族的活動空間，基於歷史的原因，這個空間分裂為幾部份，就是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至於「中華民族」是在基於「原生感情」和「利益整合」的認同因素所包含的人，這包括在上述的四塊土地上的人，與及散居在七大州的海外華僑。有了這個概念，我們便可以更清晰明確地去嘗試認識「國事」。對於這個題目還有很多意見，留待稍後再談。

香港人為何民族認同感薄弱？

校園作為社會的縮影至能反映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校園裡，「個人主義」抬頭，同學多從切身利益著想，讀書只求取得學位，其事例甚多。加上「即食文化」令同學對一些含有深層意義的資訊缺乏興趣探求。要知道民族認同並非一朝一夕能培養出來，認識國事亦需要花上好些時日才能得其概括，因此，同學對認識國事不熱衷是很自然的事。其實，這種校園文化終究是受到社會風氣影響所造成，香港社會同樣存在民族認同感薄弱的問題。

再者，基於香港的特殊環境，香港人自少缺乏民族教育與公民教育，群體意識薄弱，對自己身處的香港如是，更遑論什麼民族認同，像是遙不可及似的。

由於「九七」臨近，加上「六四」事件，不少人存在「恐共」心理，對於「中國人」這個字眼不大願意接受，甚至有抗拒的情況，對中國大陸的一切持負面的態度。另一方面，過份的利益心態，令一些人對大陸存在「大香港」心態，時常從自身利益看中國大陸的發展，對大陸的貧窮落後與及一些社會現象不是關心反而是輕視，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存在「階級性」，不願把他們與自己一同視作「中國人」，對他們亦不能以一個較為客觀的態度看待，未有嘗試從他們的角度來想想他們發展所受的制約局限，致令香港與大陸之間彼此不能突破界限，謀求諒解與關心。

也許一些人會覺得他們其實對中國的認識已很足夠，因為每天我們可以從電視、電台、報紙及雜誌等途徑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訊息，中國自然佔去一個大篇幅。某某會說我知道昨天深圳有股民暴動，十月開中共十四大。沒錯，我們能夠從多種途徑每天收取有關中國的訊息，然而，「資訊飽和」只是一種錯覺，因為一方面這些訊息只能給予我們一些事情發生的經過和結果，對於其背後的因素與潛藏意義未有深入的報導，另一方面，這些訊息往往流於片面，容易受有關媒介的立場影響，倘若我們不加以分析，便可能為這些觀點俘虜。無論怎樣，問題的根源終究是我們的主動性不足，往往只被動的接受訊息，對事情欠缺批判力，這些都對我們認識中國有一定影響。

說了許多，似乎都在極力批評香港人對民族認同的冷感，然而這並不等於我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對國家民族持完全否定的態度。八九年香港百萬人遊行正好反映出在民族處於關鍵時刻的時候，我們潛在的民族感情再次萌發，表現出我們對民族未來發展的關心。要知道，當一個民族處於太平盛世的時代，與及處於一個穩定(可能只是表面)的環境時，民族意識往往會變得薄弱，我們不能強求每一個人都能夠意識到自己的民族所面臨的問題，持這種想法只是一廂情願。

縱使現階段香港人的民族意識薄弱，但這並不是永恆。面對九七回歸，香港人對社會事務的參與日多，群體意識逐漸形成，亦願意多留心「港事」、「國事」。正如我曾經說過，香港人的群體意識一向十分薄弱，而民族意識與群體意識之間有著一種相互關係，因為本身民族就是一個群體，民族意識的培養旨在尋求民族的共榮與和諧，群體意識亦然。正因為兩者間有著緊密關係，而彼此亦有層次高低，要使香港人培養民族意識，首先要培養起群體意識來，跨層次地實踐並不濟事。

另一方面，由於香港人不同於華僑，大陸與香港在客觀環境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過渡期中大陸與香港處於「原生感情」和「利益」雙重整合的階段，在這種環境的促使下，香港人必須接受回歸的現實，縱使前景迷惘亦不能逃避，當九七年越來越臨近時，香港人將會逐漸主動地認識中國，當然，我不能保證我們所面對的與及將作出的認識和參與究竟是怎麼樣，那只有拭目以待。

「港澳陸臺僑胞本屬一家，黃土地上歷五千載文化。百年來神州崩裂各一方，民族與富強道路分途闖。中華民族融和統一共願，十一億人攜手共創新紀元。」

所思所感

從初次踏足中國大陸至今已十四年，自己從不同方面汲取有關中國的知識，直至這一年的上莊生涯，給予我邊想邊做邊學的機會，嘗試從中國大陸、香港、校園及學會本身的發展中深入觀察，並且得到一些體會。

首先，民族認同不能與政治思想認同掛鉤，這樣只有使民族認同變成政治的附庸與工具。在學會早期的發展中，「國粹派」便曾經受文革極左思想的影響，致使學會在四人幫倒台後遭受沉重的打擊，幸好一群國事人能尋求反思，把學會重新定向。須知道，民族認同的目的在於尋求民族成員的團結，最終達致共榮與和諧，這個共榮的含義並非指單純的富國強兵，而是民族成員的生活與利益所應得的改善，發展與保障。請不要迷信教條，世上沒有萬能的靈丹妙藥，只有透過思想與實踐找出大多數民族成員所接受的方式，實現以上提及的目的，才是我們培養及建立民族認同的正確模式。

如前所述，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意義必須弄清楚，中國是指以中國大陸為主體，合之以香港、澳門與臺灣屬於中國人或是中華民族的活動空間。中華民族是基於「原生感情」與「利益整合」等認同因素所包含的「港澳陸臺僑胞」。在學會裡，我們必須清晰地體現「中國概念」，令同學能認識國家民族等意義，從而培養與建立民族認同。

在建立民族認同的原則下認識中國時，我們時常會與志同道合的人彼此切磋討論，自然對一些問題有不同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從自身出發，培養民主意識，即使是學會整體亦需要，在這個空間內，在討論的過程中，需要聽取與尊重大家的不同意見，最後找出一個大多數人贊同的意見來，無論是贊同還是反對的都需要彼此尊重。「尊重少數，服從多數，自由討論，和平，非暴力」，這都是我們在民主討論中所必須遵守的，就算是對民族認同有異議的人我們都不可排擠，我們應與他們交流意見，了解他們的觀點，才能知己知彼。

除了培養民主意識外，我們亦應有科學精神。「五四」運動的口號是「民主與科學」，科學的含義是要大膽假設，細心求證，要客觀分析問題，循序漸進，不死抱教條。當我們嘗試分析中國的某些問題時，縱使我們本身有一些主觀的印象，但是在分析中國的某些問題時我們亦應該抱持客觀的態度，嘗試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最好是能夠了解這個問題涉及的地方，例如中國大陸，其本身的環境、文化、價值觀與及客觀條件的局限，反覆問自己這樣想對不對，那樣又怎樣，有沒

有優劣，有沒有遺漏。死抱教條，迷信天下有萬能的靈丹妙藥，這些態度並不可取，只有使自己局限在固有的圈子裡，不能突破出來。

培養民族認同，堅守信念，這並不等於一切。我們應該本著民主與客觀的精神，不斷反思自己的民族認同和感情，反思「中國往何處去」，反思自身的角色，嘗試問問自己可以幹什麼。反思是認識中國與建立民族認同的重要一環，社會在不斷變遷，時間不斷往前走，民族不斷向前發展，只有反思，不斷的反思，我們才能適應時代的步伐，與所有堅守著相同信念的人，一起認識中國，為民族幹點事，現在我們學會所幹的正是如此，令更多同學能認識中國，做回一個中國人。

在學會推廣民族意識的過程中，我們不必拘泥於專注某方面，應該提供不同主題與形式，實現多元化，讓同學能就自己的興趣去參與和認識，諸如政治、經濟、社會、時事、文化……，真是多不勝數。觀乎我們學會的架構，正好讓我們在這細小空間裡提供更多的機會，每個組別發揮自身性質的特點，以不同的主題來認識中國，雖然我們可能存在人力和資源的局限，但只要我們相信與堅持自己的信念，必能實現推介民族意識的目標。

主題多元化固然使我們有所得著，但是在選擇主題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細心，找出同學有興趣的主題當然是好事，這亦是對我們判斷力的一種考驗，然而我們必須注意這個主題是否能夠體現中國概念，推廣民族意識。不要把國事學會變成純興趣化的組織，因為「國事」這東西不是普通的一種興趣活動，而是「興趣與學術相結合」，透過學術，體現和推廣民族意識，讓同學能更深入地認識中國，這是國事學會賴以生存的依據。若不是這樣，在校園裡我們只有使國事與一些學會一樣走上自然淘汰的道路。

要推廣民族意識，體現中國概念，必須要懂得推介的深淺程度。要知道同學對國事的認識並不一樣，現時普遍來說是少的，因此，在推介活動時，我們應從基本背景資料著手，使同學能有進一步認識的基礎。一方面，學會的學術水平不是一般人想像的那麼高深莫測，我們不是專家學者，我們只是一群學生，和其他同學不同的只是我們抱持民族認同這個信念，主動幹些事情，因此，基礎知識的推介比較容易掌握，不但是其他同學，我們本身亦可以學習到新的東西。另一方面，這樣做有助於使我們本身不致於把自己「神化」起來，在同學眼中建立平易近人的形象，拉近彼此的距離。

正如先前所說，多元化是推廣民族意識的好方法，我們應利用及珍惜國事這個空間，以多元化的主題和形式，讓同學發揮，從這片園地出發，逐步在校園培養關心中國討論國事的氣氛。在眾多的形式當中，有三類是我們的「魔術武器」，最能充份發揮推介國事的功能。第一種是學術研習，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動，絕大多

數只能從某種角度得到對主題的一些認識，學術研習可謂「學會之本」，在籌劃活動前我們都必須先閱讀及分析有關主題的資料，缺乏這而只是天馬行空的構思，能行得通嗎？再者，學術研習能使參與者得到最基本對主題的概念，這當然是要有系統的，一大堆頭的影印資料並不濟事。有了研習的根底，便能以其他各種形式的活動加以補充，取得更佳的效果，就算是交流團亦需要學術培訓作為準備。其次就是剛剛提及的交流團，縱使學術研習是「學會之本」，然而，單埋首一堆一堆的書本與資料並不徹底，這容易被作者(或講者)的觀點影響和主導自己的思想。「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沒有什麼比交流團更能實踐親身體驗的目標了，因此我們應坐言起行，看過究竟，有助於了解事情的真相(當然不是百分百)。最後是出版導報，由於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交流團，我們所能接觸到的同學畢竟有限，出版導報有助於令更多同學得以認識與分享，亦有助於把我們的研習成果，分析整理，輯錄成刊，以作為整個主題的總結。以這三種形式為根本，配合其他形式，如講座、座談會、影帶欣賞、展覽會、走訪……等等，使活動主題的意念能充份表現和充實，達致推介的效果。

最後要談「認中」與「關社」這兩個東西。兩者曾在七十年代學生運動如火如荼時引起激烈的爭論。其實兩者的目的都在於引發同學參與，培養群體意識，只不過是目標不同罷了，沒有什麼大衝突。「認中」與「關社」，兩者同樣重要，世上沒有空談民族感情而缺乏對自身社會關心的一回事，民族認同與群體認同都是尋求有利整體共榮與和諧的方面。倘若我們關心我們的社會，主動參與社會事務，逐漸培養群體意識，那麼，在九七回歸時，我們便可以踏進更高的層次，認識和關心中國，投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尋求民族的未來方向。

上莊一年的感覺

今年是國事學會成立二十周年，想不到今屆的幹事會只有少少的六個人，破了近年最低人數紀錄。在五個組中，出版與學術兩個組「缺莊」，令人難以置信。在這種情況下要幹些大事來可說沒有可能，然而，就是這六個人偏偏要幹多些活動，不甘令學會就此沉下去，曾有些批評說這個莊「野心大」，印象深刻。回想當日，自己確曾對學會的未來發展擔憂，在沒人「冧莊」的情況下，我們只有靠一份信念來堅持，我們相信同學對民族是存在關懷，只要令他們主動參與，便能讓他們認識中國，培養民族感情。「與同學一起認識，尋求客觀分析，親身體驗，共同踏出第一步」，這個我們今莊的路向我時刻在反思，在一年的工作中不斷回顧、反思，心想實現這務須大家的努力，在實踐中檢驗真理，有錯則改，求使一切順利。然而，自己亦明白到畢竟能力有限，要事事兼顧是沒可能的事，因而只可不斷觀察各項活動的籌劃與進行，看看誰有問題或困難時便往誰處。須知各組的工作都在同步進行，只是抄下各組的開會時間便已花去好些光陰，開會似乎成為今年的一大特色，剩下來的時間已不多，原先希望反思路向亦受到影響，陷入

行政工作的「大網窩」。加上自己缺乏組別籌劃活動的經驗，有時亦顯得無所適從。幸好大家都似乎擁有高超的能力，加上莊內的關係融洽，令各項工作都得以順利進行。從「會慶」、「三峽工程號外及講座」、「迎新九二」、「中國是什麼」，到「中共十四大活動」、「當代中國人的思想文化」、「交流團」與及《會訊》與《國風》的出版工作，處處顯示出大家實踐的信心、決心和高效率。而自己在一年的工作中則感覺到自己是一個「旁觀者」多於一個「參與者」，自己實際的得著不多，得到的只是解決了一個問題跟著又來一個，雖然如此，自己對於學會的發展與及大家在實踐我們路向的努力皆感到十分滿意，正如一位「老鬼」所說，只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必能感到光彩。

「以今屆活動的數量而言，我們已經到了甚至超越我們自身能力及學會資源的極限。

以今屆活動的質素而言，幹事與籌委群策群力，熱情推動，縱使面對不少問題，總的來說成績美滿，充份貫徹學會的宗旨，實踐我們的路向。

會員的主動參與，的確令人鼓舞。然而，一個會員的參與程度相對於他(我們所期望的)對學會、對社會、對民族的承擔，並不一定成正比的。

但是，我們不必為此而失望，因為我們曾經在活動中有所得著，只要我們堅守信念，定能知足常樂，生命亦將會更為光彩。」

對學會現時行政狀況的看法

作為幹事會主席，本身處於一個有利的位置來「俯瞰」整個學會的運作。整個行政系統除了存在工作量大及開會冗長的問題，在例如組織間相互關係上與及議事程序仍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

先是決策權的問題。現時學會的架構使權力極度集中在中央幹事會，這會導致行政工作效率緩慢，令決策積累，回應力減弱。自上莊以來，這種制度已在不斷的改善當中，讓各組幹事及籌委會有更大的自主權，這主要是在實務工作安排上，而對於資源分配及人事問題上中央仍保有最終決策權。這不單令中央的運作加快，同時亦可提高各組及籌委會在實務工作上的創作性和積極性。不過，長遠來說各組應建立自己的幹事會，把實務的最終決策權由中央交與組的幹事會，並且在人事及資源調配的權力，中央則扮演「聯邦政府」的角色，負責處理內外關係及跨組別的事項等。

冗長的會議與及繁多的開會名目都是會內各組所共同面對的問題，一方面有談不盡的議程，另一方面會議亦缺乏系統，經常影響會議的順利進行，例如意見重覆，問題穿插等，這些問題令與會者時常無所適從，然而，倘若我們引用評議會的議事程序，則可能令會議形式化與及浪費時間。因此，我們必須制定一個簡易的議事常規，清楚訂明會議的權限，召開權，法定人數，記錄，主席權限與及投票機制等事項，作為未來會議的借鑒。

幹事及籌委的溝通對於工作的進行頗為重要，粗略估計現在兩者的總數在四十人上下，然而在平時開會以外的時間除了個別者外普遍很少接觸，只是到開會時才碰碰面，這不利於彼此的了解及意見的交流。現時各組多採用交流日記的方式，但翻看其中有頗多是空白一片，形同虛設。因此，無論是幹事與及籌委，都需要加強聯繫，特別是在日常生活中，這可以是吃便飯，或是平常聊聊天都可以，因為學會的活動是靠大家的熱誠來推動，倘若大家有既密切且融洽的關係，定能擦出火花。

在開學初我察覺到在校園裡有不少學會舉辦有關中國的活動，例如世大服務社，學生會等。多一分推介中國的力量固然是好事，不過倘若活動主題出現重覆時，便會浪費資源和時間。因此，作為校園裡民族教育旗幟最鮮明的國事學會，應該採取主動，與校園裡其他推介中國的學會聯繫，加強溝通，以達致最佳效益。

對於國事本身來說，縱然幹事與籌委努力不懈，有些活動依然乏人參與，或是參與者反應冷淡，何解？其外在原因主要是同學對參與活動並不熱衷，而出於我們本身的問題不外乎兩個：其一是宣傳不足，不單是一般同學甚至連會員也不知道有活動舉行；其二是對活動主題的意義缺乏深思，未有充份分析活動主題與活動形式相互配合，甚者對主題認識不足，對選擇活動形式時缺乏批判力。凡此種種，皆會令整個活動的籌劃產生負面的影響，浪費寶貴的時間和資源，因此，在籌劃活動時我們除了考慮活動推出時的一般工作外，以上問題必須先弄個妥當。

幹事與會員關係的薄弱對於學會來說是一個致命傷，在一年中至少有一半會員是未有參與任何活動的，我們只是寄些《國風》，會訊等便了事，這實際上是浪費了會員接觸國事的機會。「細胞小組」可能是一個可行辦法。首先把會員分成若干小組，每組大概是五至八個人，小組的主要活動是學術研習或是時事討論，主題可先由我們制訂若干個，由小組自己選擇，倘若有小組認為不合適，可由他們自行制訂，由我們給予資源，而除了以上兩種形式外，小組亦可選擇諸如電影欣賞等形式，這當然需要我們的協助。每個小組均自行委出一個組長，而在中央幹事會設立一個協調委員會，定期與組長會面，討論小組的活動，會員的反應，與及透過組長把幹事會及各籌委會的活動通知會員，以起橋樑作用。這只是一個粗略的構思，還有待落實細節。

在大學內眾多學院，尤其是文學院與社會科學院，均有設立與中國有關的課程，其中以歷史系與政治科學系為最，這些課程的講師、導師與同學對有關學科皆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我們可加強與他們的聯繫，如定期舉行座談會，講座或是出版匯報冊，這對於我們提高學術水平有一定的幫助。長遠來說，在港大內實際上有設立中國研究系的必要，其原因有三：其一，港大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比其他大專院校落後，例如浸會設有中國研究系，中大的大學服務中心是世界上有關中國資料最豐富的機構之一。隨著九七的臨近，加上中港關係日益緊密，成立中國研究系刻不容緩；其二，港大本身設有不少有關中國的課程，有不少同學專注於這些課程上，設立中國研究系，可使課程得到有系統的編排，方便同學選擇修讀；其三，縱使港大是由殖民地者創建，但無可否認，這所大學是宣稱「為中國而立」，是在辛亥革命爆發的歷史時代建立的，如今在港大文學院內設有日本研究系及美國研究系而沒有「中國研究系」，在道理上是說不通的。因此，我們學會本身應該起帶頭作用，爭取成立「中研系」，這對學術研究的發展有積極的意義。

「老鬼」、「去屆代表」、「冧莊」

說了一大堆，好像每方面都已經分析過，然而獨欠了這班人，他們在學會裡有著一年以上的資歷，是學會的元老級人馬，他們對學會的工作均有豐富的經驗，在以往的上莊日子裡曾經歷不少風浪及得到不少啟發，學會的發展在某程度上受著他們的影響。然而三者各自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就「老鬼」而言，他們沒有職位的約束，但是他們當中仍有些關心學會的發展，經常訴說自己的經驗和給幹事一點意見。他們的意見對於我們來說是十分寶貴，可作為我們行事的借鑒，但這並不等於我們要全盤接受，因為中國人往往「貴古賤今」，受著「沒有天，那有地；沒有地，那有家；沒有家，那有你；沒有你，那有我」的傳統思想影響，做事因循，凡事以前人為權威，這將嚴重損害幹事的創作性與潛能，使後人缺乏本身風格，甚者使他們欠缺適應環境轉變的能力，不單對他們不利，對學會的發展亦不利，因此我們必須有批判性地接受「老鬼」的意見。

去屆代表可說是「有牌老鬼」，設立這個職位的目的在於給予後繼者意見，與一般「老鬼」不同者在於他們有職位上的約束，必須承擔這個責任。他可以出席學會的各項會議，提供意見，亦可協助有關的工作，在這兩方面，其本身的自發性至為重要。

「冧莊」者是新莊的一員，但其本身有一定特點，有云「冧莊」乃國事之傳統，亦云「冧莊」乃屬理所當然，何解？今年因為沒有人「冧莊」，因此缺乏參考，而就本身的見解，「冧莊」實由很多因素促成，先說其好處。其一是行政經驗，由於經過一年之「上莊」生涯，對學會架構及日常工作都能充份掌握，應付裕如；其二是理念經驗，其在一年的實踐中不斷反思與清晰自己的理念，掌握分析問題

的方法；其三，「採莊」者在一年工作中取得工作表現，並得到本身「莊友」的支持，在「新莊」中建立威信，加強紀律及聯繫，而新莊亦能以「採莊」者之行為操守為榜樣。

「採莊」者若「採莊」主席，其工作主要為理念性與行政性，需要了解架構運作與內外聯繫，實務工作則較少。較之去屆代表，「採莊」者對學會及民族必須有更大承擔，且能憑本身經驗導引全莊按所定方向前進。再者，「採莊」者必須對學會及對民族有一番理想和抱負，與及要清楚自己能力所及能否承擔。

或有云「採莊」諸多缺漏，不可取。有云「採莊」窒礙「新莊」的獨立思維，然而國事是一個講求民主與科學的空間，「採莊」者只是「新莊」的一員，不過他較為了解理念的分析與思維方法，使莊友在理念上能有清晰的思索途徑，懂得如何尋找方向。亦有云「採莊」者「阻人前進」，令「新莊」缺乏學習領導才能的機會，然而，國事的幹事在架構上要求他們能有或多或少的領導才能，因為各組本身需要領導一班由不同年級同學組成的籌委會，且分工仔細，行政量大，理念亦要清晰。另一方面，主席的工作反而著重於理念的啟發與清晰，人力及資源的調配，協調內外關係等範疇上。至於「新鮮人」在各組裡工作的好處是能在實務活動上有更有的發揮，並從「採莊」者中另汲取經驗。經過一年的工作，或能從中找出繼任人，由於其在一年工作中明白各組的工作實況，自己在經驗上亦有所增進，在「採莊」時必能有所裨益，使學會及「新莊」能不斷求新，在穩定中不斷成長！

傾莊之我見

一年的工作已接近尾聲，「新莊」亦在積極斟介當中，而「傾莊」自然是「上莊」生涯中最難忘的經歷。去年由於沒有幹事「採莊」，本身又缺乏經驗，致使「傾莊」未能全面，經過一年的工作，總算對「傾莊」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些見解。「傾莊」的內容主要分為理念，架構及行政，與及活動等三部份，缺一不可。理念部份主要是清晰大家對一些事情和概念的看法，包括民族認同，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的現況分析，校園現況分析，國事本身的角色，宗旨，現況，與會員關係等等諸方面。綜合以上的分析，對來屆的目標，方向，層次及意念，制訂大體路向，即如何實踐宗旨。架構及行政部份，著重對會章及架構的認識，並且分析其角色，關係，實際運作等問題，與及對莊的理解及期望。活動部份則是研究實踐來屆路向的具體措施，包括資料來源，認識途徑，活動形式等的探討，重點放在表現形式與表現內容(主題)之相互關係。在活動的制訂上，針對中心思想，推廣意念，基本內容及形式，工作量預估，工作分配等方面考慮，並且對一些可能出現的問題尋找解決辦法。最後，綜合以上三個方面，制訂政綱及活動時間表，向諮詢大會進發！以上的點點意見，希望能對新莊有點幫助。

文章選粹

不經不覺已寫了很多東西，自己一年來的一些看法與感受藉此機會一一訴說出來，旨在加深大家對這個擁有一大堆花名(大頭仔、飛碟仔、PP···)的我的認識，亦希望這些意見能對大家及對學會有些幫助。展望未來，國事學會必能繼往開來，長流不息。

(冬天者，東天也。哈哈！)

大頭

九二年秋

給新莊的信

希倫

(編者按：本文摘自國事《二零零二迎新特刊》，作者為國事學會廿六屆(1997/98)財務秘書及國事校友會財務秘書。本文是作者藉國事三十周年特別為新莊(同時亦為所有國事人)而寫。)

各位國事弟妹：

七月一日在 Roadshow 上看了突破機構的一個電視短片，談到中大兩個同學在「六四」當晚參加燭光晚會的感想，我亦希望藉此機會分享一下一些對國事的感想：

「六四」已經十三年了，曾經歷的人都會沒齒難忘，那兩位在電視出現的同學，都是在長大後才去參加燭光晚會(「六四」的事實和是非，實在要費很大的勁才能說清楚，支聯會與官方的報導均有其偏見與觀點，但這不是本文的主題，有機會再交流)。我也是一樣，在九七年才跟著莊友去，若不是參加「國事」，可能一世也不會去，也不會知道「六四」所謂何事。對我而言，燭光晚會是一個活動，讓我感到自己對國家有所承擔。對國家政事，我們無能為力，但有一個機會，與一群人無私地為國家前途高歌、盼望，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唱【血染的風采】時，我會為願意為國家犧牲的人而感動；唱【中國夢】的時候，為國家仍有希望和目標而感動。從參加國事學會開始，我才真正與國家聯繫起來。

大學生活是自己選擇的，當天我選擇了參加國事的活動，第一次就是去廣州考察團，然後是研習班。看見國事的幹事搞得很落力、很認真。我聽過幾個老鬼的分享，像家敏、邵、大頭等等，覺得自己非常不足，甚麼也不懂。後來知道，國事人都很重視學術，對問題都會認真的思考過，閒來閱讀很多資料。雖然大家在上莊時很可能對搞的題目認識不深，但現實上知識是可以現買現賣的，即時花點時間「充料」，找邵或其他老鬼談談，再互相討論一番，就甚麼事情都會應付得來。嗯……好像我現在工作也是差不多。

記得我們莊也是對國事知識不甚了了，總之一夥人在談一些「國事」，但我們也談一些生活瑣事。我們會在莊記 tea，也不一定談國事的工作，而是找個機會碰頭，互相關心。在國事這個團體中，我們東奔西跑，容易迷失，有時變成「為莊務而莊務」，有時會累得不想幹下去。但這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應該的。如果我們正在做感興趣的事，不會覺辛苦，只覺時間不足夠。談國事是我的興趣，我透過她分享我的知識和觀點，也通過她聽到很多別人的觀點和思想。我選擇辦一些

自己感興趣，也希望與人分享的活動。所以，我在國事的日子很快樂、很充實。

您們還記得從傾莊到諮詢大會的過程嗎？傾莊到諮詢大會是一段我永遠不會忘記的美妙日子，那時一星期有五個晚上留在國事房，認真討論理念，莊友之間辯論，從而釐清了自己很多的理念和真正想法。諮詢大會上老鬼不斷提問和批評，衝激我們的思想，也叫我們明白只要從不同角度看，便可以有一番道理，亦對自己的觀點有多一點信心。另一方面，自己心裡面是以國事為中心的，直至今天，仍然在「認識、正視、深切關懷」這三大步驟上作努力。國事的一切一切至今仍在發酵，不斷讓我思考和回味。

走下去，才有可能到達目標！

祝平平安安、事事順利

希倫

廿六莊財務秘書

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中國夢

喬偉鋒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國事學會廿六屆(1997/98)主席及廿七屆(1998/99)去屆幹事會代表，現為國事校友會外務秘書。本文為作者於二零零一年獨自到大陸旅行半載的遊記摘錄。何謂「國事人，中國心」？讓我們跟作者一同踏上旅程吧！)

記得小五暑假，父親從圖書館借了幾本中國史書，內容是商周時期的歷史，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中國」。

初中，我最喜愛的便是中國歷史，至中三，讀到八年抗戰、國共內戰、文化大革命，亦勾起我小時對六四的片段。我很想知道更多有關中國的人和事，我希望有朝能漫遊中國，我要認識、了解這個我所屬的國家。太長的歷史，太多的事情，億萬生民，新聞或一些特輯中經常批評大陸社會，是與非，真與偽，無從辨識。

大學，我慶幸能與一班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上國事學會莊。上團、安排活動，我有更多的機會讓自己投入於中國大地上。是一種信念，一份熱誠，我與這片土地緊扣在一起。

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應該是零零年的最後一天，我獨個兒坐在書桌上，看著牆上的中國地圖，「是否可以實踐兒時夢想，漫遊中國？」於是拿起紙和筆，粗略寫下我希望行走的路徑：西藏、新疆、絲路、青海、西安、三峽、南京。模擬了路線圖，想著想著，「好」，去吧！

籌備了半年，父母極不願意我作半年的旅遊，太危險了！幸得朋友們的支持和鼓勵，加上我的「硬頸」，父母愈是反對，我愈是要一展抱負。就這樣，零一年六月十一日，我離開了香港，向著我目標進發。

我也不知道能否熬過半年時間。畢竟，這次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出來旅遊，一開波便誇下海口說要半年後再見，能否堅持到底已是疑問；更擔心路上若有甚麼不測，如何報答父母？口中雖笑謔“*All or Nothing*”，其實心中惴惴不安，既憂慮茫茫前路，更擔心家中各人。只能說一句：「好自為之」。

以下是摘錄的「神州遊」日記，自六月至十二月，從雲南出發，經西藏、新疆、甘肅、青海、陝西、河南、四川、重慶、沿長江三峽順流而下，經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最後抵達上海，凡一百八十二天，共計三萬五千里路，零一年十二月九日抵港。

六月廿二日 躺在雪山中 (宿於八宿縣郵電局招待所 ¥10)
(西藏) 芒康—左貢—幫達—八宿

離開芒康，向左貢出發。從芒康開始，我們轉入川藏南路，風景比滇藏路更美更俏，更秀更俊。兩旁不再是光禿禿的山頭，而是大片的原始森林和草原。如美是一個青蔥秀麗的村寨，遠處則有高聳的雪山和湖泊。村寨有些莊稼，有晒穀物用的木架，構成一幅幅美妙的田園景緻。不久，一隊隊解放軍的軍車擦身而過，他們應該是往四川負責運送補給物資回西藏的官兵。每隊約二十輛東風大卡車，沿著山路迤邐向四川進發。部隊甚有禮貌，我們向他們舉手示意，他們亦整齊地向我們敬禮。看他們的模樣，只有十八、九歲而已，嘻，比我還小！



於左貢(3,910 米)用過午飯，我們沿著崎嶇 318 國道迂迴攀升。山路愈來愈陡峭，而我們亦慢慢接近大雪山。下午 4:20，終於抵達川藏路上的第一個雪山—東達拉山。車路兩旁盡是皚皚白雪，原來此地已有 5,008 米！我們非常興奮，這是我第一次在雪山上玩雪。雪是新雪，雖不厚，但已足夠我這個小子開心得不得了。我躺在雪上，感覺非常舒服，四周雪山復有輕霧遶繞。一日之內，從山下至山上，初春、盛夏、仲秋至隆冬，置身四時之景，樂亦無窮也！

(作者攝於雪山上)

從雪山之顛，我們往山腰直駛而下。在大山脈間的彎曲而狹窄的路上穿梭，一邊是看不見頂的高山，另一邊是懸崖峭壁，起初真有點擔心，恐怕有甚麼意外，那就一命嗚呼；後來覺得，也顧不了這麼多，扎西師傅(司機)和四驅車已是最好，要是那個萬一，也沒辦法。山路顛簸之極，一個不留神，還被拋上車頂，撞得紅紅綠綠的好幾塊。

入夜，我們還在山間轉來轉去，晚八時，看到前面有一輛臥舖車在拋錨，只留下一面剛好夠我們的車過路的間隙—車輪再出一吋便人車齊落山崖。天已黑齊，幾不能分辨十指，卻聽到滔天巨浪拍擊岸邊的聲音，原來我們已駛至怒江江邊。雖看不到滾滾濁浪，但那轟轟巨響，完全淹沒我們的聲音，直教人心寒。路很窄，兩旁還有很多大小不一的碎石，師傅還不時要我們下車搬開石塊，以免刮穿車底。後來我們發現其中一段的堤岸被洪水沖毀，但師傅毫不猶豫地濺過江水，直駛而去。若是白天看著這一幕幕場景，肯定會更驚險。

晚十一時，終於駛入八宿縣城(3,390 米)，用過晚飯，和衣入睡。

六月廿八日 生死一刻 (宿於八一金融大廈住宿部 ¥35)
(西藏) 通麥—排龍鎮—八一鎮

八時多起來，收拾細軟，準備徒步跨越塌荒(山泥傾瀉)之地帶。

郝老他們特意相送，我們一起在四駛車前拍合照留念，旋即出發。

十時半，我們到達最近塌荒的地方。還在與挑夫討價還價間，前面五百米處的山坡突然下塌，初時還以為是一小撮沙泥而已，接著便是全幅土坡倒下。我不知道前面有否朋友被活埋，我跑上前問 Jessie 我們所有人的位置，才知道陳太和技安已在倒塌的斜坡前面。剎那間，生死之念頓生，我不顧一切，沿河旁石灘繞到塌荒的另一邊，大喊他們的名字，卻渺無人聲；我很怕，不知道會這麼容易便失去生命，失去兩個剛才還在說說笑笑的朋友。我奔上山，看到 Jessie，她說已看到他們兩人的身影，沒事，我心中舒了一口氣，不知怎的，淚水奪眶而出。隔了一會，終與他們一起，又哭了一場！



我們跨過了幾處塌荒地，最後一段亦是最危險的一段路，只有一個足印寬的路。右面是直向的山坡，左側為泥石流，往下便是滔滔河水。「走得一個得一個」！真的，生死一刻，不容再作他想。

走了兩個多小時，抵排龍鎮。往八一的車，路程不過一百公里，師傅開天殺價，¥100/位，卻無反駁能力，唉……未幾即降大雨，總算得上蒼祕祐，一切有驚無險。對於人生，我有更多的體會。能有如斯領悟，是一種福份。

七月二日 莘莘學子 (宿於日喀則剛堅果園飯店 ¥30)
(西藏) 拉薩—日喀則

上午十一時多，中巴離開汽車站，往日喀則(西藏第二大城市，班禪喇嘛的駐錫地)駛去。

遙遙長路，足有三百公里，加上泥石路，車程要六、七小時之久，真嚇人。

至日喀則，吃過晚飯，我們赴舊城區遊逛。路上發現很多回族居於此地，大市集上攤擋已陸續收拾。不遠處有幾十台桌球，只需五毫一局，但因趕往日喀則宗，

未能一展身手，真可惜！（笑！）

漫步上山，看到有幾個藏族孩童，我問他們可否帶我們上山，他們欣然而就。不久便走到宗山之頂，俯視整個日喀則市，全城盡入眼簾。「宗」是藏名，意為政府機關，一般建於山上，四周築有圍牆，卻於五九年西藏動亂中被毀，可惜。



與這班孩童合照，並寫下他們的名字。也不知道是誰人起始，他們問了許多英文單字：pen, white, red, mountain, torch, moon, sun 等等……當我們串英文字母給他們聽時，有些孩子用手

在掌中比劃，有些更拾起石頭或樹枝在地上默記－他們很好學，不斷發問，我亦發揮小老師的角色，讓他們一步一步記住生字。與他們相比，香港的學生真是太幸福，卻不一定是最好的安排！

七月十四日 申奧成功 (宿於聶拉木阿頓賓館 ₺20)
(西藏) 聶拉木－樟木－聶拉木

樟木距聶拉木 32 公里，樟木以南 8 公里即為尼泊爾。

從聶拉木出發，我們沿著於六二年興建的中尼友誼公路進發。這條公路位於峽谷兩岸，當年因築路而犧牲的民工數以百計。兩旁仍為原始森林，瀑布處處，偶然看到山嵐霧氣，還聽到猿猴嘶鳴，真想不到會有如斯勝景。旦巴師傅指著橋下一輛東風貨車，說是去年十月失事衝下懸崖，「車內的人如何？」「出國了！」目下的這條不知名的河，從西藏經尼泊爾，最後出印度。在西藏，「意外」看得多了，只能默默祝禱。



很幸運能碰上天池(港人)他們一起「遠征」，才發現我的準備是如此不足，既沒有熱水瓶，亦不知各種藥物的效能，就連朱古力也沒有買。看似簡單，但確不曾想到(在 5,000 米的高山，朱古力和熱水是求生必備)。今次旅途不單經歷深刻，更令我學懂照顧自己，確實難能可貴！

今早師傅跟我們說，昨晚有一個全國的好消息：「申奧成功！」中國終於有機會舉辦這個國際性的運動盛事，令人鼓舞，但我更希望今次是真正的全民活動，而非領導人為自己臉上貼金和留下美譽而勞民傷財的騷擾。如五十周年國慶，並不

見得人民稱羨稱美。廿一世紀是否中國人的時代並不打緊，最重要是我們能提昇自己的素質。唯此，國家方能強大，也無須多說人家打壓你甚麼的。

八月四日 南疆行 (和田交通賓館 ¥20)
(新疆) 喀什—英吉沙—莎車—葉城—墨玉—和田

離開喀什，往南疆去也。雖知南疆無足甚觀，看看風土，感受人情，也是一種體會和經歷。

路程達八、九小時，今次旅途，我的屁股確受了不少罪，光是顛簸之累已令我視坐車如畏途。(但我肯定「走」不了這些路，真的不明白余純順如何「走」了八年中國?)

途經幾過南疆較出名小鎮：英吉沙盛產小刀，莎車、葉城則為交通要塞(後者可往西藏)，墨玉，故名思意，是出產墨色玉的地方，而目的地和田則以盛產絲、地氈和玉石而享譽千年。南疆以維族人為主，以和田為例，維族佔該市人口 95%，漢族則成為名副其實的「少數民族」。



公路兩旁盡為戈壁灘或沙漠(我們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南邊而行)，偶爾可看到連綿數十公里的綠化地帶，全為人工造林的成果，以白楊樹為主，用作阻擋風沙，綠洲內則為耕地，種植各類蔬果，裨益民生。這些人工植林，規模之大，真的佩服當年支邊(注：支援邊疆)運動中的知青(注：知識青年)，他們貢獻了人生中最寶貴的歲月，於新疆默默耕耘，為國家的將來作無私的奉獻。算如今，他們都是五、六十歲。遲暮之年，看到當年播下的種子得以成長，應感安慰。希望他們都能有一個滿足而安樂的晚年。



南疆既以維族為主，言語溝通便成了大問題。一如西藏，雖同在一個國度裡，卻有感「雞同鴨講」，只能以手語代替，真是「有口難言」。

小記一則，南疆竟然可找到不少港星港樂(還是廣東話主唱)和港戲。小小香江，其文化能幅射至全中國，真的要讚自己：「我至叻」！

八月廿七日 侏儸紀 (天池畔「熱西堤」帳篷 ¥20)
(新疆) 烏魯木齊—天池

天池是天山山脈中的一個湖，群山環抱，景色怡人，再配上古代神話，甚麼王母娘娘的洗臉盆、洗腳盆等。中國各地的旅遊點大多有神話故事作背景，以渲染景點的可遊性和可賞性，這便是「有中國特色的旅遊活動」。

抵天池，一群當地開設帳包的哈薩克人一哄而上爭我們的生意，最後選了一位叫熱西堤的哈族，問及價錢，他竟以非常流利的英語與我對答，令我印象深刻。於帳篷安頓定當，我們便騎馬往博格達峰。道路崎嶇不平，有時更需下馬步行。經過一些溪澗，看到一些大樹橫七豎八被人砍伐殆盡，確實可惜。從湖邊至山腳而山腰，海拔不斷升高，雲霧也開始濃起來。至2,600米，馬不能前行，只好放棄上山，於一哈薩克家庭的帳篷中休息，吃過牛奶，烤餅，天氣漸寒，不如早歸。

入夜，帳篷旁牛隻互相嘶鳴，其聲如洪；東唱西和，連綿不絕，倒以為自己入了侏儸紀的恐龍時代。雖有點吵耳，倒覺有趣，尤其是在帳中睡覺，四周寧靜之餘卻有如此「牛叫」，直如身處原始森林中，很特別。

九月七日 十二朝古都 (西安西光公司招待所 ¥17)
(陝西) 咸陽—西安

西安，古稱長安，中國歷史上的十二朝古都，小學時從社會科讀到漢、唐盛世，令我對此地心神嚮往，一直盼望能到此一遊。

終於到達西安。雨停了，天放晴，我的心情既興奮又緊張。這是我的旅程中的第三個心願地(其他為西藏、絲路、九寨溝、長江三峽和南京)。

急不及待到城內遊覽，先到碑林，此館收藏著全國最多的石刻碑文，煞是宏偉：明清碑文多如森林中的茂林，密密麻麻，好幾塊更是康熙、乾隆帝的真跡；唐宋的也不少。佇足欣賞，聯想起中國最早的圖書館，應該是碑林無疑。



近晚，拾級而上城牆。此牆是全國碩果僅存的幾道較完整的城牆之一。從城樓上俯視西安，確有一股帝皇的傲氣—想起小時候看過的【秦始皇】：「大地在我腳下，國政掌於手中，那個敢多說餘話？」城牆雄偉非常，寬廣而沉實。斜日餘暉，映入城內，越牆外的護城河而與現代的西安相連接，將古今時空

交織而成就今日。這個交織，便是中國的現代化。從鴉片戰爭以後的洋務運動，國人孜孜以誠求一更始中國的出路。我們走了很多彎路，跌倒過，失落過，但我們從未放棄。幾代人的努力，無數的付出，始有今日的小成。相對於昔日漢唐，今之英美，還是不能以道里計。我們追求的，不是強權霸主，而是創造更好和更合理的環境，讓人類得以繁衍下去。

十月十六日 漫遊生活 (瑪達米 至20)
(雲南) 麗江古城

四個多月的遊歷，西南西北算是逛了個大圈，今日已是第 128 天，算起來也走了 25,000 多公里。

自小便希望有此遠遊，今日實現，內心確實欣喜若狂；看到中國的人和事，卻感到對這個國家的認識太少。記得大學時的一位友人曾對我說：「香港人，尤其學生對中國的批評，已遠遠脫離時代之所需。」誠然，中國之大，不足之處多如汗毛，隨便拾其一二已可大責難三日三夜。今日中國最需要是默默的建設，提高人民素質。說實在的，單是要給養十二億多的人口，要將中國現代化，絕不能一蹴而就。



旅行中讀多了中國歷史和地理的書，明白到中國現代化的艱辛和局限。略舉數例：在往瀘沽湖的路上，我看到很多梯田，以現代科技，根本不宜耕作，但農民仍用二千多年的耕作方法：人力和牛畜。讀到一篇有關省縣級地區劃界的文章，才知道中國的省縣級至今年(2001 年 6 月)才正式得以確定。中國開國幾千年，竟至廿一世紀才弄清楚各行政區的實際管轄範圍，奇哉？又如雲南等民族地區，「民族」之界別要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共建政後方始確立。凡此種種，只是一個側面闡釋中國問題的廣而深。

慶幸生於這個年代，現代化的頑石大關雖未完全除去，卻因前數代人的努力而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將來何去何從？要靠我們的造化。

十一月八日 如願以償 (農墾招待所 至35)
(江蘇) 南京

南京，一個我嚮往已久的地方。

我對中國的感情，是從對歷史的興趣中建立起來的。而其中的四個城市，又是我對中國的一個縱向感情的依據：西安(長安)令我聯想起李唐的偉大，中國的國際胸襟，對事物的包容；北京是明清兩朝的標誌，紫禁城、圓明園俱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展現中華帝國的雄壯；南京則是近代中國歷史中，經歷最深刻的一個——國民政府的草創、鞏固、發展，以至抗日時的淪陷、屠殺，到最後國民政府退守臺灣；上海則是我的家鄉，雖然認識不多，理解不深，聽了廿多年的上海話仍停留於「聽」而已，但我仍很自豪的說自己是「上海人」。虛榮心或許有之，但我想更多的是那份對故土的情懷。這四個城市，便如一條長梯，引領我向更廣闊的國土漫遊。



中三的中國歷史，給我最大的精神刺激莫過於八年抗戰。當年的歷史報告，便是以「抗日爭戰」為題，寫了四萬字。當然絕大部份是東抄西襲，但我對抗戰亦留下深刻記憶。南京大屠殺更是一場永不磨滅的烙印。那時我便許願要

到南京祭祀亡靈，今日終於如願以償——拜謁大屠殺紀念館。

第一次走進為悼念亡靈而建的陵館，獻上鮮花，為慘死的同胞致哀。看到纍纍白骨，一幅幅黑白卻血腥之極的照片，以及紀念館中鵝卵石上的一對母子塑像，悲痛、沉重和複雜。但我很滿足，九年前的承諾今日實現，心情激盪，無以復加。

承如碑上刻文，我們不要仇恨，但要記著歷史，知所奮圖，努力建國。先民們的鮮血，喚起我們對國家的承擔和建設。願他們九泉之下得以安息，默默祝福我們實現他們的期許。

十二月八日 歸航

(上海—香港直通車上)

半年的遊歷，從構想至邁出，一步一腳印的實踐出來，過程中的酸甜苦辣，得與失，喜或悲，百般滋味在心頭。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旅程是我人生中難以忘懷的一段經歷，甚至可能是我最大的成就。西藏的塌荒、珠穆朗瑪峰、神山聖湖、新疆的維族、旅途中的上吐下瀉、徹夜難眠的火車「硬座」、新朋友的結識與再遇，一切一切，至今仍瀝瀝在目。二十五歲的我，能有如斯歷練，除了自己的投入，上天總算對我不俗，更慶幸得到父母和朋友的鼓勵和勸勉。可以說，今次得以凱旋而歸，是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

是次旅程，給了我很多的啓示和教導，特別是對中國的認知和自我的人生觀。先說中國吧！在香港長大的我，也不知是甚麼原因，我很喜歡這個國家，對自己能生為中國人而感到自豪。然而，從香港看中國，我們確能掌握很多的資訊，甚或

比國內人民知道更多國內所發生的事情。但這個「知道」，說穿了，其實並沒有多大意思；「知」與「不知」，只局限在所接收的資訊中。西諺中有：“no news is good news”，而我們每每從新聞中所接收到這個國家的是官員如何貪贓枉法、農民生活如何艱苦、多少孩童因經濟問題而輟學，不一而足。誠然，這都是事實，是這個國家面對的問題，必須解決。但更多的「平常事」卻被遺忘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社會的進步，文化的演變……我不是要為中共開脫，只是有感於我們看中國的片面性和表面化，不足以讓我們真正理解這個國度裡的人和事，更遑論任何推動其進步之說。在川藏公路、南疆大漠，看到各族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大地上更多的歡欣和喜悅，反思當年的一窮二白，今日之所成，是一種深刻的蛻變。

刻下中國所經歷的，是現代化的進程。與過去三千年的歷史不同，現在的中國，是如何以自身的文化，與世界各種潮流，尤以由西方處領導地位的現代化世界，配合、融和，俾能為人類文明開創新的一頁。但無庸諱言，中國的傳統文化與西方所倡導者大異其趣。從家庭、社會以至國家的組成，中西方各有背後的理念和邏輯。一百五十多年的磨合，翻雲覆海的改變，確令國人脫胎換骨。然而，我們還有更漫長的路，而一切的改變，必須經歷慎密的思考和周詳的計劃，中國再經不起那無日無之的革命歲月。作為新生代，應先從自身著力，明白自己的長短，才能懂得判別人家的優劣。今次的「神州遊」，一方面是實踐理想，更希望認識和了解自己的家國社會，體驗箇中的人和事。將來面向世界，方能掌握更多的知識，亦明白所需要的是甚麼。

中國的現代化系於人文素質的提昇，而教育是不二法門。只有通過教育，才能使國人得以掌握知識，自此改變命運，國家的成敗也就是人文素質的結果。百多年來，歷經數代人的努力，國人大多能接受教育，從而改變自己的命運，進而推動社會的革新。不過，今日中國仍有成千上萬貧苦的學生，他們日漸長大，卻感到無力於改變先祖傳下來的生活模式：貧窮而辛勞。面對種種艱難，我們或許會氣餒，感到無力於幫助他們改變現狀。但我們要有信心，我們應該有理想。任何的「改變」必須經歷既漫長而成果難料的過程。我們需要的是勇氣、毅力和信念。很多變革，創行者並不一定能成功，終其一生也未必能得見其成，但他們的工作卻感染了後來者，薪火相傳。

最後一提我成長的香港。回歸至今四年，香港經濟每況愈下，加上早前的「九一一」，全球性經濟不景，對香港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香港人由從前的精明能幹、積極進取而變得自怨自艾。股市樓市的泡沫爆破，確實令無數家庭損失至鉅，但我們經歷了三十年的財富積累，總算還有幾口餘糧。反思九十年代的資產「暴富」，社會上「搵錢至上」成為一種常態，更演變為決定成敗的唯一指標。試問，這是否我們期望的社會？「暴富」以後又如何？對下一代的成長有何影響？誠

然，今日所面對的衝擊，正好是對我們這一代對金錢的追逐的當頭棒喝。須知道，金錢只是一種生活工具，自身的內涵、識見和教養才是生活的元素，亦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我們這批成長於七、八十年代的年青人，更應藉經濟的低沉期努力充實自己。只有在困難期仍自強不息，反思和醒覺，才能培養出一種堅毅的精神，才能在環球的競賽中取勝。

說了一大堆放在心內已久的話。對於人生，我希望能活得精彩，活得有意義：西藏和新疆，天大地大，我感到人生的渺小；歷史的盛衰興替，帝冑和流氓，也不過同歸黃土，我感到人生的短暫。但無論是如何渺小和短暫，人生總有它的意義，是每個人賦與它生活的內涵和目標，再窮一生之力實踐。生命的長與短、富與賤，是與非，也許會有一絲的感慨輕歎，但更重要是其存在的意義。「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契機半句多。」於人生亦然。或許說得太高太遠，這是我對生活、生命的期許。願與君共勉之。

最後要衷心感謝我的父母。離家半年，家中小妹負起家務重任，還得翻譯我那鬼屁不通的英文日記給雙親。朋友中要特別感謝 Barbara、Brian 和 BB，以及大頭、Man、Jenny、Yornis、Teresa、Maisie、CK、Loretta、Gary、Raymond、Amy 和李川的關懷和幫助。旅途中遇到很多很好的朋友，亦感激他們對我的支持和照顧：天池、陳太、Jessie、Muriel、盈如、素芳、陳阿姨、姚松、劉姐、徐璟、光弟和月亮。其實還有更多支持我的朋友，只能再說一聲：「多謝！」

(後記：此文取名源自一首我很喜歡的歌：【中國夢】(此歌也是廿六莊莊歌)

我的夢和你的夢，每一個夢源自黃河；
五千年無數的渴望，在河中滔滔過。
那一個夢澎湃歡樂，那一個夢平庸苦楚，
有幾回唐漢風範，讓同胞不受折磨。
那天我中國展步，何時睡獅吼響驚世歌？
衝天開闢向前路，巨龍揮出自我。
叫中國人人見歡樂，笑聲笑面長伴黃河，
五千年無數中國夢，內容始終一個。
要中國人人每一個做，自由樂暢幸福我！)

附 錄

國事大事記

此部份以年表方式列出國事三十年來的發展歷程。由於國事歷年舉行過的活動多不勝數，故只列出每年的主要項目。此外，在「國事大事」旁另加「同期重大事件」欄，列出同時期中華地區(包括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所發生的大事，以便讀者參考和對照。

年份	國事大事	同期重大事件
197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國事學會尚未成立。 - 港大學生會於年底舉辦大專學界首個「回國旅行團」(「第一團」)，歷時29天，訪問了北京、廣州、上海、杭州、蘇州、無錫、南京及武漢等八個城市，引起極大迴響。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保釣運動」及「中文法定化運動」，對當時大專學生的民族意識有重要的催化作用。 - 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聯合國隨即通過決議，承認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 - 大陸發生「九一三」林彪事件。
197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於3月7日成立。 - 第一屆幹事會主要由「回國旅行團」的團員組成。 - 首個活動是在學生會大堂(今圖書館新翼)放映大陸電影「南京長江大橋」及「針刺麻醉」。 - 其時有會員245人。 - 港大學生會舉辦「第二團」到井崗山和韶山等地參訪。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臺灣行政院長蔣經國提出「處虛不驚，莊敬自強」，宣佈進行「十大建設」。 - 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 - 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首次放映臺灣電影「光復25年」及「開國60年」。 - 舉辦一周年聯歡會。 - 參與學聯首屆「中國週」的籌備工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香港「反貪污，捉葛柏」運動。 - 中共發動「反潮流」運動。

年份	國事大事	同期重大事件
197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中大宿舍舉行「批林批孔」研討營。 - 出版刊物《國事通訊》。 - 舉辦數個旅行團到北京、南京、上海、東莞等地參觀。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大陸四人幫發起「批林批孔運動」。
197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與中大和理工的國事學會合辦幹事交流營。 - 舉辦深圳旅行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學聯首先明確提出「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爭取同學權益」的總方向。 - 在臺灣，蔣中正總統去世，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 - 中共發起「反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舉辦「反擊右傾翻案風」講座及研習班。 - 舉辦全校師生員工毛澤東追悼會。 - 介紹四人幫事件及華國鋒，舉辦「今天中國形勢」講座及「國事形勢」研討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先後去世。 - 北京發生「四五天安門事件」。 - 唐山大地震。 - 四人幫倒台。
197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舉辦內地旅行團。 - 舉辦展覽介紹臺灣歷史及放映「紀念二二八事件廿九周年」幻燈片。 - 出版中共建國以來的文件參考匯編。 - 舉行「中共十一大」座談會。 - 舉辦紅樓夢講座，由梁羽生和牟潤孫主講。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共舉行十一屆全國黨代表大會。華國鋒當選中共中央主席，華宣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舉行壁報展覽介紹臺灣選舉總統的情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臺灣，蔣經國當選總統。 - 美國跟臺北政府斷絕外交關係並轉而與北京政府建交。

年份	國事大事	同期重大事件
1978 (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組織唯物辯證法、中美關係、臺灣鄉土文學等研習班。 - 舉辦「中美建交」講座。 - 《國事通訊》改革，易名為《國風》。 - 出版天安門事件資料冊。 - 舉辦深圳和桂林旅行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共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判「兩個凡是」，確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改革開放揭開序幕。鄧小平成為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
197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國事賀歲活動。 - 「中越衝突」研討會。 - 中山大學交流團及臺灣交流團。 - 四五與五四研討會。 - 國事雙周。 - 出版《國事特刊(七二 - 七九)》。 - 「總結民族百年步伐，展望八零年的將來」展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78 年底至 79 年初民間自發的「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 - 中越邊境戰爭。 - 臺灣「美麗島事件」。
198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劉少奇平反問題」研習班及論壇。 - 舉辦臺灣交流團。 - 舉辦廣州交流團。 - 出版《國事專刊(八零 - 八一)》。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大陸成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 - 中共公審「四人幫」及「林彪反革命集團」。
198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舉辦廣州工商管理交流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共發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國事十周年。 - 舉辦長沙交流團。 - 舉辦臺灣交流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共舉行十二屆全國黨代表大會。胡耀邦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198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舉辦昆明交流團。 - 在大會堂舉辦「中國剖析·香港前途」展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 - 港大學生會為「戴信事件」舉行全民大會。

年份	國事大事	同期重大事件
1983 (續)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英會議陷入僵局。香港發生搶購日用品狂潮。 - 香港推行聯繫匯率，港元與美元掛鈎。
198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上海交流團。 - 修訂會章，「五組架構」於來年正式建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英兩國簽署有關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 大陸宣佈十四個沿海城市對外開放。
198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製造「三十六年家國」資料冊及幻燈。 - 深圳交流團。 - 石家莊交流團。 - 接待滬港四大交流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大陸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 - 「本子」風波。
198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毛澤東逝世十周年及文革結束十周年研習活動。 - 「五講四美」話羊城交流團。 - 武漢交流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共重提「雙百方針」。 - 大陸發生十多省市學生上街爭取民主運動。
198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國事十五周年。 - 「何處尋中影」電影播放。 - 發起「三二二」學界反對公安修訂條例大遊行。 - 中國外交研習班。 - 中國人心理研習班。 - 當代中國文學研習班。 - 中共十三大研習班。 - 北京交流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中葡兩國簽署有關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 - 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下台。 - 中共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 中共舉行十三屆全國黨代表大會。趙紫陽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 中共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
198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河殤」討論會。 - 舉辦西安交流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臺灣，蔣經國總統去世，由副總統李登輝繼任。 - 大陸推行物價改革，闖物價關。及後出現高通脹，官倒橫行，中共提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

年份	國事大事	同期重大事件
198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舉行「中港臺大專學術論文」研討會。 - 舉辦臺灣交流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八九民運。 - 六四事件。 - 中共舉行十三屆四中全會，趙紫陽下台，江澤民接任中共總書記。
199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舉辦「中港關係探索」系列活動。 - 舉辦東北交流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北京，全國人大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 臺灣朝野舉行「國是會議」。 - 在臺灣，李登輝當選總統。
199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舉辦「九一直選」走訪活動。 - 舉辦上海·曲阜教育探討交流團。 - 舉辦「失衡的中國」研習班。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香港立法局首次進行地區直選，選出部份議席。 - 華東地區發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水災。
199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舉行國事學會二十週年會慶。 - 出版《三峽工程》號外及舉行講座。 - 舉辦「中共十四大」活動系列。 - 出版《國風》「大地的哀鳴」，探討環保問題。 - 到深圳考察當代大陸青年問題。 - 舉辦西安·南京交流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大陸全國人大通過興建三峽水利樞紐工程。 - 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 - 中國因通貨膨脹熾熱，朱鎔基推行宏觀調控措施。 - 中共舉行十四屆全國黨代表大會。江澤民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
1993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舉辦「中國社會怪現象」、「中國人的性觀念」、「毛澤東誕生一百週年」、「臺灣政治發展」等活動系列並出版特刊。 - 舉辦上海·北京交流團，考察成人教育與特殊教育的發展情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落敗。 - 毛澤東誕生一百週年，大陸掀起「毛熱」。 - 中共進行「宏觀調控」，整頓經濟亂象。 - 大亞灣核電廠投產。

年份	國事大事	同期重大事件
1994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修訂會章，新架構開始實行。 - 舉辦四川成都交流團。 - 舉辦河南教育考察團，為「關注中國教育發展小組」的前身。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臺灣，國民黨內「新國民黨連線」另組「新黨」。 - 長江三峽工程正式展開。
1995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舉辦福建永定考察團。 - 舉辦湖北武漢交流團。 - 成立「關注中國教育發展小組」(教小)，前往石家莊考察當地教育情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臺灣舉行首次省長和直轄市市長選舉。 - 在臺灣，李登輝總統正式就「二二八」事件道歉。
1996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舉辦臺灣「寶島現況考察團」。 - 舉辦「保釣論壇」。 - 舉辦廣西少數民族交流團。 - 舉辦廣西(柳州)教育考察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臺灣舉行首次總統直選，李登輝當選，中共在選舉期間於福建沿海進行軍事演習。 - 保釣運動再度爆發，香港人開船前往釣魚臺，陳毓祥不幸遇難。
1997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國事廿五周年，出版《銀禧紀念特刊》。 - 教育小組成為學會常設小組。 - 「六四」八周年討論會。 - 「九七回歸」研習系列。 - 舉辦江西浙江交流團。 - 舉辦廣東懷集教育考察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大陸，鄧小平去世。 - 「六四」八周年，香港有 55,000 名市民齊集維園舉行燭光悼念活動。 - 香港主權回歸。 - 「國殤之柱」事件。 - 中共舉行十五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 亞洲金融風暴。
1998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河北地震籌款。 - 北京考察團。 - 舉辦安徽江蘇交流團。 - 舉辦廣東陽山教育考察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河北石家莊大地震。 - 雲南麗江大地震。
1999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出版《國風》「民主號」。 - 舉辦陝西黃土高原交流團。 - 舉辦廣西融水教育考察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六四」十周年。 - 臺灣大地震。 - 中共建國五十周年。 - 澳門主權回歸。

年份	國事大事	同期重大事件
2000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舉辦四川交流團。 - 舉辦貴州紫雲教育考察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在臺灣，陳水扁當選總統。國民黨五十四年的統治結束。
2001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宣佈成立「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由校友會籌委會舉辦成立大典暨國事廿九周年會慶。 - 校友會舉辦「八九民運十二周年」座談會。 - 校友會舉辦「入世神話」研討會。 - 舉辦雲南交流團。 - 舉辦寧夏教育考察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大陸與臺灣同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 北京成功申辦 2008 年奧運。 - 大陸首次晉身世界盃決賽週。 -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發表「七一」講話，提出「三個代表」理論。
2002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國事三十週年，校友會舉辦紀念聚餐。 - 校友會成為註冊有限公司及認可慈善機構。 - 舉辦陝西考察團。 - 將於年末舉辦交流團和教小團。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港大九十周年。 - 大陸落實第十個五年計劃，包括青藏鐵路、西氣東輸等工程。 - 中共舉行十六屆全國黨代表大會。

國事幹事群英錄

國事幹事群英錄匯集國事學會由第一屆至今(卅一屆)的歷屆幹事名單。由於資料散落不全，因此部份早期(第十屆以前)的幹事名單尚待考證，未能在此全部列出，敬請原諒。如有錯漏，請予指正。

第一屆(1972/1973)		
麥炳良(麥華章)	主席	校友會理事會主席
陸遜貞	副主席	
俞肇炎	財務秘書	第二屆副主席
梁一鳴	資料秘書	
何潤和	幹事(職位未明)	第三屆副主席

註：是屆幹事大部份為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至七二年一月六日港大學生會舉辦的「回國旅行團」團員。

第二屆(1973/1974)		
李啟持	主席	
俞肇炎	副主席	第一屆財務秘書
黃鈞瑜	資料秘書	
袁振鵬	幹事(職位未明)	
陳光偉	幹事(職位未明)	
葉順豔	幹事(職位未明)	

第三屆(1974/1975)		
吳國豪	主席	
何潤和	副主席	第一屆幹事(職位未明)
劉穎瑩	幹事(職位未明)	
關永昌	幹事(職位未明)	
許昭光	幹事(職位未明)	
張金富	幹事(職位未明)	第四屆副主席

第四屆(1975/1976)		
溫霽國	主席	
張金富	副主席	第三屆幹事(職位未明)
胡淑嫻	常務秘書	
李啟德	幹事(職位未明)	

第四屆(1975/1976) (續)		
戴健文	幹事(職位未明)	第五屆主席 第六屆幹事(職位未明)
劉善康	幹事(職位未明)	

第五屆(1976/1977)		
戴健文	主席	第四屆幹事(職位未明) 第六屆幹事(職位未明)
伍金榮	幹事(職位未明)	第六屆主席
李潤城	幹事(職位未明)	
梁新兒	幹事(職位未明)	

註：據了解是屆幹事會有七位幹事(資料秘書除外)留駐於第六屆幹事會中。

第六屆(1977/1978)		
伍金榮	主席	第五屆幹事(職位未明)
梁穎嫻	幹事(職位未明)	
何冠榮	幹事(職位未明)	
戴健文	幹事(職位未明)	第四屆幹事(職位未明) 第五屆主席

註：據了解是屆幹事會有七位幹事亦為第五屆幹事。

第七屆(1978/1979)		
黃超文	主席	
董志發	文康秘書	第八屆主席
余國偉	幹事(職位未明)	第八屆財務秘書

註：是屆幹事會設有三個節目秘書的職位。幹事會中有一人曾為第六屆幹事。

第八屆(1979/1980)		
董志發	主席	第七屆文康秘書
袁詠翠	常務秘書	
余國偉	財務秘書	第七屆幹事(職位未明)
凌萬昌	出版秘書	
柯偉林	節目秘書	第九屆副主席
林燕芳	幹事(職位未明)	

註：是屆幹事會共有十四人，主席、副主席、財務秘書及兩名去屆幹事會代表為第七屆幹事，其餘為新人。幹事會的架構為：主席、副主席、常務秘書、財務秘書、資料秘書、文康秘書、出版秘書、福利秘書、電影秘書、三名節目秘書、及兩名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九屆(1980/1981)		
張家敏	主席	校友會理事
柯偉林	副主席	第八屆節目秘書
陳啟良	常務秘書	第十屆副主席
陳汝廣	財務秘書	
趙崇昌	學術組秘書	
黃偉綸	出版組秘書	第十屆學術組組長
李嘉詠	出版組秘書	
梁艷梅	幹事(職位未明)	
黎啟賢	幹事(職位未明)	第十屆學術組秘書
趙翠雲	幹事(職位未明)	
冼緯綸	幹事(職位未明)	

註：是屆幹事會共有十四人。由是屆起幹事會的架構改為：主席一名、副主席兩名、行政組(包括常務秘書及財務秘書各一名)、學術組(包括組長一名及秘書四名)、文化組秘書三名、出版組秘書三名、及去屆幹事會代表三名。

第十屆(1981/1982)		
陳浩文	主席	
陳啟良	副主席	第九屆常務秘書
鄧志強	副主席	
蕭德光	常務秘書	
黃志強	財務秘書	
黃偉綸	學術組組長	第九屆出版組秘書
黎啟賢	學術組秘書	第九屆幹事(職位未明)
鄧國俊	學術組秘書	
楊洪彬	學術組秘書	
梁兆雄	出版組秘書	
關永江	出版組秘書	
吳家池	出版組秘書	
伍美琴	文化組秘書	第十一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伍玢諄	文化組秘書	
陳妙玲	文化組秘書	

第十一屆(1982/1983)		
鄭留芳	主席	
陳志鵬	副主席	
趙汝峰	副主席	

第十一屆(1982/1983) (續)		
劉詠嫻	常務秘書	
駱興華	財務秘書	
陸偉強	學術組組長	
嚴富昌	學術組秘書	第十二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譚肖芸	學術組秘書	
阮子恒	交流組組長	
卓鳳婷	交流組秘書	
文小雄	交流組秘書	
馬鼎銘	交流組秘書	
羅月蓉	出版組組長	
朱劍如	出版組秘書	
練美兒	文化組秘書	
游子覺	文化組秘書	
劉偉雄	幹事(職位未明)	第十二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伍美琴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十屆文化組秘書

註：是屆起幹事會設出版組組長一名，並增設交流組，包括組長一名及秘書三名。是屆共有幹事十八人，為自創會至今的幹事會中人數最多者。

第十二屆(1983/1984)		
李紹基	主席	校友會理事
龔仲寶	內務副主席	
陳銘僑	外務副主席	
羅婉珍	常務秘書	
鄧麗芬	財務秘書	
馬炳堯	學術組秘書	
張文忠	學術組秘書	
梁志仁	學術組秘書	第十三屆主席
王雙琴	學術組秘書	第十三屆外務副主席
蔡寶燕	交流組秘書	
施鈞安	交流組秘書	第十三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胡詠琴	出版組秘書	
楊位爽	出版組秘書	
賴雪芬	文化組秘書	
林月英	文化組秘書	
劉偉雄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十一屆幹事(職位未明)
嚴富昌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十一屆學術組秘書

註：是屆起兩名副主席分別改名為內務副主席和外務副主席。

第十三屆(1984/1985)		
梁志仁	主席	第十二屆學術組秘書
謝建明	內務副主席	
王雙琴	外務副主席	第十二屆學術組秘書
黃麗娟	常務秘書	
麥英輝	財務秘書	
袁耀清	學術組秘書	第十四屆主席
周明輝	學術組秘書	
梁紹基	學術組秘書	
陸偉強	學術組秘書	
鄧樹良	交流組秘書	
羅瑞蘭	交流組秘書	
林健威	出版組秘書	
歐陽欣強	出版組秘書	
葉偉洪	文化組秘書	
施鈞安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十二屆交流組秘書

註：是屆對《會章》作出修訂，在會員大會下，幹事會的架構為：主席、內務副主席、外務副主席、常務秘書及財務秘書各一名，幹事會內設時事及外務組(時外組)、學術組、交流組、出版組及文化組，各設組長一名(時外組組長由外務副主席兼任)及秘書三名，以及去屆幹事會代表三名，並設秘書處、幹事與全體委員會議、及財務委員會。至此「五組架構」形成。由是屆起主席一職連續六年(第十三至十八屆)由上屆幹事出任。

第十四屆(1985/1986)		
袁耀清	主席	第十三屆學術組秘書
范卓雲	內務副主席	第十五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校友會理事
陳子榮	外務副主席	
梁潔娥	常務秘書	
王楚雲	財務秘書	
張建揚	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第十五屆主席
伍時衡	學術組組長	
譚兆文	學術組秘書	第十五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麥東榮	交流組組長	
陳月錦	交流組秘書	
林滿華	出版組組長	
許舜芝	出版組秘書	

第十四屆(1985/1986) (續)		
關偉傑	文康及推廣組組長	
劉美恩	文康及推廣組秘書	

註：是屆起文化組改名為文康及推廣組，並正式增設時事及外務組(時外組)，由外務副主席兼任組長。

第十五屆(1986/1987)		
張建揚	主席	第十四屆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鍾仕梅	內務副主席	
徐巧明	外務副主席	
陳玉瑩	常務秘書	
郭漢榮	財務秘書	
張長亮	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第十六屆主席
何健中	學術組組長	
黃美芝	學術組秘書	
龍炳坤	學術組秘書	
陳敬標	交流組組長	
周嘉儀	交流組秘書	
伍惠玲	出版組組長	
張鳳珠	出版組秘書	
范卓雲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十四屆內務副主席 校友會理事
譚兆文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十四屆學術組秘書

第十六屆(1987/1988)		
張長亮	主席	第十五屆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范美帶	內務副主席	
梁創順	外務副主席	校友會義務法律顧問
余文芳	常務秘書	
黃敬儀	財務秘書	
梁麗萍	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鄧漢新	學術組組長	
麥國樑	學術組秘書	
彭海燕	學術組秘書	第十七屆主席 校友會理事
黃偉紅	交流組組長	
潘聲偉	交流組秘書	

第十六屆(1987/1988) (續)		
邵家昌	出版組組長	校友會學術秘書
張惠強	出版組秘書	
陳鳳娟	文化組組長	
林淡玉	文化組秘書	

註：是屆起將文康及推廣組的名稱回復為文化組。

第十七屆(1988/1989)		
彭海燕	主席	第十六屆學術組秘書 校友會理事
梁耀國	內務副主席	
鄭仲文	外務副主席	
梁桂英	常務秘書	兼任署理文化組秘書
蔡培偉	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第十八屆主席
鄭志雄	學術組組長	第十八屆內務副主席
陳純菁	學術組秘書	
陳津豪	學術組秘書	
林耀宗	交流組組長	
陳錦豪	交流組秘書	
仇振國	出版組組長	
黃寶儀	出版組秘書	
張羽財	文化組組長	
廖穎雯	文化組秘書	

第十八屆(1989/1990)		
蔡培偉	主席	第十七屆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鄭志雄	內務副主席	第十七屆學術組組長
黎明亮	外務副主席	第十九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李敏儀	常務秘書	兼任署理財務秘書
周偉文	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袁俊庭	學術組組長	
葉潔榆	交流組組長	第十九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鄧敏儀	出版組組長	
蔡家聰	文化組組長	第十九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方佩雯	文化組秘書	

第十九屆(1990/1991)		
吳思朗	主席	第二十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陳淑婷	內務副主席	第二十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許志遠	外務副主席	
林香雲	常務秘書	
麥耀權	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謝道誠	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陳卓彬	學術組組長	
林藹葵	學術組秘書	
陳小莉	交流組組長	
王少英	交流組秘書	
江麗芬	出版組組長	第二十屆主席
謝雅怡	文化組組長	
黎明亮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十八屆外務副主席
葉潔榆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十八屆交流組組長
蔡家聰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十八屆文化組組長

第二十屆(1991/1992)		
江麗芬	主席	第十九屆出版組組長
吳偉業	內務副主席	
楊德倫	外務副主席	第二十一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張建強	學術組組長	第二十一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胡麗敏	學術組秘書	
陳華忠	交流組組長	
王旻鳳	交流組秘書	
石玉英	出版組組長	兼任署理常務秘書
吳思朗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十九屆主席
陳淑婷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十九屆內務副主席

第二十一屆(1992/1993)		
黃旭東	主席	第二十二屆主席 第二十三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校友會理事兼秘書長
劉秀麗	內務副主席	兼任署理出版組組長
霍偉倫	外務副主席	
袁月興	交流組組長	第二十二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何麗施	交流組秘書	

第二十一屆(1992/1993) (續)		
余蓉蓉	文化組組長	
楊德倫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屆外務副主席
張建強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屆學術組組長

第二十二屆(1993/1994)		
黃旭東	主席	第二十一屆主席 第二十三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校友會理事兼秘書長
許如玲	內務副主席	第二十三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譚仲姿	外務副主席	
馬慶澤	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楊漢群	學術組組長	第二十三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何大偉	學術組秘書	
李淑珊	交流組組長	
吳嘉華	出版組組長	
陳兆偉	出版組秘書	
張 淳	文化組組長	
成學翔	文化組秘書	第二十三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袁月興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一屆交流組組長

註：是屆由幹事會主導架構檢討及改革。經修訂《會章》後，幹事會由主席、副主席、常務秘書、財務秘書、出版秘書及時事秘書各一名、資料秘書兩名、外務秘書兩名、幹事會秘書若干名(上述職位外的增設職位)、及去屆幹事會代表若干名。幹事會內不設組及取消秘書處，並設幹事會主席會議(即「C會」，由正副主席組成)。在幹事會外設立若干常設或特設小組/籌委會，由幹事領導小組/籌委會的工作。根據《常設/特設小組/籌委會章程》，設立《國風》編輯室(由出版秘書任總編輯)、交流團(由外務秘書任團長)及時事小組(由時事秘書任召集人)三個常設小組。新架構由第二十三屆開始實行，至此「五組架構」終結。

第二十三屆(1994/1995)		
林順杭	主席	
楊頌平	副主席	
黃沛聰	財務秘書	
羅慧瑩	出版秘書	
翁錦秀	時事秘書	
胡翠萍	幹事會秘書(時事)	
黃小萍	資料秘書	

第二十三屆(1994/1995) (續)		
蔡琳	外務秘書(交流團)	
蔡金鳳	外務秘書	
成學翔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二屆文化組秘書
楊漢群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二屆學術組組長
許如玲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二屆內務副主席
黃旭東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一屆主席 第二十二屆主席 校友會理事兼秘書長

註：是屆起新架構開始實行。

第二十四屆(1995/1996)		
翁晉翼	主席	
陳敏茵	內務副主席	
冼約芬	外務副主席	
吳燕婷	常務秘書	
江少春	財務秘書	
鄭宣恪	出版秘書	
馮菱	幹事會秘書(出版)	
陳仁川	時事秘書	
文靜慧	資料秘書	
周捷群	外務秘書(交流團)	
蔡曉慧	幹事會秘書(外務)(交流團)	
黃祥家	幹事會秘書(外務)(教育小組)	

註：是屆起設內務副主席及外務副主席各一名，外務秘書改為一名。承續第二十三屆的河南教育考察團，由是屆起成立名為「關注中國教育發展小組」(簡稱教育小組或教小)的特設小組，由一名幹事出任組長。

第二十五屆(1996/1997)		
陳麗暉	主席	
蔡培雅	內務副主席	第二十六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陸國偉	財務秘書	
吳慧鈴	出版秘書	
梁浩文	外務秘書(交流團)	
蔡可兒	幹事會秘書(外務)(教育小組)	

第二十六屆(1997/1998)		
喬偉鋒	主席	第二十七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校友會外務秘書
陳志耀	內務副主席	兼任署理外務副主席
王 敏	常務秘書	
梁希倫	財務秘書	校友會財務秘書
黃秀慧	出版秘書	
李 莉	時事秘書	校友會會務秘書
丘增琴	外務秘書(交流團)	
陳凱恩	外務秘書(教育小組)	
蔡培雅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五屆內務副主席

註：是屆對《會章》和《常設/特設小組/籌委會章程》作出修訂，關注中國教育發展小組成為常設小組，幹事會增設外務秘書一人，出任教小組長。

第二十七屆(1998/1999)		
錢慧敏	主席	
張鼎源	內務副主席	第二十八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韓嘉紅	常務秘書	
黃文豪	財務秘書	
呂珠玲	出版秘書	第二十八屆署理出版秘書
陸鳳玲	外務秘書(交流團)	
楊婉芬	外務秘書(教育小組)	
喬偉鋒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六屆主席 校友會外務秘書

第二十八屆(1999/2000)		
林玉珍	主席	
張 慧	內務副主席 署理主席(11/1999 – 1/2000)	第二十九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蔡方剛	財務秘書	兼任署理資訊秘書 第二十九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謝兆霖	外務秘書(交流團)	
唐穎安	外務秘書(教育小組)	
張鼎源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七屆內務副主席
呂珠玲	署理出版秘書	第二十七屆出版秘書

註：是屆起資料秘書改名為資訊秘書。

第二十九屆(2000/2001)		
林銘熙	主席	第三十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高文傑	內務副主席	
鍾啟超	常務秘書	
王麗娟	財務秘書	
劉勁草	出版秘書	第三十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楊斯慧	時事秘書	
梁實怡	資訊秘書	
賴文盈	外務秘書(交流團)	
鄧詠甜	外務秘書(教育小組)	
張 慧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八屆署理主席
蔡方剛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八屆財務秘書

第三十屆(2001/2002)		
張佩琪	主席	
馮家怡	內務副主席	兼任署理財務秘書
曾嘉麗	常務秘書	第三十一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劉嘉儀	出版秘書	第三十一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許翔甯	資訊秘書	
陳泳妍	外務秘書(交流團)	
盧穎兒	外務秘書(教育小組)	
林銘熙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九屆主席
劉勁草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二十九屆出版秘書

第三十一屆(2002/2003)		
黃瀚文	主席	
傅健豪	內務副主席	兼任署理財務秘書
高泳芝	常務秘書	
方凱燕	時事秘書	
容樂其	資訊秘書	兼任署理外務秘書(教育小組)
劉嘉儀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三十屆出版秘書
曾嘉麗	去屆幹事會代表	第三十屆常務秘書

附：「採莊」國事人

(一) 出任三屆幹事者

戴健文	第四屆(1975/1976)幹事(職位未明) 第五屆(1976/1977)主席 第六屆(1977/1978)幹事(職位未明)
黃旭東	第二十一屆(1992/1993)主席 第二十二屆(1993/1994)主席 第二十三屆(1994/1995)去屆幹事會代表

(二) 出任兩屆幹事者

俞肇炎	第一屆(1972/1973)財務秘書 第二屆(1973/1974)副主席
何潤和	第一屆(1972/1973)幹事(職位未明) 第三屆(1974/1975)副主席
張金富	第三屆(1974/1975)幹事(職位未明) 第四屆(1975/1976)副主席
伍金榮	第五屆(1976/1977)幹事(職位未明) 第六屆(1977/1978)主席
董志發	第七屆(1978/1979)文康秘書 第八屆(1979/1980)主席
余國偉	第七屆(1978/1979)幹事(職位未明) 第八屆(1979/1980)財務秘書
柯偉林	第八屆(1979/1980)節目秘書 第九屆(1980/1981)副主席
陳啟良	第九屆(1980/1981)常務秘書 第十屆(1981/1982)副主席
黃偉綸	第九屆(1980/1981)出版組秘書 第十屆(1981/1982)學術組組長
黎啟賢	第九屆(1980/1981)幹事(職位未明) 第十屆(1981/1982)學術組秘書
伍美琴	第十屆(1981/1982)文化組秘書 第十一屆(1982/1983)去屆幹事會代表
嚴富昌	第十一屆(1982/1983)學術組秘書 第十二屆(1983/1984)去屆幹事會代表
劉偉雄	第十一屆(1982/1983)幹事(職位未明) 第十二屆(1983/1984)去屆幹事會代表
梁志仁	第十二屆(1983/1984)學術組秘書 第十三屆(1984/1985)主席

(二) 出任兩屆幹事者 (續)

王雙琴	第十二屆(1983/1984)學術組秘書 第十三屆(1984/1985)外務副主席
施鈞安	第十二屆(1983/1984)交流組秘書 第十三屆(1984/1985)去屆幹事會代表
袁耀清	第十三屆(1984/1985)學術組秘書 第十四屆(1985/1986)主席
范卓雲	第十四屆(1985/1986)內務副主席 第十五屆(1986/1987)去屆幹事會代表
張建揚	第十四屆(1985/1986)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第十五屆(1986/1987)主席
譚兆文	第十四屆(1985/1986)學術組秘書 第十五屆(1986/1987)去屆幹事會代表
張長亮	第十五屆(1986/1987)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第十六屆(1987/1988)主席
彭海燕	第十六屆(1987/1988)學術組秘書 第十七屆(1988/1989)主席
蔡培偉	第十七屆(1988/1989)時事及外務組秘書 第十八屆(1989/1990)主席
鄭志雄	第十七屆(1988/1989)學術組組長 第十八屆(1989/1990)內務副主席
黎明亮	第十八屆(1989/1990)外務副主席 第十九屆(1990/1991)去屆幹事會代表
葉潔榆	第十八屆(1989/1990)交流組組長 第十九屆(1990/1991)去屆幹事會代表
蔡家聰	第十八屆(1989/1990)文化組組長 第十九屆(1990/1991)去屆幹事會代表
吳思朗	第十九屆(1990/1991)主席 第二十屆(1991/1992)去屆幹事會代表
陳淑婷	第十九屆(1990/1991)內務副主席 第二十屆(1991/1992)去屆幹事會代表
江麗芬	第十九屆(1990/1991)出版組組長 第二十屆(1991/1992)主席
楊德倫	第二十屆(1991/1992)外務副主席 第二十一屆(1992/1993)去屆幹事會代表
張建強	第二十屆(1991/1992)學術組組長 第二十一屆(1992/1993)去屆幹事會代表

(二) 出任兩屆幹事者 (續)

袁月興	第二十一屆(1992/1993)交流組組長 第二十二屆(1993/1994)去屆幹事會代表
許如玲	第二十二屆(1993/1994)內務副主席 第二十三屆(1994/1995)去屆幹事會代表
楊漢群	第二十二屆(1993/1994)學術組組長 第二十三屆(1994/1995)去屆幹事會代表
成學翔	第二十二屆(1993/1994)文化組秘書 第二十三屆(1994/1995)去屆幹事會代表
蔡培雅	第二十五屆(1996/1997)內務副主席 第二十六屆(1997/1998)去屆幹事會代表
喬偉鋒	第二十六屆(1997/1998)主席 第二十七屆(1998/1999)去屆幹事會代表
張鼎源	第二十七屆(1998/1999)內務副主席 第二十八屆(1999/2000)去屆幹事會代表
呂珠玲	第二十七屆(1998/1999)出版秘書 第二十八屆(1999/2000)署理出版秘書
張 慧	第二十八屆(1999/2000)署理主席 第二十九屆(2000/2001)去屆幹事會代表
蔡方剛	第二十八屆(1999/2000)財務秘書兼署理資訊秘書 第二十九屆(2000/2001)去屆幹事會代表
林銘熙	第二十九屆(2000/2001)主席 第三十屆(2001/2002)去屆幹事會代表
劉勁草	第二十九屆(2000/2001)出版秘書 第三十屆(2001/2002)去屆幹事會代表
曾嘉麗	第三十屆(2001/2002)常務秘書 第三十一屆(2002/2003)去屆幹事會代表
劉嘉儀	第三十屆(2001/2002)出版秘書 第三十一屆(2002/2003)去屆幹事會代表

國事駕騫譜

三十年來，國事學會的同學除了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實踐理想外，部份還找到其終生伴侶。編委會特別搜集了國事學會三十年來的結婚資料，以饗讀者，並奉上我們的祝福。由於年代久長，資料未免有所遺漏，尤望讀者作出補充：

- (一) 陸遜貞 — 第一屆(1972/73)副主席
伍震寰 — 第一屆(1972/73)籌委
- (二) 劉穎瑩 — 第三屆(1974/75)幹事
李啟持 — 第二屆(1973/74)主席
- (三) 胡淑嫻 — 第四屆(1975/76)常務秘書
張金富 — 第三屆(1974/75)幹事及第四屆副主席
- (四) 袁詠翠 — 第八屆(1979/80)常務秘書
柯偉林 — 第八屆(1979/80)節目秘書及第九屆副主席
- (五) 李婉如 — 第十屆(1981/82)交流團籌委
張家敏 — 第九屆(1980/81)主席
- (六) 陳妙玲 — 第十屆(1981/82)文化組秘書
陳啟良 — 第九屆(1980/81)常務秘書及第十屆副主席
- (七) 伍玢諄 — 第十屆(1981/82)文化組秘書
趙崇昌 — 第九屆(1980/81)學術組秘書
- (八) 譚肖芸 — 第十一屆(1982/83)學術組秘書
陳浩文 — 第十屆(1981/82)主席
- (九) 阮靜儀 — 第十一屆(1982/83)交流團團員
趙汝峰 — 第十一屆(1982/83)副主席
- (十) 羅月蓉 — 第十一屆(1982/83)出版組組長
嚴富昌 — 第十一屆(1982/83)學術組秘書及十二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附錄

- (十一) 羅婉珍 — 第十二屆(1983/84)常務秘書
游子覺 — 第十一屆(1982/83)文化組秘書
- (十二) 胡詠琴 — 第十二屆(1983/84)出版組秘書
李紹基 — 第十二屆(1983/84)主席
- (十三) 范卓雲 — 第十四屆(1985/86)內務副主席及十五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麥東榮 — 第十四屆(1985/86)交流組組長
- (十四) 周嘉儀 — 第十五屆(1986/87)交流組秘書
龍炳坤 — 第十五屆(1986/87)學術組秘書
- (十五) 尹素娟 — 第十五屆(1986/87)交流團團員
陳漢平 — 第十五屆(1986/87)交流團籌委
- (十六) 黃美芝 — 第十五屆(1986/87)學術組秘書
譚兆文 — 第十四屆(1985/86)學術組秘書及十五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 (十七) 陳玉瑩 — 第十五屆(1986/87)常務秘書
吳基勝 — 第十四屆(1985/86)交流團團員
- (十八) 陳鳳娟 — 第十六屆(1987/88)文化組組長
梁創順 — 第十六屆(1987/88)外務副主席
- (十九) 羅芷芬 — 第十六屆(1987/88)交流團團員
林植挺 — 第十六屆(1987/88)交流團籌委
- (二十) 陳淑婷 — 第十九屆(1990/91)內務副主席及二十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潘小濤 — 第十九屆(1990/91)交流團團長
- (二十一) 陳小莉 — 第十九屆(1990/91)交流組組長
許志遠 — 第十九屆(1990/91)外務副主席
- (二十二) 王少英 — 第十九屆(1990/91)交流組秘書
李德光 — 第十九屆(1990/91)交流團團員
- (二十三) 李淑珊 — 第廿二屆(1993/94)交流組組長
黃旭東 — 第廿一屆(1992/93)及廿二屆主席，廿三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 (二十四) 吳嘉華 — 第廿二屆(1993/94)出版組組長
楊漢群 — 第廿二屆(1993/94)學術組組長及廿三屆去屆幹事會代表

- (二十五) 周婕群 — 第廿四屆(1995/96)外務秘書(交流團)
黃偉雄 — 第廿二屆(1993/94)交流團團員

國事校友會理幹事介紹

理事會 Board of Directors

理事 Directors

麥華章 先生 (主席)

Mr Perry W C MAK (Chairman)
(國事學會第一屆(1972/73)主席)

張家敏 先生

Mr CHANG Ka-mun
(國事學會第九屆(1980/81)主席)

李紹基 先生

Mr LI Siu-kei
(國事學會十二屆(1983/84)主席)

范卓雲 小姐

Ms FAN Cheuk-wan
(國事學會十四屆(1985/86)內務副主席及十五屆(1986/87)去屆幹事會代表)

彭海燕 小姐

Ms Freephy H Y PANG
(國事學會十六屆(1987/88)學術組秘書及十七屆(1988/89)主席)

黃旭東 先生 (秘書長)

Mr Patrick Y T WONG (Secretary-General)
(國事學會廿一屆(1992/93)及廿二屆(1993/94)主席，廿三屆(1994/95)去屆幹事會代表)

義務法律顧問 Hon. Legal Adviser

梁創順 律師

Mr Brian C S LEUNG
(國事學會十六屆(1987/88)外務副主席)

義務核數師 Hon. Auditor

羅志文 先生

Mr Daniel C M LO

秘書處 Secretariat

秘書長 Secretary-General

黃旭東 先生

Mr Patrick Y T WONG

(國事學會廿一屆(1992/93)及廿二屆(1993/94)主席，廿三屆(1994/95)去屆幹事會代表)

學術秘書 Academic Secretary

邵家昌 先生

Mr William K C SHIU

(國事學會十六屆(1987/88)出版組組長)

會務秘書 Administrative Secretary

李 莉 小姐

Ms Lily L LEE

(國事學會廿六屆(1997/98)時事秘書)

財務秘書 Finance Secretary

梁希倫 先生

Mr Brian H L LEUNG

(國事學會廿六屆(1997/98)財務秘書)

外務秘書 External Affairs Secretary

喬偉鋒 先生

Mr Keith W F KIU

(國事學會廿六屆(1997/98)主席及廿七屆(1998/99)去屆幹事會代表)

聯絡國事

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

China Study Society, HKUSU

聯絡地址：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
China Study Society, HKUSU, Pokfulam Road, Hong Kong

電郵地址： css@hkusuc.hku.hk

網址： <http://www.hku.hk/css>

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 有限公司 (認可慈善機構)

HKU Alumni Association for China Study Limited (Approved Charity)

聯絡地址：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學發展及校友事務部 轉交
c/o Development and Alumni Affairs Offic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okfulam Road, Hong Kong

電郵地址： aacs@hkusua.hku.hk

網址： <http://hk.geocities.com/hkuaacs>

網站連結

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

<http://www.hku.hk/css>

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

<http://hk.geocities.com/hkuaacs>

國事人大聯盟 (國事人的網上社群，現在試行階段)

<http://klik.to/guoshiren>

國事人大論壇 (合感性、理性、悟性思維的討論空間 –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http://klik.to/chinastudy>

國事人互助社 (讓國事人互相提供就業與商機等資訊的留言板)

<http://klik.to/mutualsupport>

國事人交心集 (交心集搬到網上了，一起來分享!)

<http://klik.to/interflow>

港大國事人網上聯絡處 (校友會的前身網站，已沒有更新)

http://hku_css.tripod.com/

各大專院校關注中國的學生組織

香港大專生關注大中華事務聯會(「關中聯」)

(各大專關注中國的學生組織的聯會，尚沒有網頁，請聯絡下列組織查詢詳情)

香港浸會大學國事學會

<http://www.hkbu.edu.hk/~sachaf/>

香港浸會大學國事校友會 (尚沒有網頁，有關該會的背景請瀏覽下列網頁)

<http://www.hkbu.edu.hk/~sachaf/16/newpage5.htm#extend>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會中國事務委員會

<http://su.polyu.edu.hk/~chinaac/main.html>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國是學會

<http://www.delphic.net/cs.htm>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國是會

<http://hk.geocities.com/cptsociety/chindex.htm>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會時事研究社

http://ihome.ust.hk/~su_care/

香港樹仁學院學生會國是學會 (尚沒有網頁，請聯絡樹仁學院學生會查詢詳情，網址如下)

<http://uuu.to/hksycsu>

附錄

香港大學學生會中國教育小組

<http://www.hku.hk/hkusucec/>

香港大學學生會時事委員會

<http://www.hku.hk/hkusu/cac/index.html>

附：一些中學關注中國的學生組織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國事學會

<http://www.twghkyds.edu.hk/~kyd-csb/>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國是學會

<http://www.lfh.edu.hk/~lfhc-na>

天主教普照中學國是學會

http://www.pochiu.edu.hk/big_act/member_list/sc_ind.htm

貼圖區

我們的紀念冊

大家可在此貼上照片、寫下感想和回憶片段

及記下其他國事友好的聯絡方法

留 言



留 言



鳴謝

本特刊編輯室謹向下列人士致謝(排名以筆劃序)－

方凱燕同學	伍金榮先生	吳思朗先生	呂珠玲小姐
李啟持先生	李淑珊小姐	李紹基先生	吳國豪先生
余慧賢女士	何麗施小姐	林月英小姐	林滿華先生
范卓雲小姐	周明輝先生	周婕群小姐	周魯逸先生
施鈞安先生	胡翠萍小姐	袁月興小姐	高泳芝同學
唐穎安小姐	容樂其同學	許如玲小姐	張長亮先生
麥東榮先生	麥華章先生	張家敏先生	陳凱恩小姐
梁創順律師	黃秀慧小姐	彭海燕小姐	傅健豪同學
黃偉雄先生	曾嘉麗同學	黃瀚文同學	楊斯慧同學
鄧勵德小姐	蔡可兒小姐	蔡培雅小姐	蔡琳小姐
潘小濤先生	盧穎兒同學	羅志文先生	

本特刊編輯室編委名單

邵家昌

梁希倫

李 莉

喬偉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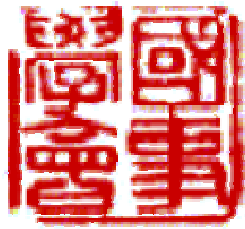
丘增琴

黃旭東 (召集人)

與同學一起

認識、正視、深切關懷

國家民族前途



香港大學學生會國事學會



香港大學國事校友會

叁拾而立

港大國事